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 - 以台東馬蘭棒球隊為
例(1965-1977)

THE RESEARCH OF BASEBALL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CASE STUDY OF TAITUNG'S MALAN
BASEBALL TEAM (1965-1977)



研究生：高克武 撰

指導教授：孟峻瑋 博士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論文名稱：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台東馬蘭棒球隊為例（1965~1977）

總頁數：194 頁

院校所組別：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競技運動組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提要

研究生：高克武

指導教授：孟峻璋

中文摘要

在原住民參與棒球運動的歷史中，阿美族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本文探討台東馬蘭部落子弟為主體的馬蘭棒球隊發展概況，球隊的互動與認同關係，以及馬蘭隊後續的傳承系譜。馬蘭棒球隊成立於1965年1月2日，由嘉農棒球隊校友郭光也擔任總教練，其他教練也多半為嘉農校友。球員起初以嘉農校友的小孩為主，陸續擴及至台東其他地區。由於成員來自各學校，因此只能利用假日練球，每週六成員齊聚郭光也教練家，球員吸收棒球新知，家長則討論經費運用。當時的球具多半是自製，球場也是家長整理，可說極為克難。後續球隊曾轉往竹前公司發展，但隨著九年國教實施，許多學校紛紛成立棒球隊，球員來源受到影響，加上經費問題無法解決，最終球隊仍走上解散命運。

不過馬蘭棒球隊仍然有出色的成績，在東部地區曾獲得山地杯冠軍，全國賽部分則是1967年中華杯學校組亞軍、1970年省運會季軍、1971年中華杯公開組冠軍；最轟動的比賽則是日本撒隆巴斯女子棒球隊訪台，在台東地區吸引許多觀眾，馬蘭地區居民對棒球隊也極為支持。當時球員在部落中屬於知識份子，有較高的地位，這是從嘉農校友就開始的傳統，但也因為球員忙於練球，往往較少參加部落活動。球隊與其他族群、教會等往來也是透過棒球賽事的交流。在球隊解散後，許多成員在棒球界仍有不錯的成就，尤其台東地區許多三級棒球隊教練都由馬蘭隊成員出任，不只使台東地區棒球運動得以繼續蓬勃發展，也讓馬蘭隊的系譜持續傳承。

關鍵字：馬蘭 台東 阿美族

Kao Ke-wu, (2011)The Research of Baseball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Case Study of Taitung's Malan Baseball Team (1965-1977)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英文摘要

The Amis tribe ha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baseball.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Malan-based baseball team, identifies the interactions and identities within the squad, and discusses subsequent contributions of the team. Malan baseball team was established in January 2, 1965 with Jianong alumnus Guo Guangye being the head coach. Incidentally, other coaches were also graduated from Jianong. Players were originally recruited from the children of Jianong alumni, but later expanded to other areas in Taitung. Since players were drafted from various schools, they could only practice on weekends. Every Saturday team members gathered in Guo Guangye's house learning baseball know-how, while parents discussing fund management. At the time, baseball equipments were self-made, and ballpark was run parent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al system from which many schools organized baseball team, Malan encountered player shortage accompanied by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at eventually led to their demise.

However, Malan team still had impressive results. They were the champions of Mountain Cup, and clinched the title in Open Group of 1971 Chinese Cup. In addition, they won silver medal and bronze medal in High School Group of 1967 Chinese Cup and 1970 Provincial Games respectively. The most sensational of all was the match against Salonpas female baseball team that attracted countless fans.

During that time players were of knowledgeable people who enjoyed higher status in the tribe, a tradition that started from Jianong era. Yet, so busy was the practicing that players rarely took part in tribal activities. It was only through baseball match could they get in touch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or churches.

After the disbandment of the team, many players have had great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regarding Taitung's grassroots baseball in which Malan alumni became head coaches. They not only guard the glories of Taitung baseball, but also carry on the invaluable heritage of Malan lineage.

Key words: Malan, Taitung, Amis tribe

謝誌

萬般艱辛的求學過程，從進修的第一天至完成論文，真的要感謝許多人的協助與支持。首先我要感謝上帝在我棒球人生最低潮的時候引領我進入台灣體育學院研究所進修，並開啟了我的新視野，使我從幽暗中，有了新的眼光與期盼。

在此感謝在天之靈的爸爸、媽媽，孩兒要向您們大聲說「我做到了」，謝謝您們的孕育之恩，也特別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孟峻瑋博士，他對我的用心指導與栽培，及不厭其煩的傾囊相授，老師的指導與鼓勵，學生感謝在心。

其次感謝亦師亦友的口試委員林華章教授，論文撰寫期間林老師願意在百忙中抽空給予指導，並傳授許多寶貴的意見及重要的觀點，適時的解決了我在撰寫論文期間所遇到的瓶頸。感謝逢甲大學游至樞教授，在論文及口試時的指教，並提供許多有關原住民棒球其不同面向的思考。還有陳裕鏞教授在我修業期間的課業指導及論文審查時的提點、糾正與鼓勵，以及同事潔玉、玟如對我的身體健康與痛風飲食的關心。

能夠進入台灣體育學院研究所進修，要感謝林華章教授及我的老婆、長女毓婷、次女婕妤、女婿啟輝、奎瑜、長子鵬翔的鼓勵，驅動我的勇氣報考，並在課業、電腦的應用及論文書寫上給予很大的協助。

謝謝養育我長大的媽媽，您就像我的守護天使一樣的照顧與叮嚀我，雖然您常常唸我，但我知道您是擔心我的身體狀況。另外還有成功商水的楊長鈺校長、蔡安泰主任、李玉雯主任、陳明添主任、葉靜惠組長、朱亮宇組長，謝謝您們的體諒，幫我分擔了工作，讓我沒有後顧之憂，放心的到台灣體院進修。

這段期間很感謝台東馬蘭棒球隊成員們不厭其煩的配合訪談，以及成功鎮的朋友政宏、春雄、聖益、興昌友人忠勇、都蘭友人正春、明華以及都蘭部落「拉國中」全體朋友們，不時的為我加油打氣，藉由友情鼓勵的力量，堅固我的信心去抵擋無形的壓力。還有郁芳、玟如對於論文的指正與指導，與扮演心靈導師的角色，在我最無助時給予我很多的幫忙。謝謝我的家人在口考時的協助，尤其是要感謝我的太太，在這段期間體諒我要訓練球隊，又要撰寫論文的雙重壓力，給

我在生活上特別的照顧，讓我溫情滿滿。

謝謝台灣體育學院棒球隊教練團總教練林華章、楊賢銘、王琦正、林宗毅、郭勇志、球場一哥等人的照顧，讓我在這幾年的求學生涯中，免去許多交通及住宿的不便。此外，也要謝謝成功商水棒球隊全體同學，由於你們的認真及聽話，使教練順利完成研究所的學業。昱仁、仙女、武雄、朝煌、世傑，因與你們同窗，使我修業期間在校生活更添精彩，尤其是昱仁，在學業上對於我的協助甚多。感謝協助校正羅馬拼音的政良、正容、博剛。

感謝我的兄弟姊妹秋嵐、明山、明雄、明輝、鈴芳在精神上的鼓勵與支持。岳母大人、小姨子慧華、深海叔叔，謝謝您們的代禱，以及上帝賜給我的小天使：品寧的誕生，使我順利畢業。謝謝論文中的受訪者，因您們的故事完成了這篇論文。最後，再次感謝曾經協助過我的每一個人，願上帝祝福大家。

高克武 2011.07.01

目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I
謝誌	V
目錄	VII
表目錄	IX
圖目錄	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名詞解釋	2
第三節 文獻回顧	3
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14
第五節 研究對象與方法	16
第六節 研究貢獻與限制	19
第二章 馬蘭棒球隊發展概況(1965-1977)	21
第一節 馬蘭棒球隊的成立	21
第二節 馬蘭棒球隊的運作	31
第三節 馬蘭棒球隊的轉型到解散	44
第三章 馬蘭棒球隊賽事與認同關係	48
第一節 馬蘭棒球隊對外參與賽事	48
第二節 馬蘭棒球隊內部的族群認同關係	58
第三節 馬蘭棒球隊與部落的互動	63
第四章 馬蘭棒球隊系譜傳承	70
第一節 馬蘭棒球隊成員後續發展	70
第二節 馬蘭棒球隊系譜傳承與台東棒運	74
第五章 結論	82

第一節 馬蘭棒球隊反映的特色-----	82
第二節 未來發展方向-----	83
參考文獻-----	85
中文部份-----	85
外文部份-----	89
附錄-----	91
附錄一 東部地區高中參與高中棒球聯賽名次表-----	91
附錄二 訪談人物列表-----	92
附錄三 訪談郭子光逐字稿-----	93
附錄四 訪談鄭榮喜逐字稿-----	98
附錄五 訪談羅旻翁逐字稿-----	104
附錄六 訪談郭子雄逐字稿-----	114
附錄七 訪談郭榮逐字稿-----	134
附錄八 訪談盧萬生逐字稿-----	141
附錄九 訪談汪金成逐字稿-----	148
附錄十 訪談林宏康逐字稿-----	165
附錄十一 訪談郭志登逐字稿-----	174
附錄十二 訪談鴻吉長逐字稿-----	182
附錄十三 訪談郭英妹逐字稿-----	183
附錄十四 訪談楊憲典逐字稿-----	187

表目錄

表 1-1 訪談大綱-----	16
表 2-1 馬蘭隊教練團分工表-----	25
表 2-2 嘉農棒球隊校友子弟加入馬蘭隊一覽表-----	26
表 2-3 馬蘭隊成員背景介紹-----	27
表 4-1 郭光也教練馬蘭隊系譜球員後續發展-----	71
表 4-2 台東縣內學校棒球隊教練團與馬蘭隊成員對照表-----	75
表 4-3 馬蘭隊球員擔任教練職及所指導過之球員發展概況-----	75

圖目錄

圖 1-1 1964 年台東聯隊獲得學童杯棒球賽優勝合影-----	10
圖 1-2 1972 年中華隊赴尼加拉瓜參與世界盃賽事-----	14
圖 1-3 研究架構圖-----	15
圖 2-1 郭光也在嘉農棒球隊時期的照片-----	24
圖 2-2 郭光也教練指導球員的情景-----	32
圖 2-3 球員們齊聚在郭光也教練家合影-----	35
圖 2-4 馬蘭隊於台東練習場地合影-----	36
圖 2-5 馬蘭隊自製球棒與現在球棒對照圖-----	38
圖 2-6 筆者身著自製的馬蘭隊球衣-----	39
圖 2-7 馬蘭隊員平日練球時合影-----	40
圖 2-8 馬蘭棒球隊員練習時中午時分於台東田徑場席地用餐的情景-----	42
圖 2-9 竹前公司棒球隊員合照-----	45
圖 3-1 馬蘭隊在 1966 年獲得山地杯冠軍合影留念-----	49
圖 3-2 撒隆巴斯女子棒球隊 1970 年來台訪問友誼賽名單-----	50
圖 3-3 馬蘭隊 1967 年在台南參與中華杯賽事合照-----	54
圖 3-4 1971 年馬蘭隊獲得第七屆中華杯公開組冠軍合影-----	56
圖 3-5 馬蘭部落族人與馬蘭隊員觀看球賽情況-----	66
圖 3-6 馬蘭隊的教練與幕後功臣-----	6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發展棒球已超過百年，其中原住民在棒球史上可說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日本殖民時代，以能高與嘉農為最具代表性的隊伍；1968年紅葉少棒隊擊敗來台訪問的日本關西聯隊，開創台灣戰後新的一波棒球熱；到目前台灣職棒圈中，各隊球員幾乎有四成球員為原住民，遠高於原住民在台灣人口所佔百分之二的比例(謝柏宇, 2011)。在這些原住民當中，阿美族又佔大多數，更突顯其重要性。可惜回顧過往文獻，極少史料論述是以阿美族從事棒球運動的主題出發，遑論有系統地討論阿美族參與棒球運動的歷程。在紅葉少棒之前，臺灣流傳著「外省人打籃球，本省人打棒球」的說法，並未考量到原住民熱衷棒球的情形。二次大戰後，嘉農棒球隊中的原住民選手，回到台東原鄉組成馬蘭棒球隊，球隊並不能歸類在學校或社會球隊，但陣中成員可說是嘉農棒球隊二代，承繼他們的腳步，在台東棒球運動發展上，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不過目前為止尚未出現以馬蘭棒球隊為研究主題的文獻，相關史料記錄也極為稀少，遑論討論其對於阿美族，乃至台東地區棒球發展有哪些影響與貢獻。筆者身為馬蘭棒球隊的成員之一，親身參與過這段歷史，此為作者主要的研究動機，期望能透過自身經驗，加上收集馬蘭隊相關報導、紀錄、文物，並進行人物深度訪談，紀錄馬蘭棒球隊的發展概況，並描繪二次大戰後，棒球在台東地區與阿美族部落的發展與互動狀況、當中的族群認同關係、以及後續馬蘭隊對於棒壇的影響與傳承系譜，保存這段極為重要卻尚未有系統整理的歷史。

第二節 名詞解釋

阿美族

台灣原住民中的一族，阿美族名稱來自 Amis 的譯音，Amis 指的是「北方」，是南部的阿美族為了與南鄰的卑南族人區辨所用的稱呼。日本學者引用為族群的全稱，北部阿美族自稱 Pangcah，是「人」的意思（孫大川，2003）。

阿美族是台灣人口最多的原住民族，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0）的資料，目前人口約有 184,819 人。阿美族人的傳統居住領域包括現在的花蓮縣、台東縣與屏東縣，根據其語言、分布與風俗習慣等差異，可進一步分為南勢阿美（現今花蓮市至壽豐鄉一帶）、秀姑巒阿美（現今花蓮縣鳳林以南至富里以北以及奇美一帶）、海岸阿美（現今花蓮縣豐濱以南至台東縣東河以北地區）、卑南阿美／馬蘭阿美（現今台東縣東河以南至太麻里以北及台東市地區）、恒春阿美（現今屏東滿州、牡丹及台東池上、關山、鹿野地區）五個分類群（孫大川，2003）。另有學者將南勢阿美分成北部阿美，秀姑巒與海岸稱為中部阿美，另外兩群稱為南部阿美（孫大川，2003）。

馬蘭

意指阿美族的聚落「馬蘭社」，阿美族人稱為 Falangaw（黃應貴，2001）。此部落幾經遷移，在清朝光緒元年（1875），部落首領卡基達安（kakita'an）谷拉斯·馬亨亨（Kulas Mahengheng）帶領之下，為防禦卑南族而將部落搬到台東市鯉魚山旁，大約是今日台東縣體育場一帶（張哲民，2010）。初建時有七個集會所、三道壕溝與四座瞭望台，以防止卑南

族入侵騷擾。日治時代因青少年人口減少，兩度減少集會所數量。戰後隨著台東市都市發展及市區逐步擴張，漢人遷入，阿美族遷出，剩下的集會所於 1961 年被變賣，造成部落向心力下降，族人遷往市郊，形成分家部落（李玉芬、高淑娟，2005）。目前的馬蘭阿美族，指的是散居於今台東市一帶的阿美族，除了以中心、新生里為中心及其周圍各里外，還包括市郊如豐榮、豐里、豐年、南榮、永樂、豐樂等各里（黃應貴，2001）。

第三節 文獻回顧

關於原住民從事棒球運動，或是台東地區的棒球發展，基本上仍散見於台灣棒球歷史專書、相關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乃至報紙雜誌等，而筆者首先回顧上述文獻中，對台灣原住民從事棒球運動的概況描述，其次討論在馬蘭隊成軍的 1965 至 1977 年間，台灣棒球界的整體發展情形。

壹、原住民與台灣棒球

一、日治時期(1895~1945)

(一)早期發展

日本佔領台灣初期，有鑒於武裝抗日剛結束，日本人憂慮棒球會集結台灣人的自覺和團結意識，因而嚴禁棒球比賽。當時台北乃是日治時期的政經中心，也是台灣棒球運動的發源地（林文蘭，2008，頁 1-2-3）。1906 年台灣出現首支正式棒球隊：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棒球隊（今建國中學），並於同年與國語學校師範部（今台北教育大學）進行台灣第一場正式棒球比賽（謝仕淵、孟峻瑋、曾文誠、謝佳芬、賈亦珍，2006，頁 13）。東部地區棒球運動在台灣起步最晚（蔡

宗信，1991，頁 112)，1917 年台東製糖株式會社組織「製糖廠隊」，而駐守軍隊則成立「守備隊」，進行對抗賽。隨後「台東廳」也跟進，形成三隊官方球隊（林文蘭，2008）。在 1922 年花蓮港廳成立花蓮港體育協會，促進花蓮棒球運動的發展，1934 年花蓮廳並派隊參加全島社會人棒球大賽（謝仕淵等人，2006，頁 20）。但參與這些棒球隊的運動人口，以日本人為主。

（二）能高團與後續影響

第一支原住民球隊是花蓮的能高團，前身為高砂棒球隊，1921 年由漢人林桂興集合阿美族原住民小孩組成，在地方性友誼賽打出成績後，日本當局安排高砂棒球隊隊員進入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就讀，並重新命名為能高團。日本官方支持能高團成立，認為棒球可以教化原住民，希望藉由棒球運動的團體性、規範性，使原住民被教育、開化、安撫，又能藉此宣傳政績（孟峻璋、曾文誠，2004，頁 26-31；謝仕淵等人，2006，頁 26-27）。1924 年能高團赴西部比賽，1925 年更遠征日本，在九場比賽中得到四勝四負一和的成績，吸引日本球探來台挖角，有四名能高團選手因此赴日發展，¹能高隊也在球員各奔東西之後，於 1925 年解散。能高團成軍雖僅短短幾年，卻打響原住民打棒球的名號，進一步帶動花東地區原住民組隊打棒球的風氣（謝仕淵等人，2006，頁 27-31）。

¹ 赴日本打球的能高球員，包括阿仙、羅道厚、羅沙威與紀薩，他們加入日本平安中學，紀薩因為受傷，被迫離開球場，而阿仙、羅道厚與羅沙威一起進入日本法政大學，羅道厚並以伊藤次郎之名，加入東京參議員棒球隊（今火腿隊），成為進入日本職棒的第一批先鋒（高正源，1994，頁 55-56；林文蘭，2008）。

東部地區隨著 1926 至 1928 年間，台東體育協會支部成立，特別獎勵平地原住民從事體育活動，台東的軟式棒球開始盛行，成為原住民的普及運動（蔡宗信 1991；謝佳芬，2005，頁 105-106）。自 1926 年起，東部地區少年棒球大會的參賽隊伍高達 14 所學校，為全台之冠。1931 年馬武窟公學校（今東河國小）代表台東進軍全台少年棒球大會，最後奪得總冠軍（謝佳芬，2005），這是台灣人第一支獲得全島冠軍的隊伍。假如進一步檢視參賽名單，可看出 1930 年代台東東海岸線少棒的發展軌跡，幾乎每個國小都有棒球隊，由北到南分別為現在的長濱、忠孝、三民、信義、東河、都蘭、富岡等小學，當中又以成功地區發展最盛（蔡宗信，1995）。

（三）嘉義農林棒球隊

嘉義農林學校簡稱嘉農或 Kano，成立於 1919 年，原名為「台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1921 年因政策關係，改名為「台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謝仕淵等人，2006，頁 40），二次大戰後，奉令改名為「台灣省立嘉義農林職業學校」，隨學校改制，校名幾經更迭，在 2002 年與嘉義師範學院合併，升格為嘉義大學（林華韋、林政君，2005）。

嘉農棒球隊成立於 1928 年，一開始是校內的代數老師安藤信哉指導棒球隊，但此時成績並不突出，中間又換過山本繁雄與濱田次箕擔任球隊監督，直到出身自日本松山商校與早稻田大學棒球隊的教練近藤兵太郎來到嘉農，帶來專業的訓練方式，包括每天三點左右下課後練球，非上課時間與晴天都要練習跑步、投球、打擊。守備部分要學會判斷球的落點，打擊者要學習適應不同球路，這些觀念都是相當進步，

甚至到今天都還被採用。近藤對於選手體能更是要求，規定每人每天必須長跑兩千公尺以上，凡此種種讓嘉農棒球隊脫胎換骨，創造出台灣棒壇的奇蹟（林華韋、林玫君，2005）。

近藤重視球員實力更勝於族群身分，因此嘉農的棒球隊員包括高砂族（原住民）、本島人（漢人）跟內地人（日本人），「三族共和」為球隊最大特色，近藤教練不分族群，治軍嚴格，為嘉農打出一波亮眼的成績，在1931、1933、1935與1936年五度代表台灣進軍甲子園大賽，其中1936年在春季與夏季皆進軍甲子園大賽，在1931年首度亮相便勇奪甲子園大賽的台灣代表權，也讓過去舉行十二年的台灣地區冠軍都由北部學校包辦、「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傳統為之打破。進軍日本甲子園一舉奪得亞軍，獲得「天下嘉農」的美名（謝仕淵等人，2006，頁40-47）。

在嘉農五度進軍甲子園的名單中，皆有東部原住民。藍德和（東和一）、拓弘山（真山卯一）、陳耕元（上松耕一），是1931年獲得亞軍的主力選手。1925年陳耕元就讀台東公學校（今東大附小）高等科時，即被日籍老師網羅進入棒球隊，隨後於1929年被推薦至嘉農。羅保農（平野保郎）在1931與1933年出賽，楊吉川（吉川武揚）則從1933、1935至1936年，皆有出賽紀錄；台灣第一位使用下鉤、低肩側投的選手藍德明（東公文）在1935與1936年甲子園大賽亮相，他原本為加路蘭公學校棒球隊，1935年公費保送嘉農成為主力投手（林文蘭，2008，頁1-2-4）。藍德明畢業後回鄉任職台東農業試驗所，並培訓棒球隊，於1940至1941年間曾率領台東廳球隊獲台灣區都市對抗賽的冠軍。郭壯馬（濱口壯馬）與郭光也（濱口光也）則在1936年的名單中。後續嘉農

陣中的原住民選手，還有柳盛遠（馬越蘭一）、南信彥、林清嵐（和田清）等（蔡宗信，1995；林文蘭，2008）。除了陳耕元與南信彥為台東卑南族，其他原住民選手皆為台東阿美族。

綜合以上所述，能高棒球隊帶動台東棒球運動的發展風氣。嘉農棒球隊則扮演戰前台東棒球主要的推動力量。自1920年代中期起，台東棒球運動已在學校單位風行。1930年代之後，海岸線的少棒蓬勃發展，幾乎每所學校均籌組棒球隊，而成功與馬蘭部落，在日治時期棒球運動發展風氣最盛。此外出身自馬蘭部落的國大代表黃忠，自1940年起籌辦棒球比賽「山地杯」（林文蘭，2008；陳麗卿，1983年10月30日），進一步帶動馬蘭地區的棒球風氣。

二、二次戰後至馬蘭隊解散（1945～1977）

二次戰後，棒球運動在台東地區的組訓關鍵，是嘉農校友出身的陳耕元校長與郭光也教練，為台東棒球運動奠定基礎。1946年舉辦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嘉農校友藍德和、藍德明、羅保農、郭光也、郭壯馬、南信彥，代表台東參加棒球賽。陳耕元常身兼教練與隊長，代表台東參與多次省運，堪稱台東棒球運動推手。二二八事件後，原擔任嘉農教練的陳耕元，在動盪不安的氛圍下返鄉，隨後在1947年擔任台東農校校長，並組織青棒隊，任職期間爭取學校改制與原住民公費制，在1949到1953年間，與台北開南商工、台南南英商工形成青棒三強鼎立的局面，更培養出楊傳廣和豐祥瑞（原名豐自吉）兩位揚名國際的運動選手（高正源，1995a、1995b；蔡宗信，1995；林華韋、林政君，2005）。1950年台東農校參加全省第一屆中等學校高中組棒球賽，1957年參加全省第八屆中等學校初中組棒球賽，以一比三輸給台中二中獲得亞

軍，為 1950 年代最佳成績（陳嘉謀，2002）。

楊傳廣曾提及，當時棒球隊沒有經費購買球具，校長便自行在校舍旁邊養豬，等豬隻成熟後出售，得到的款項匯到日本、商請友人代購球具，但僅能買到四支寶貴的球棒及一打球（陳嘉謀，2002）。陳校長更帶領全隊住校球員開拔至大南村（今東興村）山上伐木，帶回樹幹自製球具（林靜宜，1999，頁 7；陳嘉謀，2002）。但後期球隊運作出現困難，經費不足，加上球員畢業後多半無法進入銀行界六行庫或台電等社會球隊，唯一例外是豐祥瑞加入合作金庫棒球隊（高正源，1994），導致球隊於 1955 年解散，1958 年陳耕元不幸車禍身亡，台東青年棒球缺乏專業與持續的訓練，直到 1965 年馬蘭棒球隊的出現為止。1967 年郭光也和其長子郭子光、次子郭子雄在台東組織少棒隊，陣中包括日後的旅日名將郭源治（蔡宗信，1995），馬蘭隊的成員也協助訓練。隨著馬蘭隊在 1977 年解散之後，接下來數十年，台東地區的社會、高中棒球隊陷入斷層，人才長期外流到西部縣市。

此時期花蓮地區棒球發展，包括榮工處嚴孝章接任棒協理事長後，1970 年於花蓮慈園成立少棒隊，選定鑄強國小為訓練基地，培養許多原住民，尤其是阿美族的子弟兵，榮工處並在 1974 與 1977 年陸續成立青少棒與青棒隊，但隨著榮工處在 1978 年將球隊遷往台北縣板橋的慈園，打擊花蓮地區基層棒球的發展，也使得東部第一支成棒隊出現的希望落空（高正源，1994，頁 108；謝仕淵等人，2006，頁 133-134）。中學部分，1966 年創立的國光商工，棒球隊在 1970 年代有不錯的戰績，盛極一時，1970 年與 1971 年連續兩屆獲得全國中上棒球錦標賽高中組亞軍（聯合報，1970 年 6 月 9 日；

1971年4月12日)，1971年以國光商工為班底進軍省運勇奪冠軍（聯合報，1971年11月4日），1972年在全國中上棒球錦標賽又獲得冠軍（聯合報，1972年4月27日），以及全省高中棒球賽亞軍（張昭雄，1972年11月18日）。

戰後少棒部分，台東由於經費不足，維持地區型的比賽風氣，1964至1968年間，由於縣長黃順興與包括傅清順、林珠鵬、施日進、黃憲亭與鄭進興等幾位校長，²熱衷棒球組訓，推動台東基層棒球運動發展，加上全國性的少棒賽事「全省學童棒球賽」在1965與1966年移師台東舉行，帶動台東縣棒球運動的熱潮（張廷榮，2007）。1964年首次有台東隊伍參與全省學童棒球賽，代表隊伍卑南與南王國小聯隊獲得第四名（張廷榮，2007，頁32-33）。1965年間，全台東有逾半數的小學籌組少棒隊，1965年卑南與南王聯隊獲得冠軍，1966年第十八屆全省學童棒球賽在台東舉行，紅葉奪冠，台東隊伍並囊括全國前三名，1968年紅葉遠赴台北，更榮獲此項賽事的冠軍（張廷榮，2007，頁33；林文蘭，2008，頁1-2-8-1-2-9），也因此他們應邀到全台各地進行友誼賽，並因為擊敗來訪的日本關西聯隊而聲名大噪（孟峻璋、曾文誠，

² 傅清順於1957年任職新港初中校長期間，與楊吉川、郭貴財共同培育出新港初中青少棒隊，是台東地區青少棒隊的開端，之後陸續有卑南初中、鹿野國中與新生國中棒球隊的成立（張廷榮，2007；林文蘭，2008）。傅清順在1967至1978年任職卑南國中時，則接收1968年紅葉少棒隊員，培訓參加比賽。1970年代傅清順擔任台東棒委會的幹部，1981至1994年任東農校長，邀請郭子光擔任教練（張廷榮，2007）。林珠鵬則曾任紅葉國小、南王國小、富岡國小、卑南國小、鹿野國小、太平國小等校校長，皆籌組少棒隊；施日進1969年擔任鹿野國中校長，創立鹿野國中青少棒隊。1989年轉任新生國中後，更於1992年重組青少棒隊，新生國中也在此時打出傲人成績，培育許多中華職棒球員，並開啟赴日留學打球風氣（林文蘭，2008）。黃憲亭與鄭進興，也都於任職國小推動基層棒球風氣（林文蘭，2008）。

2004)。



圖 1-1：1964 年台東聯隊獲得學童杯棒球賽優勝合影（郭子雄提供）。

但到花蓮榮工隊組隊期間，台東少棒陷入低潮，自紅葉隊與朝陽隊之後，缺少長期培訓的少棒隊伍，比賽成績也不如花蓮榮工、玉里或北富等校出色（何長發，1980年6月26日）。而曾名噪一時的紅葉少棒隊員，彷彿在棒壇一閃即逝的彗星，大部分沒有繼續棒球路，甚至英年早逝，並未在棒壇開枝散葉，對於台東棒壇的後續影響也有限，紅葉少棒的下一代，僅有邱德聖的兒子邱俊文，以及余宏開的兒子余賢明，接續父親的衣鉢，從事棒球之路。³

³ 至 2010 年關懷盃出現紅葉第三代邱冠威與余啟翔，邱冠威的叔叔是中華職棒中信鯨隊前球員邱俊文，而余啟翔的舅公是中華職棒興農牛隊球員余賢明（陳志祥，2010年11月30日）。

三、1978 至今

花東地區的中學棒球隊，台東直到 1986 年教育部鑑於國內體育風氣不振，決定輔導重點發展單項運動學校，台東農工青棒隊因此重組，隔年參加重點發展學校棒球校際對抗賽（民生報，1987 年 2 月 17 日），才又重新看到台東青棒隊的身影。花蓮國光商工則曾參與全國高中棒球聯賽與金龍旗青棒賽，但已不復當年雄風，2001 年花蓮體中成立招收棒球隊員，使花蓮在高中棒球不致缺席。

1989 年起教育部陸續開辦國小、國中、高中棒球聯賽，並規定少棒球員畢業後，需留在戶籍地就讀國中，且不得跨縣市混合組隊，加上當時台東縣長陳建年的推動，1990 至 2000 年之間，台東的少棒隊數與青少棒隊數為全國之冠（張廷榮，2006，頁 126-127）。1995 年隨著台東體中與成功商水成立棒球隊，台東地區中學棒球發展呈現三強鼎立局面，在全國賽事也有一定的成績。不過發展至今，往往因為西部學校學雜費減免、球隊資源等因素，難以留住東部優秀選手（林文蘭，2008）。至於成棒部份，在 2011 年台東縣政府決定出資籌組成棒隊，東部棒球隊的層級又更上一層樓（聯合報，2011 年 5 月 18 日）。

回顧以上，可以發現戰後至 1977 年，台東地區棒球深受嘉農校友的影響，此外熱衷組訓的校長與各項賽事的舉行皆有助於棒球發展，但少棒與中學棒球，多半因為外在因素而中斷組隊。而花蓮則是以榮工跟國光商工為代表隊伍，但是榮工隨著球隊搬遷而瓦解在當地的組訓。基本上皆以學校組隊為主要培訓組織，花東地區的社會球隊在現有文獻中資料較少，而馬蘭隊是唯一利用部落力量來培訓競技棒球運動的

隊伍。台東中學棒球在馬蘭隊解散後，直到 1986 年才出現台東農工重組青棒隊，1995 年台東體中與成功商水組棒球隊，至於社會球隊則在 2011 年預計由台東縣政府出面籌組成棒球隊。花蓮國光商工進入 1990 年代後已慢慢式微，2001 年花蓮體中成立才接續花蓮高中棒球的發展。

貳、1965~1977 台灣棒球的發展

1965 年距離台灣光復已近二十年，經歷戰後初期民眾對於棒球的熱情澎湃、⁴1950 年代因升學競爭與惡性補習造成發展低潮，⁵進入 1960 年代，隨著棒球發展條件與場地設施改善，棒球又重現蓬勃樣貌，並轉變成以發展硬式棒球為主。此時國軍棒球隊為發展主力，當時各軍種皆有棒球隊，並為國手的主要來源。而公司行號球隊衰微，顯示民間力量對於棒球的支持度有走下坡的跡象（謝仕淵等人，2006，頁 104）。

至於學校棒球部分，1962 年少年棒球列入國校體育課程，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陳嘉謀，2002），預告學童棒球的復甦，以及三級棒球狂熱的開端。1968 年，台東紅葉少棒隊擊敗來台訪問的日本關西聯隊，⁶1969 年金龍少

⁴ 戰後初期民眾對於棒球的熱情不減，各界紛紛組織球隊參加比賽（陳嘉謀，2002），包括 1946 年首度舉辦省運棒球賽（謝仕淵等人，2006），1948 年起六行庫棒球賽連續舉辦十二屆，是包括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土地銀行、台灣銀行等六間金融行庫之間的對抗賽，在台北市新公園棒球場舉行，一開始使用軟式棒球，1954 年改打硬式棒球，1958 年只保留硬式比賽，六行庫時期進入尾聲（高正源，1994；陳嘉謀，2002；謝仕淵等人，2006）。1960 年賽事停辦，結束六行庫時期（高正源，1994，頁 233）

⁵ 1950 年代，各項棒球發展條件並未提升，而學童棒球運動受到升學競爭與惡補風氣而低迷（陳嘉謀，2002）。

⁶ 根據楊吉川之子楊憲典的說法，嘉農校友楊吉川也曾經指導過紅葉隊，當時日本調布少棒隊獲世界杯冠軍後，謝國城先生邀請其來台訪問友誼賽，台灣由紅葉隊做為代表，當時紅葉並沒有專業教練指導，

棒首度參與 LLB（世界少棒聯盟）賽事便獲得冠軍，掀起一陣三級棒球狂熱，台灣陸續進軍 LLB 青少棒與青棒組賽事，並在 1974 年與 1977 年兩度達成少棒、青少棒、青棒三冠王的紀錄。⁷1970 年代，國家正處於退出聯合國、與美日斷交等外交困境，棒球成績正可激勵當時國人的士氣，凝聚海內外同胞對祖國的向心力（謝仕淵等人，2006，頁 118-119、127）。這股少棒熱潮使原本不打棒球的外省籍小孩開始參與棒球運動（謝仕淵等人，2006，頁 126），為日後台灣棒壇培養出一批批的好手。相較之下，東部地區的少棒發展反而衰微。

1970 年代的台灣成棒，則開始走出亞洲，登上世界舞台。1972 年尼加拉瓜世界錦標賽邀請中華隊參加，中華隊在十六隊中獲得第六名，並陸續參與 1973、1974 與 1976 的世界盃，1973 年獲得第三名，另外兩屆是第四名。1973 年參與第一屆洲際盃錦標賽獲得第七名，1977 年則被淘汰（高正源，1994），筆者也曾於 1972 與 1973 年代表中華隊參加以上兩項賽事，雖然中華隊成績在此時並非特別出色，但卻為台灣成棒開啟與世界棒壇交流的平台，台灣也準備迎向 1980 年代起成棒的輝煌時光。

因此台東縣政府邀請楊吉川擔任教練工作，只是因為他不是學校老師，因此沒有實際掛名教練。比賽時楊吉川雖然感冒，仍然北上到球場指揮球員比賽（楊憲典，私人通訊，2011 年 4 月 9 日）。

⁷ 1974 年三冠王為高雄立德少棒隊、屏東美和青少棒隊與青棒代表隊。1977 年為高雄立德少棒隊、華興青少棒隊與青棒代表隊（高正源，1994）。



圖 1-2：1972 年中華隊赴尼加拉瓜參與世界盃賽事（筆者提供）。

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主題為馬蘭棒球隊的發展，分成三部份討論。首先敘述球隊的發展背景與概況，包括成立原因、教練團與球員介紹、訓練方式特色、後援會組織與參與情況等，乃至後續成員到花蓮竹前公司發展，以及解散的過程與原因。並比較球隊與學校、企業等單位組織棒球隊的差異，還有反映出的時代意義。

其次整理馬蘭棒球隊參與賽事與重要比賽紀錄、成績，還有馬蘭隊反映出的政權轉換與族群認同問題。做為嘉農棒球隊二代，嘉農球員接受日本殖民統治，而馬蘭棒球隊時期，則是國民黨政府統治，教練與球員所受的不同教育如何影響他們的國族認同，兩者之間是否有所衝突，如何反映在球隊的訓練與運作上，馬蘭棒球隊成員的原住民認同狀況，是否

受到不同政權教育的影響。另外也討論球隊與馬蘭部落之間的關係，透過棒球隊是否強化對於馬蘭部落的認同，而馬蘭社區的居民對於棒球隊的參與狀況又是如何；非馬蘭部落的球員，對於馬蘭部落認同的狀況，他們如何融入當地社區。

第三部份則是馬蘭棒球隊成員的後續發展，對於台東棒壇的影響，以及馬蘭隊球員的傳承系譜。本研究架構以下圖 1-3 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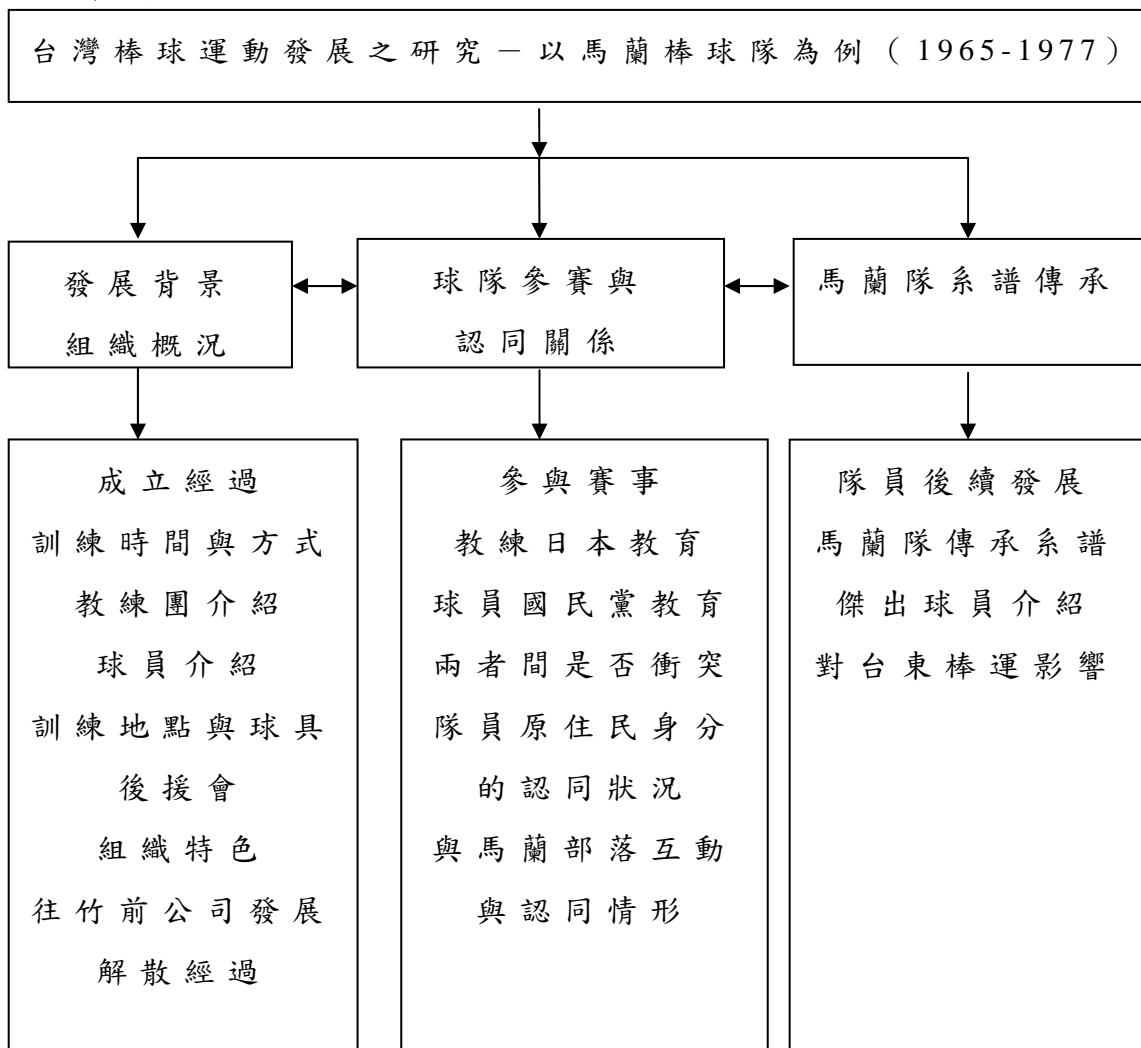


圖 1-3：研究架構圖。

第五節 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質化研究的方式進行，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歷史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與人物深度訪談法。歷史研究方法，是收集與過去發生的事件相關的資料，試圖分析事件的因果與趨勢（陳嘉謀，2002）。在此部份，收集馬蘭隊成立的1964至1977年間，相關的社會與政經事件，以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並與所收集到的棒球發展史料交相對照。文獻分析法，收集與馬蘭隊有關的報紙、期刊、論文、雜誌，其他相關史料，乃至照片、比賽錦旗等文物，以描述性方式，紀錄馬蘭隊的基本資料與發展概況；以分析性方式，了解當時社會背景，不同時代球員所受教育與認同狀況，以及彼此的互動。

人物深度訪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unstructured interview）的方式進行，訪談前列出訪談大綱，但在訪談進行過程中，以開放性問答的方式進行，取得更多深入的資料。訪問人物以馬蘭隊成員為主，共訪問包括球員十一名與球員家長一名、每次訪談約進行一至兩小時，以國語及阿美語進行，了解馬蘭隊的發展概況、球隊中的族群認同問題、乃至球員的後續發展。訪談結束後將訪談內容整理為逐字稿，並將阿美語轉譯為中文，再與所收集到的史料交相對照，如有遺漏或不確定之處，再進行二次訪談。訪談大綱如下表 1-1：

8

表 1-1 訪談大綱

1. 成立馬蘭隊的契機與目的？

⁸ 訪談球員進行一至三次，本份大綱是綜合數次訪談而成，同時採半結構式訪談，並不代表實際進行的訪談順序。

2. 為何命名為馬蘭隊？成立的過程？
3. 當時的經費來源與運用、管理的方式？
4. 當時聽說為了籌經費球員曾經抓田蛙來賣，還有球員因此被毒蛇咬傷，可否敘述此經過？
5. 當時訓練器材與裝備有哪些？取得方式為何？
6. 當時訓練的各項內容與時間分配？
7. 當時的訓練地點與訓練概況描述？
8. 馬蘭隊成員當時在棒球運動中所學習到的精神為何？
9. 當時訓練與比賽使用的語言為何？教育部在 1970 年透過全國體協，要求棒協在所有棒球賽不准使用日語（高正源，1994，頁 182），是否對訓練造成影響？
10. 馬蘭隊比賽時所使用的語言為何？
11. 介紹阿美語的棒球術語。
12. 教練團的成員與分工方式？
13. 後援會成員以及運作的方式為何？
14. 球隊與馬蘭地區的互動狀況如何？馬蘭社區對於球隊的認同狀況？
15. 球員對於馬蘭社區的認同狀況？
16. 球員出身地點與背景？非馬蘭部落球員如何融入馬蘭部落？
17. 球員加入馬蘭隊的時間與原因？
18. 球員加入馬蘭隊之後參與哪些賽事？印象較深刻的賽事描述？
19. 當時比賽曾經發生過冒名頂替或是選手戶籍不在台東被取消資格，可否敘述此經過？

20. 當時在球隊中，是否會面臨日本教育（教練）與國民黨教育（球員）觀念與認同的衝突？
21. 當時郭光也教練或其他嘉農教練對於日本人/日本政府的態度是什麼？他們所受的日本教育是什麼？
22. 承上，這些觀念是否與原住民身分有所衝突？
23. 你們所受的國民黨教育是什麼？教練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態度為何？
24. 比較日本人與國民政府對於原住民年齡階層的差異？對於棒球運動的看法差異？
25. 馬蘭當時是否存在知識分子與年齡階層的差別？對於知識份子不參與年齡階層活動在日治時代與國民黨政府時代的看法有什麼差別？
26. 馬蘭隊的教練與球員都信奉什麼宗教？
27. 可否敘述阿美族賽前的祈福活動？
28. 信奉其他宗教的球員，是否相信阿美族賽前的祈福活動？阿美族的傳統與外來宗教之間是否會有所衝突？
29. 當時馬蘭教會也有自組棒球隊，馬蘭教會棒球隊的成員是誰？與馬蘭隊的互動狀況如何？
30. 馬蘭隊當時與馬蘭教會的互動狀況如何？
31. 馬蘭隊當時與平地人／漢人有哪些接觸與互動？馬蘭部落當時與平地人／漢人有哪些接觸與互動？
32. 馬蘭隊當時與客家人有哪些接觸與互動？馬蘭部落當時與客家人有哪些接觸與互動？
33. 除了曾經加入球隊的幾名卑南族、布農族以外，馬蘭隊當時與其他原住民族群的互動狀況？馬蘭部落當時

與其他原住民族群的互動狀況？
34. 當時球隊其他族群的球員用何種語言與球隊教練、球員溝通？
35. 政府單位（如台東縣政府）對於馬蘭隊成立扮演怎樣的角色？
36. 球員各自所屬的學校校方看待球員參與棒球隊的態度？
37. 比較馬蘭隊與嘉農隊球員的表現與觀念？
38. 比較馬蘭隊與學校球隊的差別？
39. 比較馬蘭隊與企業球隊的差別？
40. 馬蘭隊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的原因與經過？球員選擇到竹前公司的原因？
41. 馬蘭隊解散的原因？之後球員的去處？
42. 馬蘭隊對於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

第六節 研究貢獻與限制

透過馬蘭隊的史料研究，加上人物訪談資料，筆者希望能夠彌補目前台灣棒球史，尤其是原住民棒球史的闕漏與不足之處，尤其戰後原住民棒球史多半關注紅葉少棒，乃至後續學校棒球的發展，而忽略部落、地方參與棒球運動的情形，馬蘭棒球隊正可以馬蘭部落為例，反映部落與棒球運動之間的關係，也能呈現嘉農棒球員如何實質影響東部地區棒球運動。透過馬蘭棒球隊當事人的第一手口述資料與心路歷程，並輔以瞭解當時的時空背景，更能紀錄下不同時代底下的球員從事棒球運動的狀況。另一方面也能豐富馬蘭地區的研究

史料。筆者身為馬蘭隊的成員，對於相關事蹟有一定程度了解，對於訪談人物也很熟悉，加上能夠使用日語、阿美語與國語等多種語言，都是有利於訪談進行的條件。

但是另一方面，關於馬蘭棒球隊所留下的史料寥寥可數，當時的媒體報導並不多，比賽資料的保存亦不齊全，加上年代久遠，包括馬蘭棒球隊的重要推手－郭光也教練等相關人物已辭世，或是還在世的嘉農成員林清嵐，精神狀況已不適合接受訪問，因此在取得如教練等當事人第一手資料時，面臨極大的困難，只能透過相關人物回憶追溯補足，而口述的正確度難免會有缺漏，都使得本研究受到限制，只能透過盡可能詳細的資料收集，與人物訪談資料交叉比對分析，期能盡量貼近當時的訓練狀況與發展風貌。

第二章 馬蘭棒球隊發展概況（1965-1977）

第一節 馬蘭棒球隊的成立

壹、成立經過

馬蘭棒球隊在目前文獻中，多半記載為 1965 到 1972 年（林志興，2001；林文蘭，2008），甚至也有提出台東縣政府籌組學生隊參賽的紀錄（陳嘉謀，2002；張廷榮，2007）。筆者透過訪談資料，發現馬蘭隊從 1964 年開始籌備，1965 年正式成立，並參加各項大小賽事、後期球員前往竹前公司棒球隊發展，因此球隊其實在 1977 年才畫上休止符。

根據郭光也之子郭子光表示，球隊成立始自父母看到自己跟弟弟在玩棒球：

我記得在我家，弟弟郭子雄拿我爸爸曾經用過的球在牆上投擲接反彈之滾地球，經我媽媽看到之後，就與我爸爸商量，小孩對棒球有這一份興趣，何不讓他學一學棒球呢？後來爸爸就召集了一些嘉農的學長、學弟們研商組隊事宜，並且先以自己的兒子們為球隊成員，當時嘉農的選手如柳盛遠、楊吉川、林清嵐、羅光星等台東名將都有兩位以上的兒子讀初高中（郭子光，私人通訊，2011 年 2 月 6 日）。

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台東地區有台灣銀行隊、馬蘭部落教會、以及鐵路隊等棒球隊，成員為一些嘉農畢業的球員，及台東農校陳耕元校長的學生們，其他對棒球有興趣的年青人等，不過在台東農校解散後，就沒有中學球隊，嘉農棒球隊校友曾以郭光也為首，試圖向高職學校建議組隊，但校方並無意願（鄭榮喜，私人通訊，2011 年 2 月 8 日）。郭光也基於自己小孩的興趣，加上其他嘉農成員的孩子年紀相仿，

並帶著傳承棒球運動的使命感，馬蘭棒球隊因此誕生。郭光也住在馬蘭，在沒有學校或其他企業可依靠的狀況下，以部落名稱為隊名。當時馬蘭部落本有一些陳耕元在台東農校擔任校長時期，成立棒球隊培育的球員，偶爾也會組隊參加縣內的比賽，自稱為馬蘭隊，但是在部落裡的人並不認為他們是有組織的球隊，沒有得到馬蘭部落的認同（林宏康，私人通訊，2011年3月11日）。由此也可發現當時台東地區部落間的棒球風氣盛行，馬蘭隊的出現算是順應此發展。

1964年，嘉農校友的幾位家長們即開始著手規劃籌備球隊成立事宜，同年12月31日的過年夜，幾位愛好棒球的朋友，在球員林益千的家中，幾位信奉天主教的嘉農校友如林清嵐、柳盛遠等人，與一位郭光也的鄰居羅光星，他參與台東糖廠棒球隊，決議在1965年1月2日為馬蘭隊選球員的日子（林宏康，私人通訊，2011年3月11日）。馬蘭隊正式成立時的情景如下：

家長帶著自己的兒子去馬蘭部落的新生國小報到，然後家長們跟郭教練一起宣示，球隊正式成立。當時家長們在籌備中就已事先購買好球具及球衣球褲，等待成立那一天給自己的孩子使用。穿好備妥的球衣之後，由教練做簡單的熱身，第一件訓練的功課是傳接球，記得當時每位球員背後的指導者，就是自己的爸爸，這是成立球隊第一天的課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接著到球員杜政明家聚餐，⁹由大家的母親共同料理午餐、下午家長們又商討如何強化球隊球員的實力，郭教練認為先在新生

⁹ 杜政明的爸爸名叫杜門，對球隊事務也很熱心。

國小作為訓練場地，以杜政明的家作為休息或聚會的基地（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

貳、馬蘭棒球隊成員

一、教練

（一）郭光也

郭光也是球隊的核心人物，擔任馬蘭棒球隊總教練長達十二年之久。他是馬蘭部落人，生於1919年3月15日，是馬蘭部落英雄谷拉斯馬亨亨(Kulas Mahengheng)的第四代長孫。馬亨亨除建立馬蘭社以外，並參與數次阿美族重要的歷史事件，包括里漏(Lidaw)事件、大庄事件、七腳川事件與都歷事件等，他擔任居中協調的角色，化解族群間的衝突。馬亨亨並在1897年協助台東廳在馬蘭社成立「台東國語傳習所馬蘭分教場」(今新生國小)，使族人開始接受現代化的教育(馮建彰，2011)。為感念馬亨亨的事蹟，台東縣政府於2000年將台東市特二號道路命名為馬亨亨大道。由此可知郭光也的家族在馬蘭部落具有一定地位。

郭光也於1925年就讀馬蘭公學校，1933年考取台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開始接觸棒球運動，並於1936年代表台灣赴日參加甲子園棒球賽。嘉農畢業後，郭光也先加入台灣交通局鐵道棒球隊，又加入新竹自動車會社棒球隊，並兼任教練。戰後他一度轉往政治與商業發展，直到中年以後才籌組馬蘭棒球隊，將棒球運動傳承給部落族人與子弟，馬蘭部落的棒球風氣得以維持。郭光也負責馬蘭隊整體性的訓練、戰術應用，還有外野與跑壘訓練等(林宏康，私人通訊，2011年3月11日)，並主持每周六的球隊聚會。



圖 2-1：郭光也在嘉農棒球隊時期的照片（郭子雄提供）。

（二）其他教練團與分工

其他參與教練工作者，包括柳盛遠與羅光星擔任捕手教練、內野守備由楊吉川擔任、林清嵐先生指導投手與內野的守備訓練（鄭榮喜，私人通訊，2011年2月8日），其他嘉農球員包括藍德和跟郭壯馬等，有時也會過來指導（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13日），他們以自身當年在球隊的經驗做為指導重點。

此外關心球隊訓練的還有新生國小的林明德老師（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與馬蘭部落中一位曾參與棒球運動，名為山田的先生。難能可貴的是，每一位教練都是義務幫忙，沒有支薪。各教練當時在嘉農棒球隊的背景與帶隊的分工狀況，筆者整理如表 2-1：

表 2-1：馬蘭隊教練團分工表

教練	嘉農棒球隊經歷	馬蘭隊負責項目
郭光也 (濱口光也)	1936 年甲子園大賽	總教練；外野；跑壘
柳盛遠 (馬越蘭一)	1938 到 1940 嘉農棒球隊 成員；捕手	捕手
楊吉川 (吉川武揚)	1933、1935、1936 甲子 園大賽游擊手	內野
林清嵐 (和田清)	1942 到 1943 嘉農棒球隊 成員；投手、二壘手	投手；內野
藍德和 (東和一)	1931 年甲子園大賽捕手	無固定
郭壯馬 (濱口壯馬)	1936 年甲子園大賽	無固定
羅光星	非嘉農球員	捕手
林明德	非嘉農球員	無固定
山田先生	非嘉農球員	無固定

盧萬生回憶，曾看過嘉農棒球隊校友球員在工作之餘，到郭光也家中聚會，與藍德明討論有關投手的訓練、和楊吉川談論內野的訓練等等棒球訓練事宜（盧萬生，私人通訊，2011 年 3 月 4 日）。教練團的優勢在於，大部分的教練都是由近藤教練所指導的嘉農棒球隊成員，所以指導球員有一定的默契，不會互相排斥（林宏康，私人通訊，2011 年 3 月 11 日）。

二、球員

球員起初以居住在馬蘭部落的嘉農棒球隊校友子弟為

主，在 1965 年元旦同時加入，筆者將嘉農棒球隊校友的子弟列表如 2-2：

表 2-2：嘉農棒球隊校友子弟加入馬蘭隊一覽表

姓名	原住民名字 ¹⁰	父親	部落與族別	生日
楊憲典	拉外 Laway	楊吉川 (長子)	馬蘭阿美族	1948.02.03
楊英二	伊寄 Ichi	楊吉川 (次子)	馬蘭阿美族	1950.04.10
楊英明	伊蜜 Imi	楊吉川 (么子)	馬蘭阿美族	1954.11.15
郭子光	古將 Guchan	郭光也 (長子)	馬蘭阿美族	1948.07.10
郭子雄	嘎那斯 Kanas	郭光也 (次子)	馬蘭阿美族	1950.05.28
林宏康	亞士將 Ashichan	林清嵐 (長子)	馬蘭阿美族	1949.10.16
林宏石	古將 Guchan	林清嵐 (次子)	馬蘭阿美族	1951.10.31

同在 1965 年加入的，還有馬蘭地區愛好棒球的青年，之後陸續有在台東市求學，或住在台東市近郊親戚朋友的孩子，慕名而來加入球隊；平常馬蘭隊員發現有同學在學校棒

¹⁰ 阿美族命名方式由父親命名，沿用家中長輩的名字，多半是爺爺的名字，而楊憲典沿用曾祖父之名，郭榮與郭三郎的原住民名字沿用叔叔的、郭子雄用外公的名字。當中有許多球員的名字為日語，如達志、伊將、古將、亞士將、伊寄、伊蜜、阿《一拉、《一音將、新將等。

球賽事表現不錯，也會遊說球員一起加入馬蘭隊（郭榮，私人通訊，2011年2月28日）。參加球隊除了興趣，就是家長對棒球的認同，因為過去嘉農選手在部落裡有高人一等的感覺，這些選手常告訴部落青少年打球的好處，並以自己的小孩為例，認為打球的小孩不會變壞，當家長聽到很多馬蘭隊正面的風評之後，想讓孩子加入球隊的意願就提高了（林宏康，私人通訊，2011年3月11日），也希望自己的小孩將來能像嘉農選手一樣有傑出的表現。

慢慢地，開始有其他部落的學生加入球隊，例如筆者從東河鄉來到台東，憑藉對棒球的熱情，在就讀台東農校時，扛著一袋米到他人家借住，就此開始接受馬蘭隊的棒球訓練洗禮。馬蘭隊的其他成員，筆者將其整理成表 2-3：

表 2-3：馬蘭隊成員背景介紹¹¹

姓名	原住民名字	生日	部落與族別	加入年份
羅旻翁	阿《一拉 Akira	1952.06.15	馬蘭阿美族	1965
羅旻二	阿比音 Aping	1954.04.02	馬蘭阿美族	1965
郭志登	膚豆兜 ¹² Fotol	1947.02.20	馬蘭阿美族	1965
鄭榮喜	伊將	1949.03.20	馬蘭阿美族	1965

¹¹ 因論文寫作期間有些成員已故或是失聯，無法取得其生日等資訊，尚待後進研究者補充。

¹² 此名字在阿美族的意思中有男子漢、男人之意。

	Ichan			
林阿生	拉外 Laway	歿	馬蘭阿美族	1965
陳界榮 (榮貴)	巴拉茲 Palac	1950.02.15	馬蘭阿美族	1965
方清一	拉母路 Lamero	歿	馬蘭阿美族	1965
方金藏	古拉斯 Kulas ¹³	1953.02.07	馬蘭阿美族	1965
林益千	伊給 IGe	歿	馬蘭阿美族	1965
郭志成	阿輝 Ahuy	1951.10.08	馬蘭阿美族	1965
郭俊忠	無	歿	馬蘭阿美族	1965
林寬	嘿路 Hiro		馬蘭阿美族	1965
杜政明	洗將 Shichan		馬蘭阿美族	1965
郭榮	蘇應 Sing	1946.09.08	馬蘭阿美族	1966
高克武	達志 Tatsushi	1949.07.10	都蘭阿美族	1966
曾聖益 (金福)	少罵 Sawmah	1947.03.16	重安阿美族	1966

¹³ 此命名乃是用部落頭目古拉斯·馬亨亨(Kulas Mahengheng)的名字。

陽勤學	無		馬蘭阿美族	1966
汪金成	白浪 Payrang	1954.09.25	馬蘭阿美族	1967
廖偉志	《一音將 Kinchan		都歷阿美族	1967
林榮造	土拉 Tula		豐年阿美族	1967
郭三郎	蘇應 Sing		馬蘭阿美族	1967
郭德二	伊寄 Ichi		馬蘭阿美族	1967
楊田斯	膚豆兜 Fotol	歿	豐年阿美族	1967
林天送	巫夢 Omon		馬蘭阿美族	1967
林金盛	娜布 Napu		馬蘭阿美族	1967
高安福	沙蓋 Sakay		馬蘭阿美族	1967
郭國基	阿修 Asiu		豐年阿美族	1967
林明吉			知本閩南人	1967
羅石松	答罵 Tamah		馬蘭阿美族	1967
吳仁誠	伊巴克	1948.11.01	馬蘭阿美族	1968

	Ipak			
盧萬生	買上 Maisang	1945.12.08	馬蘭阿美族	1968
林進三	少罵 Sawmah		豐年阿美族	1968
林彥光			馬蘭閩南人	1968
南順成	無		南王卑南族	1968
黃金平	無		馬蘭阿美族	1968
黃金和	他卡要 Takayaw		馬蘭阿美族	1968
楊守	無		馬蘭阿美族	1968
吳興松	新將 Shinchan		康樂阿美族	1968
鴻吉長	拉賴 Lalay	1950.04.11	富岡阿美族	1973
虎正冠	拉外 Laway		馬蘭阿美族	1973
郭阿順	阿順 Ason		豐年阿美族	1973

綜合以上所述，首批成員，包括嘉農棒球隊校友子弟與馬蘭地區喜好棒球的青年，在1965年加入。1966年起，台東其他地區，包括都蘭、都歷、重安、豐年、富岡、康樂等地的阿美族球員，以及其他族群包括卑南族的南順成、閩南人林明吉與林彥光等陸續加入球隊。¹⁴

¹⁴ 另外有一名古振仁為布農族，但其加入時間很短，沒有列入表 2-3 中。

當中比較特別的是兩位閩南人，林彥光住在台東馬蘭，是郭光也的鄰居，與球員年紀相仿，並參與每週六球隊的會議，跟球員們相處融洽，耳濡目染之下對棒球產生基本瞭解與興趣，馬蘭隊員於是鼓勵他加入球隊。林明吉住在知本，當時就讀台東私立東峰高中，東峰高中原本預計要招收紅葉少棒隊的球員，籌組青棒隊，並聘請陳石生擔任總教練，他是嘉農棒球隊校友藍德和、藍德明的同鄉，對棒球有一定的認識，¹⁵可惜學校董事會否定這項提案，紅葉隊員於是轉往育仁高中就讀，東峰高中改成立手球隊，林明吉當時就是手球隊的成員。有一天陳石生看到林明吉在手球隊的表現，發現他是左撇子，丟球很有力道，動作也很靈活，認為他更適合打棒球，當時馬蘭隊員羅旻二也就讀東峰高中，他聽到此話，索性邀請林明吉加入馬蘭隊，林明吉也欣然加入。

第二節 馬蘭棒球隊的運作

壹、馬蘭棒球隊訓練過程

一、訓練時間與方式

不同於紅葉少棒隊希望學生到校上課而成立少棒隊（王惠民，1994），馬蘭棒球隊因為成員來自不同學校，只得利用週六下午與週日一整天練球，寒暑假也要參加集訓。但難能可貴的是，大家極具自發性。馬蘭隊隊長郭榮回憶當時練球的安排：

本人當時因擔任隊長，所以每到週六中午約定時間到教練的家，與每位球員同時出發到棒球場練球，開始熱

¹⁵ 他的兒子陳明添後來也打棒球，離開棒壇後轉往教職發展，在成功商水擔任學務主任，並在成功商水退休。

身、傳接球練習之後，才由教練宣佈今天訓練的內容（郭榮，私人通訊，2011年2月28日）。

若照現在訓練的標準來看，當時的熱身操非常簡單，完全是自己編的，只要覺得自己全身發熱流汗就可以（林宏康，私人通訊，2011年3月11日）。接下來的訓練包括傳接球、打擊、守備、跑壘，以郭光也為主導，其他教練從旁輔助，至後期也有採學長帶學弟的練習方式。當時還沒有科學化，沒有專門體能教練跟輔助儀器，純粹做耐力跑或短跑的訓練，以加強下盤的肌力。那時比較偏重技巧的訓練（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13日）。球隊中每個人的球技層次有落差，所以針對個人的訓練較多（汪金成，私人通訊，2011年3月6日），如果快要到比賽的時候，才會有針對各守備位置的訓練（盧萬生，私人通訊，2011年3月4日）。至於寒暑假的訓練，上午的時間大部份練體能，例如：到海邊跑沙灘或到鯉魚山的好漢坡、階梯做一些衝刺訓練。下午就會到棒球場做整體性的訓練，尤其是基本動作的要求（楊憲典，私人通訊，2011年4月6日）。



圖 2-2：郭光也教練指導球員的情景（郭子雄提供，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翻拍）。

不過球隊最重要的還是精神上的訓練，例如：禮貌、服從、鬥志等的養成，完全以日本訓練模式來操練，讓選手在球場的表現能夠以非常認真的態度，來面對嚴格的訓練（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郭子雄認為，郭光也徹底將棒球訓練作為教育方式的一環：

體育是教育的一環，而棒球又是體育的一個項目，他當時也沒想到棒球將來會成立職棒，也沒想到這個棒球將來可以從事什麼行業，他只想從棒球這一塊領域去教育下一代，因為他認為從棒球訓練中，是可以雕塑個人的人格特質，郭教練也是第一個從教育的理念訓練棒球隊的人（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13日）。

日本教育裡面這個精神是什麼，那我們可以從日本比賽了解一點，你看日本的球隊那種韌性，不會說比賽打到一半輸了，他們就沒有那種（士氣），弱了，不到結束他們是奮戰到底，這就是日本最好的地方、也是我們所要學習的那種精神，而且也不會因為對方實力強就畏縮，不會，他們就是說不會把輸贏看得很重要，就是堅持到底，只要他在這場比賽是不是有把他全部的實力發揮出來，這個就是我們教練一直在教我們的（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6月8日）。

從郭子雄的回憶可以看出，郭光也接受日本教育，在球隊精神上的要求是相當嚴謹的，勝負並不是他最看重的，而是對比賽全力以赴的精神。在技術層面，郭光也以日本棒球

知識為主，並承襲嘉農時期近藤教練的帶隊風格。許多回顧近藤教練的文章，都以「斯巴達式的訓練」、「練兵嚴酷」、「督軍甚嚴」、「嚴格無私」等方式形容（林華章、林玫君，2005）。郭光也對待球員亦是以嚴厲的態度，即使對自己的兒子也不例外。郭子光回憶年輕時到外地比賽的插曲，充分顯現郭光也對球員的嚴謹要求：

去台南打中華杯時，因為出遊，晚上回旅館時稍晚一點，當時的情形，如果以郭教練平時的訓練個性，均用罵的較多，從未出手打過選手，就這麼一次有七位選手接受一人一巴掌的禮物，這可能是我印象較深的地方（郭子光，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

球隊最大的訓練特色，是每週六下午練球結束後，郭光也要求所有家長跟球員晚上都必須到教練家。球員先進行揮棒、打輪胎的夜間練習，由教練矯正每位選手不正確的姿勢（郭榮，私人通訊，2011年2月28日）。之後進行會議，有一部份時間是強調球隊精神層面的訓練，例如家長與球員對球隊的向心力的培養（鄭榮喜，個人通訊，2011年2月8日），這份堅持，反映出郭光也對家庭教育的重視，無形中亦凝聚球員與家長的感情。此外家長討論如何取得經費。而球員則是聽取教練翻譯日本的棒球雜誌內容或講解棒球規則、基本動作、棒球技巧等（郭子光，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當時的棒球環境不若現在有職棒或是各種講習可以獲取資訊，所以球員的觀念，完全都是透過郭光也取得，而次日（週日）便可以在球場上實地練習剛習得的比賽知識，可見球隊訓練之紮實。



圖 2-3：球員們齊聚在郭光也教練家合影（郭子雄提供）。

二、訓練地點與球具

馬蘭隊一開始使用新生國小作為訓練場地，由於場地只有 200 公尺跑道，僅能進行基本動作的指導，例如：傳接球與滾地球的動作養成，因此後來就改到台東縣立田徑場練球（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 年 2 月 11 日）。田徑場的跑道，是鐵路局廢棄的炭渣，所以新的球或白色球褲，一下子就變黑色，而且球也特別容易磨損（鄭榮喜，私人通訊，2011 年 2 月 8 日）。如果縣政府辦其他活動，球隊也無法正常練球。約莫過一年後，郭光也與家長們商討另闢球場，最後選定在田徑場南邊隔著一個大排水溝的空地。

剛開始先從內野區開始整理，再慢慢整理外野區，盧萬生回憶當時的外野區是種植地瓜，地形就像波浪一樣，在這之前也是用來養牛的地方（盧萬生，私人通訊，2011 年 3 月

4日)。家長們一天天慢慢把內野部份雜草用鋤頭除掉，並在外野用草繩(採收甘蔗捆綁用)圍成全壘打界線(郭子光，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才有了球場的雛形。後來這個球場成為當時台東唯一的比賽場地，如果有外來球隊都會在此進行訓練跟比賽。郭志登還提到，如果當時練球口渴時，會到球場旁的民宅，把水龍頭當飲水機生飲，後來才知道那一家原來是田徑名將林月香小姐的家(郭志登，私人通訊，2011年3月20日)。



圖 2-4：馬蘭隊於台東練習場地合影。背景可以看到鯉魚山(郭子雄提供)。

當時國內尚未自行生產棒球，所以成本與取得難度最高，一開始使用的球是最便宜的軟式球，後來改用準硬式的橡膠球，之後開始參加省運的比賽，才改成最貴的硬式牛皮球(郭志登，私人通訊，2011年3月20日)，使用上都得小心翼翼：

因為球(硬式)當時只有日本製的，而且又貴又無法

自製，所以球在當時是補了又補，一顆球補過三次是常有的事...所以用到最後球已經軟化沒有彈性了（郭子光，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

正因為棒球當時非常珍貴，取得不易，絕對不可遺失，羅旻翁回憶當時在練球時，只要有一顆球不見，大家就停止練習，全部的人都得想辦法去找回那顆球，相對地壓縮到練球時間（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為保護棒球，也為了節省全隊的練習時間，擋球網的製作極為必要。於是由球員方清一的爸爸，用製作漁網的方式，找粗線鈎成漁網狀，製成一個臨時性擋球網（郭英妹，私人通訊，2011年3月26日），才免於頻頻撿球的窘境。

由於經濟拮据，馬蘭隊使用的球具多半是他人贈送，如當時復興國小一位熱心的漢人老師、台東農校棒球隊解散後贈與的舊器材，還有當時扶輪社辦完比賽之後，球具也會轉送給馬蘭隊（林宏康，私人通訊，2011年3月11日）。

另一個取得球具的管道是隊員自製，製作過程非常克難，往往就地取材，例如球棒便是球隊中的成員自行製作，首先由隊員或家長取得一些不易斷裂的木材，像是：檉木、烏心石等等，曬乾之後交給當時在台東公東高工擔任技工的高安福，以及就讀該校木工科的郭子光、楊憲典，用車床刨成球棒，以供訓練（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雖然球棒表面不太平整，用到後來木材完全曬乾後，甚至有些許彎曲，卻也足以應付當時的比賽。

直到為了參加台灣省運動會，球隊才買了兩支正規球棒，而且集訓期間不敢使用，等到省運的比賽時才使用這兩

支球棒，主要還是害怕使用不當而斷裂（郭榮，私人通訊，2011年2月28日）。捕手的裝備，當時只有護面具跟護胸，不像現在的捕手，須穿著頭盔、面罩、護喉、護胸、護檔及護腿，不過當時比賽單位亦沒有硬性規定捕手的裝備，馬蘭隊因此才得以順利出賽。



圖 2-5：馬蘭隊自製的球棒與現在球棒對照圖。左邊是自製的球棒，已經有些微彎曲（攝影：黃郁芳）。

而球員練習與比賽時穿著的球衣也得自己想辦法，有的球員使用父親留下的球具，如郭子光從家中衣櫃找出爸爸曾穿過繡有「台灣」字樣的球衣，球褲和釘鞋也是爸爸用過的（郭子光，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而筆者則是拿家中床單改成球衣，麵粉袋縫製成球褲。大部份選手的球衣也是自己家長用縫紉機做成的，所以球衣胸前的隊名，大家都

沒繡上，球衣也不一致，但有些用英文的馬蘭(Malan)自製貼上（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



圖 2-6：筆者身著自製的馬蘭隊球衣，前方是自己的球具——捕手面罩跟手套（筆者提供）。

當球隊代表台東縣去參加省運時，縣政府才補助製作球衣的經費，因為羅旻翁的媽媽本業就是裁縫，因此球隊球衣由她統一縫製，並在球衣的胸口前繡上“台東”兩個字，之後這一件球衣就當成馬蘭隊參加球賽的隊服（郭英妹，私人通訊，2011年3月26日）。隨著球員因為當兵、升學等因素到外地打球，放假時還是會回到馬蘭隊練球，那時便穿著在其他隊伍的球衣，因此馬蘭隊在練球時依然可以見到各式的球衣。



圖 2-7：馬蘭隊員平日練球時合影，當中可以見到有些球員已到空軍棒球隊打球(郭子雄提供)。

貳、馬蘭棒球隊後援會

球隊中每位家長皆是後援會的成員，當時台東縣政府並未提供球隊經費，因此籌組經費的任務就落到家長頭上。有兩位較熱心的家長，家裡經濟狀況比較好，一位是住在豐榮里的郭永吉，其原住民名字是伊豆，另一位是音樂家李泰祥的爸爸李光輝，捐助較多金錢給球隊（郭志登，私人通訊，2011年3月20日）。除此之外，家長每個月都要繳一百元作為球隊基金（鄭榮喜，私人通訊，2011年2月8日）。當時的球隊經費非常拮据，有些家庭的經濟狀況很差，根本繳不起月費，所以常以稻穀、雞、鴨的賣價作為繳交的費用（林宏康，私人通訊，2011年3月11日）。此外也要想其他的開源方式：

經費的來源由家長開會研商，租一塊地種植一些洋蔥或高麗菜，結果洋蔥過剩賣不出去，只好又去找一些工作，家長與球員利用訓練之餘的時間，到各地做甘蔗採收或水果採收的工作，賺些工資作為球隊買球的經費...在球隊當中有一位新進球員名叫羅正廣的家境不錯，他的爸爸提供農地讓球員家長種植農作物作為球隊經費來源(郭子光，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¹⁶

有時球員也會集體去打零工，像是到甘蔗園砍甘蔗、或是到海邊抓魚(汪金成，私人通訊，2011年6月7日)，也有幫忙整理田地等，為球隊賺取一點經費。不過也曾因此發生意外：

那個時候剛好林益千嘛，我們在整理田埂的時候，剛好那邊一個洞，還以為說裡面有青蛙，他手第一次手伸進去的時候，碰到黏黏滑滑的，他認為是青蛙，結果第二次他再把手往裡面伸的時候，就被蛇咬到了，後來那個手腫起來嘛，才知道是眼鏡蛇(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6月8日)。

由此可見當時籌措經費可說是全隊總動員，儘管克難，卻也增強了球隊的凝聚力。若是到外地比賽，後援會負責張羅飲食，最常出現的就是阿美族傳統的糯米飯(阿美語 hakhak)與鹹豬肉(阿美語 siraw)，這兩樣食物能久存，不易腐壞；後援會自備食物同時亦可節省伙食開銷：

一到比賽不管在縣內或縣外，家長們一定煮一些糯

¹⁶ 即前文提到的郭永吉。

米或米糕之類的餐點，這一來球隊可以省下一、二天的伙食費，有時在球場的外圍煮飯菜給選手用餐，家長也兼做啦啦隊，加油聲不斷，在外縣市比賽有時家長在郊區或球場外圍找一些野菜供選手加菜，雖然不是大魚大肉，但是大家吃的很高興，這就是凝聚力的表現吧（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13日）！



圖 2-8：馬蘭棒球隊員練習時中午時分於台東田徑場席地用餐的情景（郭子雄提供）。

在當時，後援會與球隊的互動非常密切，也要設法解決除了棒球訓練以外，球隊可能面臨的各種問題，在每週六的聚會中提出來討論，大家共同集思廣益，以現代球隊的角度來看，可說負擔了球隊的管理行政工作。

參、馬蘭隊的組織特色

馬蘭隊不同於今日常見的學校、社會企業，甚至政府出資的棒球隊，而以部落居民自發性力量組成；以成員年齡來看，則介於學生與社會球隊之間。馬蘭隊的成立，其實也反映出當時台東地區的棒球發展，在民間較為活絡，而這樣一支由部落力量籌組而成的球隊，並未受到政府重視，僅有初成立時黃順興縣長給予經費補助，還有如鄭杜有妹副議長及議員郭永吉曾經為馬蘭隊爭取出外比賽經費（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等到有成績表現後，縣政府才轉變態度，但是提供馬蘭隊的資源仍然相當有限，即使馬蘭隊穿的是繡上台東縣的球衣，以台東名義出外參賽，但除了球衣、參加省運時補助交通與膳食費，並無其他經費溢注。

相較於學校棒球隊，學校棒球隊在訓練時間、生活管理上較能一致（郭子光，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也可以安排經費，準備伙食等（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馬蘭隊因為成員來自不同學校，在管理與訓練上較為吃力，只能利用課餘時間練球，訓練時間當然不比今日體育班或是校隊，更別說統一集訓。而每週六晚上球隊聚會之後回學校宿舍，是住校生晚點名最緊張的時刻，因為不敢遲到（郭子光，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

每個學校對於選手參加馬蘭隊的態度都不同，像是台東農校認為馬蘭隊是在幫學校訓練校隊，因此非常支持；而台東中學認為學生的功課退步或是有遲到、早退的現象，是因為學生參加校外球隊所造成的（林宏康，私人通訊，2011年3月11日）。對課程會產生最大衝突時，就是需要請假比賽時，有的學校是球員代表台東縣出賽，由縣政府出具公文，

才有辦法請假（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13日），有的學校則是要代表自己的學校出賽才能請假，如果學校本身有棒球社團，與馬蘭隊有同時出賽的情形時，選手必須選擇一隊出賽，汪金成提到，當然會選擇馬蘭隊出賽，但若被學校知道，後果就是記過處份（汪金成，私人通訊，2011年3月6日）。

不過馬蘭隊選手的優點，就是心態和目標非常明確，不像有些學校選手是為了打球而打球，混一張公假單而已（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選手也從來沒有想過將來會有職棒或到大學打球，就是單純想要打球，與現代學生打球是有目標、有理想、有將來的觀念截然不同（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13日）。

與企業球隊比較，除了企業隊伍在練球時間安排一致，與資源取得較容易之外，經濟利益是最大的差別。企業球隊先組球隊，提供薪水招募球員，生活比較有保障（郭子光，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而馬蘭隊單純為興趣在打球，兩者對球隊的向心力與練習的心態就不一樣，價值觀也不一樣，羅旻翁指出，馬蘭隊在組成部分類似現今慢速壘球球隊成立的模式，相同理念的人一起組隊，自掏腰包買球具或其他開支，是自發性的（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不過經濟不穩定也是導致馬蘭隊解散的最主要因素。

第三節 馬蘭隊的轉型到解散

壹、轉型－參與竹前公司棒球隊

竹前公司是一間日本人開設的公司，以製造網球拍為業，而馬蘭棒球隊的成員之所以來到竹前公司，根據郭子光

回憶，是透過他姐夫曾新昌牽線：

當時他在竹前公司擔任副廠長，因公司員工不足，到台東招募員工時，與岳父郭光也教練接觸，再與公司老板進一步研商有關球隊之事，所以最初牽線者就是姐夫，加上公司老板為日本人，與郭教練在語言的溝通上就不是問題了，所以事情就更容易談妥（郭子光，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



圖 2-9：竹前公司棒球隊員合照（郭子雄提供）。

竹前公司招募球員的活動，使得馬蘭隊得以繼續發展，曾擔任隊長的郭志登，原本要加入中國石油公司棒球隊，聽到竹前公司要與馬蘭隊合作，更因責任心驅使，毅然決然放棄加入中油棒球隊的機會，投入竹前公司（郭志登，私人通訊，2011年3月20日）。當中也不乏學生球員如羅旻翁，在

寒暑假前來練球並給與津貼。雖然球隊名稱由馬蘭隊改為竹前棒球隊，但對於球員來說，由於在馬蘭隊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強，心裡的歸屬感仍是馬蘭隊，當時在台東比賽都以馬蘭隊之名參加，而縣外的比賽就代表竹前公司出賽（汪金成，私人通訊，2011年3月6日）。

羅旻翁指出，當時球員都被安排在夜班工作，¹⁷上午休息，中午飯後就開始練球，晚餐後8點開始上班（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但對於球員來說，夜間經常要工作到12點，次日上午又要練球，對球員來說是辛苦的負擔，但是大家都能面對現實的環境，認為只要有球隊的存在，再苦都無所謂（鴻吉長，私人通訊，2011年3月20日）。

但之後球隊轉變為分別在花蓮與台東兩地練球，有些球員跟學生選手回到台東，留下較資深的選手在公司上班（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後續花蓮地區的比賽減少，加上後續沒有選手加入、公司亦不願參與全國性賽事，（鄭榮喜，私人通訊，2011年2月8日），慢慢走上解散之路。

貳、球隊解散

馬蘭棒球隊的解散並非刻意而為，而是不敵現實環境影響，慢慢解散。首先外在因素的影響是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許多中學陸續成立棒球隊，選手來源減少。內在因素則是馬蘭隊成員上大學讀書、服兵役、就業等等影響，以及持續面臨的經費問題、還有無法保障球員的生活與升學，其次

¹⁷ 上班時間為晚上八點到凌晨三點。

是教練想要栽培青少年的心也慢慢在消失，特別是極力想訓練原住民青少年的企圖心（汪金成，私人通訊，2011年3月6日）。球員加入花蓮竹前公司棒球隊之後，大約至1977年，已沒有訓練或參加球賽，鴻吉長剛加入球隊時，還會參與練球或回台東比賽，但自從擔任公司幹部，就沒有再參與球隊的事，也沒有跟著球隊回台東，而是選擇繼續留在竹前公司工作（鴻吉長，私人通訊，2011年3月20日）。有些球員則離開公司另謀發展。不過球員與家長們的凝聚力到現在依然存在，至今仍常不定期聚會。

第三章 馬蘭棒球隊賽事與認同關係

第一節 馬蘭棒球隊對外參與賽事

壹、台東縣內賽事

馬蘭隊初成立時，先參與台東縣內比賽為主，其中以佛誕杯、主委杯、山地杯，這三個賽事歷史較為悠久。此外還有海山寺杯、縣長杯、馬亨亨杯、扶輪杯等等，較大型的賽事則是東部軍民聯合運動會以及省運代表隊選拔賽。佛誕杯是 1972 年開辦，為海山寺住持釋修和於每年佛誕日舉辦全縣性或全省性棒球賽（林文蘭，2008），筆者曾於此賽事得過打擊獎。東部軍民聯合運動會簡稱東部聯運，棒球部分參賽隊伍除台東球隊以外，花蓮有花蓮酒廠與安東客運兩隊社會隊，不過馬蘭隊只參與過兩次東部聯運，此賽事即停辦。

山地杯棒球賽則始自 1940 年起，馬蘭部落領袖黃忠為提升東部棒運而舉辦。馬蘭隊在球隊成軍兩年後，1966 年參與在台東舉辦的山地杯（山胞棒球錦標賽）比賽，對手是陣容非常堅強的台東農校校友隊「東海隊」，陣中都是由陳耕元校長指導過的球員，他們的球技及球員身材都是一流的，其中有一位更是國內最優秀的投手豐自吉，但馬蘭隊還是順利贏得比賽，對球員來說贏得這一役信心大增（楊憲典，私人通訊，2011 年 4 月 9 日），開始有勇氣面對層級更高的對手。此後球隊又於 1970 到 1972 年連續三年奪得冠軍，但自此之後山地杯賽事便停辦，也讓台東地區喜愛棒球運動的各部落、社區，自此之後缺少一個以球會友的棒球舞台。但是從台東的棒球前輩手上奪得山地杯冠軍，對馬蘭隊的每個成員來說，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回憶，在棒球場上的苦練終於有初步成果。



圖 3-1：馬蘭隊在 1966 年獲得山地杯冠軍合影留念。其中可以見到球員們的球衣、球帽並不一致。球員球帽上寫的「B」是代表日語的馬蘭「Balan」之意（曾聖益提供）。

在馬蘭隊參與的賽事中，最特別也轟動的應該屬與日本的撒隆巴斯女子棒球隊進行友誼賽，也是球員印象最深的比賽。撒隆巴斯女子棒球隊曾三度來台，前兩次是 1959 年與 1966 年慶祝蔣中正總統暨嚴家淦副總統就職（孟峻瑋、曾文誠，2004）。1970 年則是在十月廿九日搭乘專機來台，慶祝蔣中正總統八秩晉四華誕，並舉行環島棒球比賽（中央日報，1970 年 10 月 28 日），在十一月十九日來到台東公園體育場出賽（經濟日報，1970 年 10 月 29 日）。

郭子光回憶當時的賽事盛況空前，觀眾多半是馬蘭部落居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到球場加油，可說是台東縣比賽觀眾

最多人的一次（郭子光，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這次的比賽，也增進馬蘭地區居民對於馬蘭隊的認同感。



圖 3-2: 撒隆巴斯女子棒球隊 1970 年來台訪問友誼賽名單(盧萬生提供)。

有些在外地的選手還有特地回台東參加比賽的經驗，鄭榮喜便回憶當年加入空軍棒球隊後，接受徵召回台東比賽的難忘經歷：

有一次從台中清泉崗回台東，參加台東代表隊的選拔，結果台東遭颱風侵襲，當時乘車只能到壽卡休息站，¹⁸但為了能參加比賽，連夜步行到台東大南

¹⁸ 即台東與屏東交界處。

橋之間，走山路也走海邊，因為沒有路可走，走了兩天一夜，記得在金崙村的河床邊過夜，次日一早河床水位退去之後，才渡河繼續行走，至台東市郊的大南橋時已近中午，必須用粗繩拉流籠方式渡河，到對岸時已無力走路，又沒有接駁車，只好乘三輪搬運貨物車，直達台東棒球場，當時正好在比賽，觀眾看到四位空軍棒球隊的我們，¹⁹馬蘭部落的支持者都非常高興。雖然接下來的比賽，我們表現地非常優異，但最後結果還是輸了，但是在當時我們四位為了球隊比賽，堅持走路回台東的精神，也博得所有家長的掌聲與感動（鄭榮喜，個人通訊，2011年2月8日）。

但是也因為馬蘭隊選手加入其他外縣市的學校、軍種與社會球隊，這些選手再次回到馬蘭隊比賽時，曾被指為槍手。1969年在台東舉辦的縣長杯，馬蘭隊與台灣日報青少年棒球隊對戰時，雖以三比零獲勝，卻因為陣中有兩名陸光、四名空軍棒球隊員，無法提出台東縣居住證明，因而被判獲勝無效（台灣日報，1969年6月1日）。

貳、全國性賽事

經過縣內比賽的磨練之後，馬蘭隊開始參與全國性的賽事，而且多半以台東縣名義對外出賽，穿上台東縣政府製作的球衣，但是能得到的經費仍然相當有限。在各大比賽的征戰中，最有特色的是在比賽中使用的暗號，有時會用阿美族

¹⁹ 包括高克武、鄭榮喜、陳榮貴與方清一。

語直接用講的，這時教練就不用比手劃腳去指導戰術，對球員來說比較方便，也不會弄錯（郭志登，私人通訊，2011年3月20日）。馬蘭隊於中華杯棒球錦標賽跟台灣省運動會有不錯的成績表現，但在省運中也有一次冒名頂替被檢舉的事件，以下介紹馬蘭隊參與中華杯與省運會的情形。

一、中華杯棒球錦標賽

中華盃是中華日報社於1965年與「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棒球委員會、台灣省棒球委員會、嘉新水泥和大同製鋼等共同發起籌辦，以中華杯為名分別在台北和台南舉行（孟峻璋、曾文誠，2004）。後續協辦單位與規模逐漸擴大，賽制幾經更迭，最盛時期有國小、國中、高中與社會甲組、社會乙組，各組先分中、南、北、東四區舉行初賽，各組的區冠軍再於台北角逐總冠軍（聯合報，1976年12月1日）。而馬蘭隊分別在1967年獲得學校組亞軍、1971年奪得公開組冠軍。

1967年中華杯第三屆比賽，馬蘭隊以台東縣名義報名學校組賽事，先從南區預賽打起。對球員來說，由於鮮少對外比賽，並不了解西部、北部、南部等等其他地區的球隊實力如何，鄭榮喜回憶當時大家都感到很緊張，不過比賽時發現球隊實力可以一拚，因為馬蘭隊的平均打擊率都不錯（鄭榮喜，私人通訊，2011年2月8日），順利搶下晉級決賽名額（中華日報，1967年3月10日）。

順利進入總決賽之後，馬蘭隊依然有神勇的表現，先以七A比四勝台中二中（中華日報，1967年3月25日），再以十三比四輕取文化學院（中華日報，1967年3月26日），接

下來與南英高中的比賽，將決定冠軍誰屬，²⁰郭志登回憶，決賽當時，台南的觀眾不幫地主隊，反而都為台東馬蘭隊加油：

原因到底是因為我們是一支由原住民所組成的球隊，還是被我們拼命奮戰的精神所感動，不得而知，台南觀眾的熱情加油聲，是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郭志登，私人通訊，2011年3月20日）。

只可惜這場比賽的主戰投手林宏康當時已體力耗盡，控球失常，連連投出四壞球，整場比賽下來，竟保送對方14位選手，（鄭榮喜，私人通訊，2011年2月8日；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張廷榮，2007），最終比賽以零比七輸球，這場比賽馬蘭隊僅五個人踏上一壘壘包（中華日報，1967年3月27日），沒有展現球隊在先前比賽的攻擊火力，僅僅獲得亞軍。（鄭榮喜，私人通訊，2011年2月8日；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張廷榮，2007）。

²⁰ 翻閱當時的中華日報，記為南英高中，而非現今大家所熟知的南英商工。



圖 3-3：馬蘭隊 1967 年在台南參與中華杯賽事合照（郭子雄提供）。

1971 年第七屆中華杯，馬蘭隊報名公開組賽事，在東區初賽中，先遇到陣中有六名紅葉少棒球員的育仁高中，在眾人不看好的狀況下，以一比零驚險獲勝（中華日報，1971 年 11 月 14 日），再擊敗台東農工獲得東區冠軍（中華日報，1971 年 11 月 16 日）。但遠征台北參與總決賽前，在募款行動遇上難題，郭子雄回憶當時的情況：

中華杯總決賽在台北市棒球場舉行，出發前由郭教練親自到縣政府請求幫忙旅費的補助時，縣府說沒有錢就是沒有錢，真的一毛都沒有，當時的縣長是黃鏡峯，所以去比賽的經費完全是家長自籌的。到

了台北我們球隊住在撫順街當時的山地會館，給一般原住民學生或到都市的原住民暫時的住宿處，當時球隊在地板鋪草蓆睡覺（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

馬蘭隊遠征台北，在克難情況下，先以二比二與南區六信戰成平手（中國時報，1971年11月29日），與台北體專的比賽戰至六局，馬蘭隊在五比四領先時，因雨延至隔天再戰，最終以五比四擊退台北體專。接下來又以七比五擊敗賽前奪冠呼聲極高的中國石油隊，一舉獲得冠軍，楊春來獲得功勞獎，楊英二以四成打擊率獲得打擊獎第三名。捕手楊英明則有好幾次精采的美技演出（聯合報，1971年12月1日）。縣政府在馬蘭隊獲得冠軍之後，態度也出現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馬蘭隊獲得冠軍，這時台東縣政府計劃如何做一些錦上添花的慶祝活動，例如：球隊回台東的歡迎遊行等事宜，結果縣府在台北各飯店查詢馬蘭棒球隊的住處，希望能與球隊接洽，但是這些官員無法查到球隊落腳處，因為當時的經費那能住得起飯店啊！吃的是家長自己煮的飯菜，睡的是地板草蓆，所以他們根本找不到球隊。

後來縣政府知道我們要回台東的消息，派體健課的人員準備派車迎接球隊，結果在屏東與台東縣交界的壽卡休息站，攔截球隊，希望球隊所有人員改搭縣政府派去的金馬號公路局專車，但是郭教練拒絕，因為出發前急需縣政府的贊助時卻一毛不拔，現在有成績了，要坐縣政府的專車，並且到台東遊

街，以顯示縣府的功勞，這時當然郭教練很不悅，當然也不去坐那部凱旋專車，當時場面非常尷尬，這就是馬蘭隊出外比賽最辛苦的地方，好幾年都沒有社會資源(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



圖 3-4:1971 年馬蘭隊獲得第七屆中華杯公開組冠軍合影
(郭子雄提供)。

二、台灣省運動會

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於 1946 年 10 月 25 日在台灣大學舉行，之後每一年陸續在光復節前後輪流在各縣市舉辦(孟峻瑋、曾文誠，2004)。馬蘭隊曾代表台東縣參加數次省運會。其中 1970 年廿五屆省運，從十月三十日開始在台南市舉行，馬蘭隊在棒球項目一路過關斬將，第一場五比三勝嘉義縣(中

華日報，1970年10月31日）、第二場則以黑馬之姿，六比一擊敗前一年省運亞軍的台中市（中華日報，1970年11月2日），可惜在準決賽以一比八敗給苗栗縣（中華日報，1970年11月3日），季軍戰則是十九比一，在七局提前結束新竹縣隊獲得季軍（中華日報，1970年11月4日）。

不過馬蘭隊在1972年第廿七屆省運，發生被對手檢舉選手冒名頂替事件。當年省運在台中舉辦，出戰高雄縣時，進行到五局上半，台東尚以十三比二領先，高雄縣發現台東縣八棒林彥光是由吳仁誠上去打擊，向裁判長抗議，大會宣布高雄縣以一比零獲勝（中華日報，1972年10月28日）。當時隊員吳仁誠是職業軍人，在馬祖當兵，因為通訊作業不及，其實沒有順利報名。但是與高雄縣的比賽時，吳仁誠現身於台中的球場：

呃因為他也很久沒有摸球了啦，那教練的意思，說想給他有機會動一動，所以他改用林彥光的名字下場比賽，我們那個時候的捕手很像只有一個...²¹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贏很多分了啦，後來他主要說增加捕手的戰力，那吳仁誠回來嘛，所以就叫吳仁誠利用那個機會就是說練習...後來剛好高雄縣代表隊有一個郭永安的弟弟，叫郭永鴻，他也是曾經在空軍棒球隊嘛，我們也曾經一起訓練過一段時間，所以大家都很熟，所以大會一報說，台東縣棒球隊守備換人，一報是報林彥光的名字，一看不對啊，他們馬上就抗議，大會一看說沒錯，所以就把整個比

²¹ 筆者當時出國參加比賽，並未參與此次省運。

賽就沒收了(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6月8日)。

因為報名疏失，使得吳仁誠必須替代林彥光上場打球，也使台東縣錯失一次奪牌機會。汪金成回憶當年的實力，他們有信心可以奪得前三名，當時的報紙標題也以「被取消資格的冠軍隊」來形容馬蘭隊(汪金成，私人通訊，2011年6月7日)。

從以上的賽事資料可以看出，馬蘭隊組隊之初，先從東部地區的賽事開始參與，慢慢增加實戰經驗，在東部地區取得穩定表現後，取得代表權參與全國性的賽事。儘管經費有限，出外比賽往往是在克難的條件下進行，但是1967、1970與1971年分別在中華杯與省運中取得佳績，也可看出這幾年是馬蘭隊球技最成熟、最輝煌的年代，但由於馬蘭隊參與選拔賽或是全國性賽事有可能以台東縣等名義出賽，無形中增加資料查詢的困難度。另外由於冒名頂替與槍手事件的發生，使得馬蘭隊的戰績受到影響。

透過參與各項比賽，球隊成員之間除了磨練實戰經驗，也更增進彼此之間的情感、默契，部落人民乃至外界，因為觀看比賽，給予球隊加油、支持，與球隊的互動機會也增加不少。以下將再以球員、教練的背景，以及部落居民與球隊的互動狀況繼續做討論。

第二節 馬蘭隊內部的族群認同關係

壹、教練所受的日本教育

馬蘭隊教練郭光也生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接受日本教育，那時的教育是斯巴達式的，下對上必須完全服從，在球隊裡也已有學長學弟制，前文已提到當時嘉農的訓練十分嚴

格，雖然未能訪問到郭光也，但是同樣帶過馬蘭隊的教練林清嵐回憶，當時在球場上常常是表現不好就會被教練打，對於學長的禮貌要求也很嚴格，而且這是日治時期各學校普遍的狀況，如果後輩犯錯，等回到宿舍，大家集合先問清楚犯錯的事，然後前輩才用拳頭直擊胸部，尤其走路時雙眼不能正視學長，眼睛視線要放低，如果被發現你在正視他們，那就等著挨揍（孟峻瑋、高克武，2010）。球技在嚴格的訓練與服從的環境中成長。或許球員因此學到對做事的堅持態度。

此外，日治時期對於原住民的教育，亦是希望他們徹底成為日本人，把日本教育融入在生活與思想中，例如日治時期，只要全家人會說日語，就在家門口貼上一張「國語之家」的標語，也是代表榮耀（孟峻瑋、高克武，2010）。這是日語教育的成功，也可以說受過日本教育的教練是以日本為榮（汪金成，私人通訊，2011年6月7日）。

貳、球員所受的國民黨教育

到馬蘭隊成立時，已是國民黨政府統治，原住民被稱為「山胞」，許多人也受惠於相關的原住民就學優待等。當時還在戒嚴時期，一黨專政，而且受到二二八事件等影響，郭光也其實並不喜歡國民黨政府，也不願意加入國民黨（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6月8日）。對於馬蘭隊成員來說，這樣的衝突，對球員來說多少仍能感受到一些差異，例如羅旻翁覺得日本跟國民黨政府在訓練精神層面上便有些不同：

日本人講求精神，國民政府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而只講目的，日本的教育是注重精神層面，凡事要確實完成，所以在觀念上，只聽教練的指導，當然自

然也認同教練的指導（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

因為球員對教練是絕對服從，還有若以棒球的訓練環境，以及棒球運動的特色來看，球員們回憶起當時練球的情景，多半認為都是直接接受日本棒球的訓練觀念，其實政權的更替並沒有對棒球運動有太多影響：

因為棒球是日本人帶進來的運動，所以在訓練上沒有影響，只是在認知上有一點不同，所以常和父親為了日本與台灣的比較好壞而發生爭執，他認為日本人好，但我們是受國民政府的教育，所以我說台灣好，國民黨好，但是談到棒球就不會有任何的爭執或認同的衝突（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13日）。

棒球所注重的就是服從，所以我們與教練的觀念沒什麼衝突，認為他的訓練是來自有名的嘉農，所以只有接受，不會有任何疑問（郭榮，私人通訊，2011年2月28日）。

當時教練教導我們的，都是球隊要如何加強團結的日本精神，對於我們原住民身份的球員及家長們，都覺得日本人所深植的球場倫理觀念是正面的，所以不會有衝突的問題發生（郭志登，私人通訊，2011年3月20日）。

但也有球員認為，時代變遷，不應該以日本統治時代的

概念繼續帶球隊，楊憲典便認為，「訓練球隊的方式不應該用最嚴厲的訓練方式來要求我們，在球場上要求必勝的拼命三郎式的觀念，這個部份我最不認同」(楊憲典，私人通訊，2011年4月9日)。

相較之下，接受不同教育最明顯的衝突，出現在語言溝通上。球隊的訓練溝通以日語和阿美語進行，由於教練受日本教育，並不會講國語，早期馬蘭隊的成員，父母都是受日本教育，多少有一些日語基礎，不過當時曾擔任隊長的盧萬生偶爾必須充當翻譯：

我本人當時在球隊裡年紀較大而且擔任隊長，記得教練在球場上所使用的語言，十句有八句是日語，我自己稍懂一點，所以有時還必須兼翻譯，把自己知道的解釋給球員聽，所以對我而言也不是能完全了解教練說的本意，我想如果當時教練懂得用國語來作為訓練的語言，那球員吸收的棒球知識想必會更快也更容易達到教練的要求跟目標，而同樣的如果球員們也懂日語，就更容易了解教練所要表達的，不必花很多時間去理解教練的意思(盧萬生，私人通訊，2011年3月4日)。

而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積極推廣國語，甚至為民眾開設國語補習班。汪金成、羅旻翁等年紀較小的馬蘭隊成員，都是以國語為主要語言。而其他族群，包括漢人的球員講阿美語可能也不是那麼流利，必須靠球員再以國語翻譯才能理解(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6月8日)，因此在馬蘭隊使用阿美語與日語對球員來說有代溝：

在當時以我的年紀這對我非常的困擾，因為對我來

說是有語言的代溝，在學校講的是國語而在家講國語的機會也比較多，反而對於自己的母語就並不那麼瞭解。在球場接受郭教練的訓練時則是以日語和阿美語居多，所以我覺得很痛苦，因為常要透過年長的球員去解釋教練要表達的意思（汪金成，私人通訊，2011年3月6日）。

或許正因如此，選手不能完全理解郭光也的意思，如果無法達到教練所要求的動作時，教練也會罵選手，罵人的時候多半使用日語，有時也會用日本人常罵原住民的話，如：番人之類的，這或許是教練所生長的背景，及接受日本教育的關係（林宏康，私人通訊，2011年3月11日）。以林清嵐的回憶來看，當時嘉農雖然是三族共和的球隊，

但當時部落這些受教育的人，其實最討厭日本人稱阿美族為「番人」，影響部落的人跟著痛恨日本人對原住民的歧視用語（郭英妹，私人通訊，2011年3月26日），這當中也顯示出郭光也經歷外來統治下的矛盾。對於部落的其他人，看待日本政府與嘉農球員一樣有矛盾之處：

日本人把原住民稱為「番人」，這正是原住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但部落的人又把這些在嘉農打球的球員視為榜樣，因為他們畢竟有受過高等教育，這也許是對這些知識份子的尊重吧（楊憲典，私人通訊，2011年4月9日）！

1970年教育部曾經透過全國體協，要求棒協在所有棒球賽不准使用日語（高正源，1994，頁182），但球員都沒有聽過此事，且以當時環境來看，不管是棒球術語或是指導模式都是仿日式，一時之間要改變都是很困難的事情（羅旻翁，

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盧萬生，私人通訊，2011年3月4日），而且阿美語也有不少部份是直接用日語，也就是所謂的外來語，此政策執行顯然是失敗的。

第三節 馬蘭棒球隊與部落的互動

壹、馬蘭棒球隊與部落阿美族人互動

在日治時期參與嘉農棒球隊的校友，在部落裡一方面有不錯的地位跟聲望，受到部落人的尊敬：

因為我們的教練團這幾位教練都有繼續升學，在那個時代讀書的人很少，國小能畢業已經算不錯了，何況這些打球的教練們，都是高等科畢業，相當於高中程度，回到部落當然受人尊敬，在地方上算是有頭有臉的知識份子，所以家境也比較好，何況組球隊還要繳錢（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13日）。

但是嘉農校友因為長年在外唸書、打球，對於部落傳統活動參與的程度有限，也曾引起部落耆老不滿：

馬蘭部落是以年齡為階層制度，過去凡讀書人就沒有參與部落的年齡階層的制度，當時的學生，部落的人稱為「傾向日本」（阿美語 kiripongay），言下之意就是讀書人沒有時間參加部落活動（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

在日治時代，接受日本教育的這些學生球員如嘉農球員，馬蘭部落的耆老們並不接受他們，認為他們逃避工作，不參加年齡層的組織就是不認同馬蘭部

落（郭榮，私人通訊，2011年2月28日）。

不過到國民政府時代，有關不參加年齡階層就是不認同馬蘭部落的觀念逐漸淡化，而棒球仍是馬蘭部落居民喜愛的運動，當時台東地區棒球風氣盛行，包括水利局等機關團體，以及各部落皆會自組球隊參加棒球，而在馬蘭隊組成之後，自然代表馬蘭部落參加比賽，選手們被部落的人視為英雄或是青年楷模（盧萬生，私人通訊，2011年3月4日），在部落享有極高的聲望：

在當時，只要是打球的年輕人，部落裡的人都會以他為榮，而且用崇拜的眼神去看待棒球選手，這也許是嘉農前輩們在過去表現的形象太好了，所以球隊在部落裡受到非常正面的認同，打球的小孩不會變壞的感覺（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

在馬蘭隊出賽前，也會有家長用阿美族的祈福儀式（阿美語稱 salisin）為球隊加油：

像當時方清一或者方金藏的爸爸，會做法，還有盧萬生的爸爸，會用原住民傳統的那種方式，我記得印象中就是...到了球場周邊之後會找一塊空地，那做一些祈福的活動，那嘴巴念一些詞，念一些祈福的詞之後，然後擺設一些檳榔，我印象中是這樣子。（還噴米酒），對，那還加上米酒（汪金成，私人通訊，2011年6月7日）。

郭子雄敘述這樣的祈福活動，意義是在於跟阿美族的祖靈報告今天參加哪一隊比賽，要跟哪一隊比賽，希望在比賽

中不要遇到不幸的事情，不要受傷，能夠把自己的實力全部發揮出來（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6月8日）。這也是屬於阿美族棒球隊伍的特色。

馬蘭部落的居民，在球隊比賽時，常常放下手邊的工作，到球場加油助陣，有比賽的時候，不用透過媒體或廣告海報，馬蘭部落的人自然會攜家帶眷來看比賽，甚至乘坐牛車帶著午餐，整天在球場看球賽，更有些人自備提供菜餚給球員加菜。這些熱心的球迷觀眾，回到部落總是不斷訴說馬蘭隊種種精彩的表現，以及球員們是如何地優秀，就這樣部落裡的人都很認同馬蘭隊的存在（郭志登，私人通訊，2011年3月20日）。而馬蘭隊也不負鄉親期待，屢創佳績。其中令球員印象最深刻的比賽，莫過於1970年出戰日本撒隆巴斯女子棒球隊，比賽現場人山人海，多半是馬蘭部落居民，也增加球員在部落的地位：

...馬蘭部落裡的年輕人，很多人都想加入馬蘭棒球隊，另一方面由於馬蘭隊成員都是一些過去在嘉農有名選手的孩子，所以也造成部落裡對他們後代表現的期望，想一睹為快（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6日）。



圖 3-5：馬蘭部落族人與馬蘭隊員觀看球賽情況（郭子雄提供，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翻拍）。

對當時的馬蘭部落來說，因為沒什麼休閒活動，而馬蘭棒球隊成為一個部落指標，不管家族中是否有人參加球隊，都對球隊很支持。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音樂家李泰祥的爸爸李光輝，他是雕刻藝術工作者，也是部落耆老，雖然他沒有任何孩子加入球隊，可是他對於棒球的熱忱，卻能使他放下工作去球場當觀眾（林宏康，私人通訊，2011年3月11日）。而且對馬蘭隊提供不少經濟上的援助，因此常常在馬蘭隊的聚會上可以見到他的身影。

馬蘭隊的出現，增強馬蘭部落人的凝聚力，也因為部落對於球隊的認同是正面的，所以球員對部落的歸屬感更是強烈，球員常常覺得在比賽中，更要求要好好表現給部落的人看，也以身為馬蘭部落人為榮（盧萬生，私人通訊，2011年

3月4日)。而隊上一些年紀尚小的球員，儘管球技無法與成年的社會球員相比，但是馬蘭部落的人認為這些馬蘭隊的小球員，將來一定是馬蘭部落的希望(郭志登，私人通訊，2011年3月20日)，仍然非常支持。



圖 3-6：馬蘭隊的教練與幕後功臣。照片第一排左起依序為羅光星、李光輝、郭光也。李光輝非常熱衷於棒球運動，也常提供馬蘭隊經濟支援(郭子雄提供)。

至於非馬蘭部落的選手，都是抱持著對棒球的濃厚興趣，為了早日成為馬蘭棒球隊的成員，就必須在球場上加倍努力(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而外地選手的表現也很好，加上在當時球隊與部落的互動因為良好，所

以非馬蘭部落的球員也同樣受到歡迎，也很快就融入部落(盧萬生，私人通訊，2011年3月4日)。

不過跟嘉農隊員一樣，馬蘭隊球員並不常參與部落活動，一方面是因為選手花很多時間練球，而部落居民也只期待球隊透過比賽打響馬蘭隊名聲(羅旻翁，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另一方面，當時的升學主義，使得學生不再參加年齡階層的活動，部落活動是沒有升學的年輕人參加(汪金成，私人通訊，2011年3月6日)，接受教育，被定義為知識份子，無形中使得選手與部落之間產生隔閡，不常往來：

馬蘭棒球隊的成員都是學生較多，所以與部落的年輕人是有一點脫節，反而沒有讀書的人比較容易團結在一起。學生回到部落反而沒有朋友，除非自己的親戚，而我一直到大學畢業才參加部落的年齡階層，慢慢才有了部落朋友。在當時學生與部落的人在觀念及想法上有點差距，所以也沒有什麼互動

(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2月11日)。

由於傳統的年齡階層組織非常地落實，所以打球的學生球員因沒有參加年齡組織，所以跟部落沒有什麼互動，但一些球員都繼續升學讀大學時，部落的人開始認同我們(郭榮，私人通訊，2011年2月28日)。

由球員的敘述，可以知道因為鮮少參與年齡階層活動，不管是嘉農或是馬蘭隊的成員，都與部落有代溝，但是由於他們代表的是「有讀過書的知識分子」，加上戰績顯赫，因此在部落仍有相當的地位，而且賽前也會以阿美族的祈福方式

向祖靈祈求保佑。馬蘭部落居民對於馬蘭隊極力支持，包括熱心加油以及提供各項援助。部落耆老對於選手們不參與年齡階層的態度，則從日治時期認為不參與年齡階層就是不認同馬蘭部落，到國民黨政府時代漸漸淡化。

貳、馬蘭棒球隊與其他族群互動

就如同當時的嘉農棒球隊是三族共和一般，馬蘭隊中也有其他族群的選手，包括阿美族、卑南族跟閩南人。當時馬蘭地區亦有漢人居住，多半為閩南人，客家人是少數，而對於原住民來說，並沒有詳細區分，都是稱呼為平地人。教練以球技作為主要考量，只要是喜歡打球的都可以加入。但是除了球隊成員以外，馬蘭隊員與平地人的往來不多，多半是在學校上課，以及比賽時才會有所接觸（郭子雄，私人通訊，2011年6月8日），當時台東地區的漢人多半參與機關團體棒球隊，像是水利局等，便以此機會以球會友。唯一的例外是馬蘭隊中兩位閩南人球員林彥光與林明吉，由於熱愛棒球，打破了族群隔閡，除了語言仍需要靠隊友翻譯外，與馬蘭隊員相處融洽。

此外馬蘭地區的天主教會本身也有成立棒球隊，時間早於馬蘭隊，而成員多半是馬蘭地區的天主教友，當中嘉農校友就有好幾位，如林清嵐、羅光星、林明德、楊吉川等，還有陳耕元校長任職台東農校期間所培育的棒球隊校友，可以說馬蘭教會隊相對於馬蘭隊，是屬於長輩的球隊，馬蘭隊則是年輕的一隊，不過馬蘭教會棒球隊在訓練方面比較缺乏組織，多半是有比賽時才臨時成軍，休閒性質較濃厚，類似於今日常見的慢壘隊。

第四章 馬蘭棒球隊系譜傳承

第一節 馬蘭棒球隊成員後續發展

馬蘭隊對於台東棒球運動的直接影響，首先是進一步帶動馬蘭阿美族人投入棒球運動，日後馬蘭地區出身的選手，包括陽介仁等知名的陽家班成員。²²其次，早期陳耕元帶領的台東農校校友，之後多半從事與棒球無關的工作，反而是馬蘭棒球隊成員，有多人就讀體育系，加上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各國中、小紛紛組織棒球隊，教育部也提供經費補助，雖然影響馬蘭隊解散，但是馬蘭隊成員，包括教練與球員擔任其他學校球隊的教練，適時銜接基層棒球的訓練工作，使得台東基層球隊能夠長期維持優異的成績表現，亦是其最重要的貢獻，馬蘭隊因此在台東棒壇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馬蘭隊總教練郭光也，在馬蘭隊解散後仍繼續培育棒球幼苗，在1985年擔任台東新生國小棒球隊教練，培養出包括柳裕展、高正偉、盧詩清、羅松永、葉賢文等職棒選手（林志興，2001）。1993年9月29日他帶著台東仍未能成立成棒隊的遺憾，離開人世（高正源，1993年11月26日）。至於馬蘭隊陣中的球員離開馬蘭隊的後續發展，筆者經過人物訪談之後，將其整理成表4-1，如下所示：

²² 陽家班指主要居住於台東市馬蘭地區的阿美族陽姓氏族，當中有許多台灣棒壇知名好手。第一代傳人是陽介仁，目前在日本職棒的陽耀勳、陽岱鋼（原名陽仲壽），以及日本獨立聯盟球員陽耀華三兄弟是他的侄子。而陽耀勳三兄弟的媽媽，是成功重安部落楊金福老先生的第五個女兒，他總共有七個女兒，有六個女兒的小孩在打棒球，包括曾華偉，曾嘉敏、陳致遠、陳致鵬等職棒球員，另外從事棒球運動的還有高崇譽、張奕等（婁靖平，2005年11月30日）。重安部落在1952年即籌組重安（博愛里）棒球隊（林文蘭，2008，頁1-2-7），也是棒球風氣極盛的部落。

表 4-1：郭光也教練馬蘭隊系譜球員後續發展²³

編號	姓名	個人經歷
01	楊憲典	嘉農楊吉川長子，現年 63 歲， ²⁴ 曾任陸光棒球隊球員。
02	楊英二	嘉農楊吉川次子，現年 61 歲，臺灣體院畢業，曾任中華職棒裁判、台北榮工處棒球隊教練。
03	楊英明	嘉農楊吉川么子，現年 57 歲，曾任中國石油棒球隊球員。
04	郭子光	嘉農郭光也教練長子，現年 63 歲，中華職棒球員郭岱詠、郭岱琦之父。曾任花蓮竹前公司棒球隊隊員、海軍棒球隊球員、台東農工教練、豐年國小教練。
05	郭子雄	嘉農郭光也教練次子，現年 61 歲，師範大學畢業，曾任台東體中教師兼教練，卑南國中教練。
06	林宏康	嘉農林清嵐長子、現年 62 歲，文化大學畢業。曾任卑南國中棒球隊教練、溪崑國中棒球隊教練。
07	林宏石	嘉農林清嵐次子，現年 60 歲，曾任泰源國中棒球隊教練。
08	羅旻翁	現年 59 歲，曾任泰源國中教練，現任泰源國小棒球隊教師兼總教練。

²³ 選手依照加入球隊時間排序。

²⁴ 以下計算年紀以筆者論文寫作時間（2011）算起。

09	羅旻二	現年 57 歲，曾任花蓮竹前公司棒球隊隊員，中華電信退休。
10	郭志登	中華職棒 Lamigo 隊球員林智盛親舅舅。現年 64 歲，曾任陸光棒球隊、中國石油棒球隊、花蓮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
11	鄭榮喜	中華職棒前球員鄭昌明、合作金庫球員鄭嘉明之父，現年 62 歲，曾任虎風棒球隊球員、花蓮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善化中學青棒隊教練、新生國小教練。
12	林阿生	台東師範畢業，曾任職於桃園縣政府，已故。
13	陳界榮 (榮貴)	現年 61 歲，曾任中華成棒代表隊球員、可口奶滋棒球隊、虎風棒球隊球員。
14	方清一	曾任花蓮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虎風棒球隊隊員，已故。
15	方金藏	現年 58 歲，曾任台灣電力公司棒球隊球員。
16	林益千	木雕藝術家，曾參展獲多次獎項，已故。
17	郭志成	現年 60 歲，曾任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現擔任木雕藝術工作。
18	郭俊忠	曾任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
19	林寬	擔任大貨車司機，已故。
20	杜政明	拖車司機，已故。
21	郭榮	現年 65 歲，曾任陸光棒球隊球員與台電球員。
22	高克武	現年 62 歲，曾任虎風棒球隊、中國石油棒球隊球員兼總教練、可口奶滋隊、中華成棒

		代表隊球員、中華職棒三商虎隊教練、新生國中教練、台東體中教練，現任成功商水棒球隊總教練。
23	曾聖益 (金福)	現年 64 歲，曾任成功鎮博愛國小棒球隊教練；成功鎮農會保險部主任退休。
24	陽勤學	曾任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已故。
25	汪金成	現年 57 歲，現任新生國中教師兼教練。
26	廖偉志	曾任新港國中教師兼教練。
27	林榮造	台東市豐年國小棒球隊教練，也是旅日棒球名將郭源治的啟蒙教練。
28	郭三郎	曾任公路局司機退休。
29	郭德二	曾任公路局司機退休。
30	楊田斯	擔任船員時於海上失蹤。
31	林天送	曾任新生國小棒球隊教練。
32	林金盛	曾任新生國小棒球隊教練。
33	高安福	台東私立公東高工木工科技士。
34	郭國基	花蓮縣豐濱鄉公所退休。
35	林明吉	台北體專畢業，現做齒模工作。
36	羅石松	曾任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已故。
37	吳仁誠	曾任花蓮竹前公司棒球隊隊員，卑南國中、卑南國小、鹿野國小棒球隊教練。
38	盧萬生	曾任陸光棒球隊球員、新生國中教練。
39	林進三	曾任警員退休。
40	林彥光	曾任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
41	南順成	曾任村幹事已退休，現擔任台東棒球裁判。

42	黃金平	曾任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已故)。
43	黃金和	曾任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已故)。
44	楊守	擔任船員於海上失蹤。
45	吳興松	國光商工棒球隊球員，曾任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
46	鴻吉長	曾任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
47	虎正冠	曾任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
48	郭阿順	曾任竹前公司棒球隊球員。

從這份表格中，可以看出多數成員離開馬蘭隊之後，仍繼續發展棒球事業，其中有兩名成員入選成棒國手、包括高克武參與世界盃與洲際盃，陳界榮（原名陳榮貴）參與亞洲盃。八名取得大專學歷，包括台體畢業有高克武、楊英二、羅旻翁；林宏康文化畢業；師範體系則有郭子雄、汪金成、廖偉志自師大畢業，林阿生畢業於台東師範。其中楊英二在加入馬蘭隊之後，又到青棒名校南英商工就讀，之後考上台灣體院，可以說棒球讓他有了升學機會。以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大部分部落年輕人多半務農，如有初中畢業，已算是不錯的學歷，而馬蘭隊員的學歷普遍來說較一般部落青年更佳。球員們加入棒球運動的推廣工作後，也產生廣泛並深遠的影響。

第二節 馬蘭棒球隊系譜傳承與台東棒運

馬蘭隊有很多成員從事教練與教職工作，從台東地區的學校棒球隊來看，馬蘭隊成員曾經任教過的學校如表 4-2：

表 4-2：台東縣內學校棒球隊教練團與馬蘭隊成員對照表

學校	任教教練
成功商水	高克武
台東農工(現台東專科學校)	郭子光
台東體中	郭子雄、盧萬生、高克武
新生國中	盧萬生、高克武、汪金成
新生國小	鄭榮喜、林天送
卑南國中	郭子雄、林宏康
卑南國小	吳仁成
泰源國中	羅旻翁
泰源國小	羅旻翁
新港國中	廖偉志

基本上這些學校都算是台東地區的棒球名校，成立棒球隊都有一定的歷史與成績表現，在這些教練的調教之下，不乏加入職棒的知名選手，也有許多人在業餘棒球圈擔任球員、教練，馬蘭隊的系譜得以繼續開展，以表 4-3 呈現馬蘭隊成員系譜：

表 4-3：馬蘭隊球員擔任教練職及所指導過之球員發展概況

姓名	指導球員
鄭 榮 喜	一、新生國小少棒隊 黃信福：統一獅 盧詩清：味金龍 王信民：中信鯨 林聖凱：La new 熊 鄭昌明：中信鯨

	<p>高正偉：統一獅 郭一峰：兄弟象 柳裕展：中信鯨</p> <p>二、台南善化高中棒球隊</p> <p>陽森：統一獅 許仁介：中信鯨 沈福仁：興農牛 黃仕豪：兄弟象 林智勝：La new 熊</p>
<p>廖偉志</p>	<p>一、新港國中青少棒隊</p> <p>郭勇志：興農牛 王為洵：台灣大聯盟 陳智弘：兄弟象 陳家鴻：台灣大聯盟</p>
<p>郭子雄</p>	<p>一、台東卑南國中棒球隊</p> <p>林志偉：台灣大聯盟 葉賢文：第一金剛 盧詩清：味全龍 黃信福：統一獅 黃貴裕：中信鯨 羅松永：興農牛 高健三：統一獅 潘瑞雄：興農牛</p> <p>二、台東體育中學棒球隊</p> <p>增菘璋：兄弟象 陽岱鋼(陽仲壽)：旅日球員</p>

	<p>黃佳明：兄弟象 黃佳安：旅美球員 王鏡銘：統一獅 郭岱詠：中信鯨 郭岱琦：統一獅 王建強：La new 熊 高偉：誠泰 Cobras 翁再生：誠泰 Cobras 沈亞倫：La new 熊 王國進：興農牛 高敏靜：中信鯨 羅健銘：中信鯨</p>
<p>吳仁誠</p>	<p>一、卑南國小少棒隊 羅政龍：興農牛 郭銘仁：誠泰 Cobras 李濠任：兄弟象 周廣盛：統一獅 黃佳安：旅美球員 簡富智：兄弟象 陳志誠：台灣大聯盟 陽東益：統一獅 陽建福：興農牛</p> <p>二、卑南國中青少棒隊 黃貴裕：中信鯨 柳裕展：中信鯨 郭一峰：兄弟象</p>

	<p>黃信福：統一獅 羅松永：興農牛 林志偉：台灣大聯盟 顏誠財：兄弟象</p>
郭子光	<p>一、台東農工青棒隊 潘武雄：中信鯨 二、豐年國小少棒隊 郭源治：旅日名將</p>
羅旻翁	<p>一、泰源國小少棒隊 張志強：統一獅 張正偉：兄弟象 林國民：興農牛 林健宏：興農牛 二、泰源國中青少棒隊 張志強：統一獅 陳鏞基：統一獅 張志豪：兄弟象 林國民：興農牛 李國慶：興農牛 林健宏：興農牛 羅少卿：La new 熊 林錦章：中信鯨 羅華章：旅美球員 王躍霖：旅美球員</p>
林天送	<p>一、新生國小少棒隊 陽岱鋼（陽仲壽）：旅日球員</p>

	<p>陳俊秀：旅美球員 高敏靜：中信鯨 陽耀華：旅日球員</p>
<p>高克武</p>	<p>一、中國石油公司成棒甲組球隊 林振賢：三商虎 江泰權：中信鯨 孫長川：統一獅</p> <p>二、台東體中青棒隊 王建強：La new 熊 羅健明：中信鯨 高偉：誠泰 Cobras 陳元甲：誠泰 Cobras 陳克帆：誠泰 Cobras 邱俊文：中信鯨 許志華：La new 熊</p> <p>三、新生國中青少棒隊 林偉：旅日球員 林馴偉：興農牛 黃榮義：兄弟象</p> <p>四、成功商水青棒隊 李國慶：興農牛 鍾家寶：興農牛 陳銷顯：La new 熊 石彥緯：兄弟象 陳智弘：兄弟象 王勝偉：兄弟象</p>

	<p>陳逸宸：統一獅 王為洵：第一金剛 羅政龍：興農牛 高鵬翔：桃園航空城成棒隊 朱世宏：台北市成棒隊 武立瑋：合作金庫成棒隊 江俊傑：La new 熊 黃恩賜：統一獅 黃中憲：國訓 翁克堯：La new 熊 李嘉榮：國訓 林俊萍：合作金庫成棒隊 李國強：中壢市中平國小教練 高志豪：中壢仁和國中教練 陳玉船：台東卑南國小教師兼教練 陳國華：花蓮富源國小教練 王勝榮：花蓮縣瑞穗國中教練</p>
汪 金 成	<p>一、新生國中青少棒隊 黃榮義：兄弟象 林馴偉：興農牛 王勝偉：兄弟象 陽耀勳：旅日球員 羅政龍：興農牛</p>
楊 英 二	<p>一、榮工處青棒隊 羅國璋：統一獅 陳義信：兄弟象</p>

	羅世幸：味全龍
	陳金茂：味全龍
	林文成：兄弟象
	吳俊達：兄弟象
	羅敏卿：統一獅
	劉義傳：三商虎
	郭建成：時報鷹
	王光輝：兄弟象
	陳執信：時報鷹
	藍文成：三商虎
	楊章鑫：時報鷹
	陳彥成：味全龍
	黃平洋：味全龍

從表 4-3 可發現，由於馬蘭隊出身的教練遍佈三級棒球隊，而且直至今日都仍繼續任教，而且不僅僅是台東地區，已遍佈全台。因此馬蘭隊成員培養出的棒球員不在少數，許多人已成功挑戰台灣棒球的最高殿堂－職棒。同時也有馬蘭隊成員的學生開始擔任教練、教師，讓馬蘭隊的系譜得以繼續譜出新頁。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馬蘭棒球隊反映的特色

本節回顧馬蘭隊的發展特色，並分析當時的時代背景，馬蘭隊參賽狀況，以及棒球運動與棒球員在馬蘭部落的地位，最後回顧馬蘭隊後續的影響傳承系譜。首先，從馬蘭隊的成立，可以發現在戰後台東地區的棒球風氣非常興盛，台東地區已有社會棒球隊在運作，參與對象包括漢人跟原住民，原住民以部落名義組隊，漢人則多半是機關團體。在原住民部份由於山地杯棒球賽的舉辦，使得棒球風氣能維持熱絡的情況。當時國小少棒隊也有一定的盛行程度，但中學棒球卻自從台東農校解散之後，便沒有再組隊，馬蘭隊的誕生，便是在政府不支持中學組隊的狀況下成立，成員除了嘉農校友的後代外，多半是馬蘭地區子弟為主，其他人則是來自台東地區阿美族部落，也有少數漢人跟卑南族等其他族群球員。

球隊深受馬蘭部落與嘉農校友影響，尤其家長所成立的後援會，自籌經費，自行準備球衣、球具，以現今角度來看雖然克難，卻也是獨樹一格，並且深刻凝聚了球員的情感。訓練上以郭光也為主，並吸收日本棒球雜誌的新知，利用每周末齊聚教練家的時間傳授球員。雖然隊員陸續前往外縣市各軍種或各級學校棒球隊打球，但為了維持球隊，一度到花蓮竹前公司組隊，但真正解散原因是政府推行九年國民教育，中學普遍成立棒球隊，選手來源受到影響，加上經費有限，才促使馬蘭棒球隊解散。

馬蘭棒球隊先是參與台東地區賽事，再慢慢擴及全國性賽事，最重要的戰績為1967年中華杯學校組亞軍、1970年省運會亞軍、1971年中華杯公開組冠軍。有些賽事以台東名

義出賽，但是所能獲得的補助有限。球隊曾經發生冒名頂替事件，影響球隊戰績。當時的棒球員在馬蘭部落地位極高，這也是受到嘉農校友的影響。由於嘉農棒球隊校友被視為知識分子，在部落裡受人尊敬，而馬蘭隊員多數也能在學業上有不錯的成就。不過當時嘉農校友，以及馬蘭棒球隊成員，較少參與部落傳統活動，例如年齡階層組織。儘管如此，馬蘭隊仍然得到多數馬蘭居民的認同，在比賽時往往吸引許多馬蘭地區居民前往加油打氣。

馬蘭隊雖然解散，但是對台東棒運影響極為深遠，在台東大量組學校棒球隊的時候，多半由馬蘭隊成員出任教練，維持台東地區棒球訓練的品質，也持續影響台東棒球運動的發展，現今馬蘭隊員所培養出的各級學校校友，亦有不少選手往職棒球員、基層教練發展。

第二節 未來發展方向

筆者經過長時間的訪談與報導整理，概略寫出馬蘭隊成立的經過、教練與家長團組織、參與過的賽事、與部落的互動、後續傳承系譜等，為馬蘭隊的發展留下些許紀錄，不過在這過程中當然仍有許多闕漏不足之處，例如二次戰後東部地區社會球隊的發展狀況，相關資料較少，但是從各項賽事的舉辦來看，應有一定的盛行程度，而且應當不只是競技運動，而是全民共同參與，若能從此方向觀察，或許也能有豐富的收穫。同時某些馬蘭隊成員也已失聯，無法查知更詳細的資料，也是寫作過程中較感到遺憾之處。

此外馬蘭隊雖然有其他族群的成員，但基本上仍以阿美族為主，因此所呈現的也是阿美族棒球隊的特色，若能有機

會，深入收集資料與訪談，與其他部落或是其他族群棒球隊做比較，相信亦會提供更為多元的觀點，也會是極有價值的研究，呈現台東縣多族群的地方特色，讓運動史料更為豐富。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 日女子棒球冠軍 撒隆巴斯隊明來華訪問（1970年10月28日）。中央日報，5版。
- 中上棒賽兩組 體專南英冠軍（1971年4月12日）。聯合報，3版。
- 日本撒隆巴斯女棒隊今來華（1970年10月29日）。經濟日報，6版。
- 中華杯棒賽 北區明開鑼（1971年11月6日）。聯合報，8版。
- 中華杯棒球賽 今天起總決賽（1971年11月25日）。聯合報，8版。
- 中華杯棒球預賽 南北八隊獲決賽權（1967年3月10日）。中華日報，2版。
- 中華杯棒球戰 公開國中兩組展開廝殺（1971年11月29日）。中國時報，5版。
- 中華杯棒球總決賽 首日四場鏖戰 四隊分別晉級（1967年3月25日）。中華日報，2版。
- 中華杯棒球總決賽 國小組後天先開鑼（1976年12月1日）。聯合報，8版。
- 王惠民（1994）。紅葉的故事。台北：民生報。
- 台東輕取文化 南英力克二中（1967年3月26日）。中華日報，二版。
- 四項球類賽畢冠軍產生（1970年11月3日）。中華日報，3版。
- 全國中上棒賽閉幕 文化學院南英嘉華奪魁（1970年6

- 月 9 日)。聯合報，3 版。
- 全國中上棒賽 國光商工奪魁 (1972 年 4 月 27 日)。聯合報，8 版。
- 李玉芬、高淑娟 (2005)。台東市馬蘭社阿美族的傳統集會所與部落社會的中心性。東海岸研究，10，65-110。
- 何長發 (1980 年 6 月 26 日)。台東少棒雖再成軍 不復當年紅葉雄風。民生報，2 版。
- 林文蘭 (2008)。原/圓夢之球：台東棒球運動發展的歷史系譜考察(1895-2008)。載於 2008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新思維專輯論文 (1-2-1 至 1-2-24 頁)。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邱仲緯 (2010)。臺灣青年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1970-2008)。國立台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東縣。
- 東區中華杯 卑南等出圍 (1971 年 11 月 16 日)。中華日報，4 版。
- 東區初賽爆出冷門 馬蘭盜壘險勝育仁 (1971 年 11 月 14 日)。中華日報，3 版。
- 林華韋、林玫君 (主編) (2005)。典藏臺灣棒球史：嘉農棒球 1928-2005。台北市：體委會。
- 林靜宜 (1999)。推動原住民教育的鐵漢—陳耕元校長。原住民教育，16，7-11。
- 孟峻瑋、高克武 (2010)。嘉農棒球隊的台東阿美族球員—林清嵐先生訪談錄。競技運動，12(2)，62-73。
- 孟峻瑋、曾文誠 (2004)。台灣棒球王。台北市：我識出版社。

- 冒名頂替 揮棒打球 東縣贏了不算 (1972年10月28日)。**中華日報**，3版。
- 南英攻勢銳不可當 台東未破鴨蛋輸得好慘 (1967年3月27日)。**中華日報**，2版。
- 施添福、詹素娟 (主編) (2001)。**台東縣史：人物篇**。
台東縣：台東縣政府文化局。
- 重點發展學校棒球對抗 廿五日起分三組舉行 (1987年2月17日)。**民生報**，3版。
- 孫大川 (2003)。**台灣原住民的傳統體育研究—以卑南、阿美族為對象**。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委託研究案 (報告編號：Ncpfs-All-091-005)，未出版。
- 高正源 (1993年11月26日)。**棒運先驅郭光也辭世**。**民生報**，5版。
- 高正源 (1994)。**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台北市：民生報社。
- 高正源 (1995a)。**原住民與台灣棒球與台灣棒運(上)**。**山海文化**，9，32-36。
- 高正源 (1995b)。**原住民與台灣棒球與台灣棒運(下)**。**山海文化**，10，26-30。
- 原住民族簡介-阿美族 (無日期)。台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0年12月1日，取自：
http://www.apc.gov.tw/main/docDetail/detail_ethnic.jsp?cateID=A000140&linkParent=8&linkSelf=94&linkRoot=8
- 馬蘭棒隊昨日雙捷 稱霸中華杯公開組 (1971年12月1日)。**聯合報**，8版。
- 陳志祥 (2010年11月30日)。**邱冠威 余啟翔 就想打**

- 職棒。中國時報，C4版。
- 張廷榮（2007）。台東縣各級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2005）。國立台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東縣。
- 張昭雄（1972年11月18日）。全省高中棒賽 六信榮登王座。聯合報，6版。
- 張哲民（無日期）。谷拉斯 馬亨亨。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2010年12月6日，取自：
http://citing.hohayan.net.tw/citing_content.asp?id=2290&keyword=%A8%A6%A9%D4%B4%B5%A1E%B0%A8%A6%EB%A6%EB
- 婁靖平（2005年11月10日）。陽家班 棒球員滿枝頭。民生報，B1版。
- 陳嘉謀（2002）。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1968）。國立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東縣。
- 球類各項戰績（1970年10月31日）。中華日報，3版。
- 球類明朗 足籃進入決賽循環 棒球出黑馬 東縣勝中市（1970年11月2日）。中華日報，3版。
- 陳麗卿（1983年10月30日）。黃忠杯山胞棒球賽開打。民生報，2版。
- 馮建彰（2011）。【郭拉斯 馬拉罕年表】。未出版之原始資料。
- 棒球南市獲冠軍（1970年11月4日）。中華日報，3版。
- 黃應貴（2001）（編纂）台東縣史：阿美族篇。台東縣：台東縣政府文化局。

- 黑馬姿態 連闖四關 花蓮稱霸棒壇(1971年11月4日)。聯合報，6版。
- 蔡宗信(1991)。日據時代臺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以1895(明治28)年至1926(大正15)年為中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蔡宗信(1995)。日據時期台灣東部原住民棒球運動發展。山海文化，9，37-43。
- 謝仕淵、孟峻瑋、曾文誠、謝佳芬、賈亦珍(2006)。台灣棒球百年史:旋動歲月。台北市: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 謝佳芬(2005)。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年-1945年)。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 環島棒賽次仗 馬蘭隊被檢舉雇六名槍手 本報少年棒隊順利晉級(1969年6月1日)。台灣日報，4版。
- 謝柏宇(2011)。規訓與教化、挪用與整合到回應與翻轉:棒球與台灣原住民。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縣。
- 羅昭平(2011年5月18日)。東縣樂見組成棒 憂經費斷炊。聯合報，B2版。

二、英文部分

- Yu, J. (2007a) *Playing in isolation: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Yu, J. (2007b) The hongye legend in taiwanese baseball: Separating myth from reali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4(10):1264-1280.

Yu, J., & Bairner, A. (2010) Schooling Taiwan's
aboriginal baseball players for the nation.
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 15(1): 61-82.

附 錄

附錄一 東部地區高中參與高中棒球聯賽名次表

時間	名次	備註
83 學年度硬式組	台東農工第八名	
85 學年度硬式組	台東體中第二名 成功商水第八名	
86 學年度硬式組	台東體中第五名 成功商水第七名	
87 學年度硬式組	成功商水第五名 台東體中第七名	
88 學年度硬式組	成功商水第二名 台東體中第四名	
89 學年度硬式組	成功商水第七名 台東農工第八名	
90 學年度硬式組	成功商水第三名	
91 學年度硬式組	台東農工第三名	
92 學年度硬式組	台東體中第二名	
93 學年度木棒組	台東體中第八名	
94 學年度木棒組 鋁棒組	成功商水第七名 成功商水第七名	
95 學年度木棒組	花蓮體中第三名	
98 學年度鋁棒組	成功商水第八名	

附錄二 訪談人列表

訪談人	時間	地點
郭子光	2011年2月6日	郭子光自宅
鄭榮喜	2011年2月8日	鄭榮喜自宅
郭子雄	2011年2月6日	郭子光自宅
	2011年2月13日	郭子雄自宅
	2011年6月8日	郭子雄自宅
羅旻翁	2011年2月11日	羅旻翁自宅
郭榮	2011年2月28日	郭榮自宅
盧萬生	2011年3月4日	台東市更生路天 野餐廳
汪金成	2011年3月6日	汪金成自宅
	2011年6月7日	高克武自宅
林宏康	2011年3月11日	林宏康自宅
郭志登	2011年3月20日	鴻吉長自宅
鴻吉長	2011年3月20日	鴻吉長自宅
郭英妹（羅旻翁之母）	2011年3月26日	郭英妹自宅
楊憲典	2011年4月9日	楊憲典自宅

附錄三 訪談郭子光逐字稿

訪談時間：2011年2月6日

訪談地點：台東市郭子光自宅

訪談內容：

筆者（以下簡稱訪）：球隊成立的契機與目的如何？

郭子光（以下簡稱光）：我記得在我家，弟弟郭子雄拿我爸爸曾經用過的球在牆上投擲接反彈之滾地球時，經我媽媽看到之後，就與我爸爸商量，小孩對棒球有這一份興趣，何不讓他學一學棒球呢？後來爸爸就招集了一些嘉農的學長、學弟們研商組隊事宜並且先以自己的兒子們為球隊成員，當時嘉農的選手如柳盛遠、楊吉川、林清嵐、羅光星等台東名將都有兩位以上的兒子讀初高中。

訪：當時組隊的目的是什麼？

光：應該是為了傳承棒球運動，雖然當時在台東農校已經有陳耕元校長組成了校隊，但在其他學校還沒有棒球隊，可惜的是陳校長車禍身亡之後，球隊也隨著解散。所以家長們才想在部落裡自組球隊。

訪：為何球隊名為馬蘭隊，經費來源又如何取得與運用，能把您記得的分享一下。

光：還記得經費的來源是由家長開會研商，租一塊地來種植一些洋蔥或高麗菜，結果洋蔥過剩賣不出去，只好又去找一些工作，家長與球員利用訓練之餘的時間，到各地做甘蔗採收或水果採收的工作，賺些工資作為球隊買球的經費，因為球(硬式)當時只有日本製的，而且又貴，又無法自製，所以球在當時是補了又補，一顆球補過三

次是常有的事。在球隊當中有一位新進球員名叫羅正廣的家境不錯，他的爸爸提供農地讓球員家長種植農作物作為球隊經費來源。(該家長的原住民名字叫伊豆，中文名字為郭永吉)

訪：請問球隊當時的管理如何？

光：我的看法認為教練當時很嚴格，是延續嘉農近藤教練的洗禮，每位球員都會怕做錯事，所以在球隊管理上是沒有問題的。

訪：請問您在當時的球具裝備是如何取得？

光：記得是爸爸給的，應該是他使用過的手套與釘鞋。只有球在當時是最難取得的，如果球破了，將球縫縫補補最少三次，所以用到最後球已經軟化沒有彈性了。還有球衣部份，記得我是從衣櫃裡，找一件老爸穿過的球衣，胸前還綉有台灣字樣，來充當練習球衣。

訪：我的是利用床單裁縫成球衣的樣式，球褲是利用麵粉袋請媽媽縫製而成的。

(此時郭子雄由外地趕來向其兄拜年)

訪：您記得球隊是如何訓練嗎？

光：我們每逢週六週日下午或只要一有假日，大家就會自動自發到台東田徑場練球，其中每逢週六晚上，家長與球員一定要到教練家開會，家長研商如何取得經費為題，而球員是為了聽取教練閱讀翻譯日本的棒球雜誌內容或講解棒球規則。

訪：如何整理場地做訓練場地，請概況描述？

光：關於訓練場地，起初是在田徑場，先由家長們用細線製

成一件如魚網的平面網，作為捕手後方的擋球網。約一年之後在田徑場的南側有一塊空地，由家長把內野部份雜草用鋤頭除掉，並在外野用草繩(採收甘蔗捆綁用)圍成全壘打界線。

訪：教練在訓練時所使用的語言是什麼？

光：有日語、阿美語同時使用。

訪：您記得教練團嗎？以及後援會的成員。

光：有楊吉川、柳盛源、林清嵐等嘉農家長，比較常去協助郭光也教練，後援會則是由每位家長擔任。

訪：球隊與部落的互動如何？

光：馬蘭部落的人都非常支持球隊的成立，尤其從日本女子撒隆巴斯隊與馬蘭隊的比賽，觀眾幾乎都是馬蘭部落的人，男女老幼都去為馬蘭隊加油，當時也造成了台東舉辦比賽觀眾最多的一次，真的轟動一時。

(郭子雄插話)：以那時候的人們，因為沒有什麼休閒且又難得部落原住民組隊，因此當時部落的人，以這次與日本女子棒球賽為焦點，因此造成觀眾爆滿，尤其馬蘭部落裡的年青人，很多人都想加入馬蘭棒球隊，另一方面由於馬蘭隊成員都是一些過去在嘉農有名選手的孩子，所以也造成部落裡對他們後代表現的期望，想一睹為快。所以那一場球賽可以以人山人海來形容。

訪：請問您在馬蘭隊裡參與那些賽事？印象較深刻的賽事？

光：應該算是去台南打中華杯時，因為出遊，晚上回旅館時稍晚一點，當時的情形，如果以郭教練平時的訓練個性，均用罵的較多，從未出手打過選手，就這麼一次有七位

選手接受一人一巴掌的禮物，這可能是我印象較深的地方。

訪：教練是受日本教育，選手是受國民政府教育，您認為兩者的教育觀念與認同有衝突嗎？

光：我覺得還好，因為棒球的訓練本來就是以當時的訓練方式均仿日本的訓練模式為主。

訪：這些日本式的訓練觀念是否與原住民有所衝突？

光：我當時在部落裡聽到的評語，對球隊都是正面的，認為郭教練的訓練方式是非常正確的。

訪：您對當時的政府單位(如台東縣政府)對於馬蘭隊的成立扮演怎樣的角色。

光：其實剛成立時，因為一點成績都沒有，所以政府單位沒有參與任何角色，待稍有成績時，府方才開始重視，以馬蘭隊代表台東參加當時的省運會時才貼補一些旅費。

訪：球員各自所屬學校校方看待球員參與棒球隊的態度？

光：由於訓練時間不衝突，所以學校沒有任何意見，但是每星期六晚上的球隊聚會之後回學校宿舍，才是住校生晚点名最緊張的時刻，因為不敢遲到。

訪：比較馬蘭隊與學校球隊的差別？

光：我的看法是學校球隊較能掌控球員的訓練時間與生活管理，而馬蘭隊因為來自不同學校的成員，在管理與訓練上較為吃力，還好郭教練的訓練方式有效的彌補球隊不如學校球隊的不足之處。

訪：馬蘭隊與企業球隊的差別？

光：大概是在經濟來源的取得方面不同罷。企業球隊的球員

生活比較有保障，而馬蘭隊單純為興趣在打球。

訪：馬蘭隊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的原因與經過？球員選擇到竹前公司的原因？

光：記得是我的姐夫曾新昌，當時他在竹前公司擔任副廠長，因公司員工不足，到台東招募員工時，與其岳父郭光也教練接觸，再與公司老板進一步的研商，有關球隊之事，所以最初牽線者就是姐夫，加上公司老板為日本人，與郭教練在語言的溝通上就不是問題了，所以事情就更容易談妥。

訪：今天感謝郭子光與郭子雄兄弟的訪談配合。²⁵

²⁵ 訪談中郭子雄回答的部分，放在訪談郭子雄的逐字稿中。

附錄四 訪談鄭榮喜逐字稿

訪談時間：2011年2月8日

訪談地點：鄭榮喜自宅

訪談內容：

筆者（以下簡稱訪）：請問成立馬蘭隊的契機與目的？

鄭榮喜（以下簡稱喜）：由於日治時期日本人非常重視棒球運動，在台灣的嘉農棒球隊培養了不少原住民的球員，例如：台東籍的郭光也、楊吉川、陳耕元等前輩，他們為了延續這項運動，就召集了一些愛好棒球的人士，由郭光也先生向高職學校提議成立棒球隊的計劃，但學校方面並沒有意願，也找過當時的縣長黃順興先生，但雖然答應，很無奈的是並沒有經費補助，只在比賽時補助一點，其他完全由家長後援會自理，本棒球隊的成員是由台東各學校的學生與一些未就學的青少年所組成的棒球愛好者。

訪：為何當時命名馬蘭隊？

喜：由於當時的台東棒球精英都居住在馬蘭部落，且郭教練也住馬蘭部落。其實當時也沒有學校好依靠的情況下，也只有部落名稱最適宜。何況當時其他部落每逢台東辦比賽時，均有組隊參加，唯獨馬蘭部落從未有以馬蘭命名的球隊參賽。

訪：剛剛您提到球隊經費的問題時，我聯想到在訪談郭子光時，他談到馬蘭隊為了籌足經費，球員與家長常去幫農民採收甘蔗或幫忙農民做一些農事工作，賺一些工資來貼補球隊經費，但是在球隊的管理，當時您的看法如何？

喜：當然球隊還是以總教練郭光也先生為主，其他如：羅光星、林清嵐、楊吉川等均為球隊的教練團成員，在球員部份必須由家長認同球隊同時務必參與球隊的一切事物，所以所有馬蘭隊的成員包括家長們的凝聚力是非常強的，家長每個月繳一百元作為球隊基金，所以球隊的管理不會去擔心。

訪：當時訓練的內容與時間分配如何？

喜：球隊利用週六下午及週日一整天練球，而且最主要的是星期六晚上的聚會，家長與球員一定要參加，寒暑假一律集訓，這就是馬蘭隊訓練時間，訓練內容較偏重於精神面的，例如：家長與球員對球隊的向心力的培養，與有關棒球基本動作的要求和規則的講解。家長則在週六晚聚會時，討論經費來源的研商。

訪：您對當時球場地點與訓練情形能描述一些？

喜：記得是在台東田徑場，在某一角落用家長編織的魚網，作為捕手後方擋球的護網，當時跑道的土，是鐵路局廢棄的炭碴，所以新的球或白色球褲，一下子就變黑色了，而且球的磨損特別快，所以沒多久，就在田徑場的南邊一塊空地上，由家長們另闢球場，一日復一日的除草整理，約一年後總算把內野區整理的有一點成形了，後來這個球場也成為台東唯一的比賽場地，當時台東還沒有正式的球場。以當時的訓練概況，並不如現在有職棒的訓練可以觀摩或有其他教練講習的資訊，還記得馬蘭隊完全是利用週六晚的聚會，由郭教練藉由日本棒球雜誌中取一些棒球新知來教導我們，然後次日(週日)在球場

上做實地練習，這就是馬蘭隊訓練中最紮實的地方。

訪：在那個時候訓練時教練所使用的語言如何？

喜：使用日語與原住民語言，但以日語較多，因為教練只懂日語與阿美族語言，加上棒球一些術語，均使用日語較多，在球場上教練講多了自然也會聽懂一些，何況在當時很多父母親均受日本教育，所以在家聽到的也都是日語較多。

訪：教育部在 1970 年要求棒協不准使用日語於比賽中，是否造成訓練影響？

喜：有關這個訊息完全沒有聽過。

訪：教練團的分工如何？

喜：捕手教練是柳盛遠與羅光星兩位先生、內野守備由楊吉川先生擔任、外野與打擊由郭光也先生兼任、林清嵐先生指導投手與內野的守備訓練。

訪：球隊與馬蘭部落的互動如何？部落對球隊認同如何？

喜：互動非常好，因為懂棒球的人較多，其他部落也有臨時組隊以應付縣內的比賽，所以馬蘭隊代表馬蘭部落，很自然互動就很好，對球隊的認同更不用說。

訪：球員在馬蘭部落的認同如何？

喜：由於馬蘭隊在比賽中的成績在台東均獲冠軍較多，尤其有一次與日本沙隆巴斯女子棒球隊友誼賽時，所造成的轟動，更是讓馬蘭部落人士對球員非常崇拜，以球員為傲的感覺。

訪：加入馬蘭隊之後參與那些賽事？印象深刻的賽事？

喜：台東縣內有較多的比賽，如山地杯、海山寺杯、縣長杯、

佛誕杯、馬亨亨杯等等縣內賽事，全國性的大比賽比較印象深刻的是中華杯，由於我們對外的比賽經驗不足，所以西部、北部、南部的球隊實力資訊沒辦法了解，所以大家都感到很緊張，結果比賽之後才知道本隊實力可以拼一拼，因為馬蘭隊的平均打擊率都不錯，但在冠亞軍賽時，投手林宏康選手連連四壞球保送 14 位，就這樣輸球，這是我比較印象深刻的地方。還有一場球賽就是在屏東舉辦的省運會，本隊獲第三名，這也是讓我印象深刻的球賽。另外有一次從台中清泉崗回台東參加台東代表隊的選拔，結果台東遭颱風的侵襲，當時乘車只能到壽卡休息站(台東與屏東交界)，但為了能參加比賽連夜步行到台東大南橋之間走山路也走海邊，因為沒有路可走，走了兩天一夜，記得在金崙村的河床邊過夜，次日一早河床水位退去之後，才渡河繼續行走，至台東市郊的大南橋時已近中午，必須用粗繩拉流籠方式渡河，到對岸時已無力走路，又沒有接駁車，只好乘三輪搬運貨物車，直達台東棒球場，當時正好在比賽，觀眾看到四位空軍棒球隊的我們，馬蘭部落的支持者都非常高興。雖然接下來的比賽，我們表現的非常優異，但最後的結果還是輸了，但是在當時我們四位為了球隊比賽，堅持走路回台東的精神，也博得所有家長的掌聲與感動。(四位球員是：高克武、鄭榮喜、陳榮貴、方清一)

訪：球隊中是否面臨日本教育的教練與國民黨教育的球員在觀念與認同的衝突？

喜：應該沒有什麼衝突，因為當時西部的教練也是受日本教

育者居多，所以這個問題在棒球界來說是全國性普遍的情形。

訪：語言上的認同、觀念是否與原住民身份有所衝突？

喜：實際上家長們都懂日語，選手們在家都聽得懂，所以關於這一點沒有什麼衝突，以當時的球員都能接受這種觀念與認同。

訪：縣政府在馬蘭隊成立時，扮演怎麼樣的角色？

喜：早期剛成立時，縣長黃順興先生在當時有支持及補助球隊，但之後的縣長就沒有了。

訪：球員各自所屬學校對學生參與棒球隊的態度？

喜：比較困難的地方在於參加比賽時的請假手續，常有被刁難的情形發生，縣長與學校校長的政治立場不同時，最不利的就是球員的請假問題了。

訪：比較馬蘭隊與嘉農隊球員的表現與觀念？

喜：在技術層面嘉農是我們學習的對象，在球場上的奮戰精神，更是我們教練一再強調的，尤其是基本動作的要求更不在話下，要求的非常嚴格。

訪：比較馬蘭隊與學校球隊的差別。

喜：學校球隊資源較多，企業贊助也多，而馬蘭隊是自給自足，經營困難，最沒有社會資源。

訪：馬蘭隊與企業球隊的差別？

喜：企業球隊可集中訓練，又有經費來源，然而馬蘭隊球員分散於各學校，不易統一訓練，在球具方面取得不易無人贊助，最大不同點應該是在於有薪與無薪的差別。

訪：馬蘭隊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的原因與經過，球員選擇到

竹前公司的原因？

喜：最早由郭教練的女婿從中牽線，竹前公司有意招募員工，且老板與郭教練也談過成立球隊之事，部份未升學的馬蘭隊球員，為了生活也只好選擇到竹前公司工作與打球。

訪：馬蘭隊解散的原因？之後球員的去處？

喜：由於上班工作及棒球訓練的時間漸漸減少，加上花蓮地區的比赛也較少了，選手的來源也沒有了，所以球隊解散已成定局，公司也不願參加全國性的大比賽，所以許多竹前公司的球員，紛紛回台東擔任基層棒球教練工作。

訪：馬蘭隊對於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

喜：國小、國中的學校紛紛組隊，馬蘭隊的球員也適時在那個時候銜接了基層棒球的訓練工作，如：鄭榮喜與林天送在新生國小擔任教練、郭子光到台東農工、吳仁成到卑南國小、盧萬生到新生國中、郭子雄到卑南國中、汪金成到都蘭國中、林榮造到豐年國小，以上由於基層教練的訓練，為了配合政府舉辦的聯賽為目標，使得基層棒球在台東推展的很快，所以台東在少棒、青少棒的成績，在全國賽都有優異的表現，這些基層棒球的發展結果，應歸功於這些付出汗馬功勞的馬蘭隊退休球員。

附錄五 訪談羅旻翁逐字稿

訪談時間：2011年2月11日

訪談地點：羅旻翁自宅

訪談內容：

筆者（以下簡稱訪）：成立馬蘭隊的契機與目的？

羅旻翁（以下簡稱羅）：前些日子我母親提一些有關成立球隊的有關事情，主要還是由打過棒球的家長，聚集在一起時，提到大家的孩子都已經是青少年期，家長雖然在過去有輝煌的棒球經歷，但孩子們沒球隊可參加，學校也沒有成立球隊，更不用說推展棒球的工作，因此家長們決定由家長自己組隊，以自己的孩子為對象，我記得當時我還在讀國小，在某一年的元旦，應該是53年（1964），由家長帶著自己的兒子去馬蘭部落的新生國小報到，然後家長們跟郭教練一起宣示，球隊正式成立。當時家長們在籌備中就已經事先購買好球具及球衣球褲，等待成立那一天給自己的孩子使用，穿好備妥的球衣之後由教練做簡單的熱身，第一件訓練的功課是傳接球，記得當時每位球員背後的指導者，就是自己的爸爸，這是成立球隊第一天的課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接著到其中一位球員家（杜門的家）聚餐，由大家的母親共同料理午餐、下午家長們又商討如何強化球隊球員的實力，郭教練認為先在新生國小作為訓練場地，以杜門的家作為休息或聚會的基地。就這樣大家利用元旦的假日，家長與球員們每天在國小的操場練球。球員人數並不多，但均是嘉農球員們孩子中的兄弟檔較多。就這樣開始了球隊訂定每週星期六下午（當時週六上午學校還

有週會)與星期日整天為訓練時間。

訪：當時的成立球隊有何目的？

羅：應該沒有什麼目的，只是一種心態就是家長們都會打球，但孩子們沒有地方打球，說實在的只因為家長們喜歡打球，希望把打棒球作為傳承工作的心態，就這麼單純，何況在日治時代棒球是非常盛行的運動，當時的棒球可以說大家都很喜欢，何況這些去甲子園比賽過的原住民球員，當然他們更希望自己的兒子比自己更強。

訪：為何命名為馬蘭隊？

羅：馬蘭部落當時是阿美族的大部落，也是所有在台東原住民的大部落，何況我們都住在馬蘭部落，理所當然的球隊命名為馬蘭隊，另外就是沒有贊助廠商或其他社會及學校的資源，所以就無法有其他的名義來命名。

訪：請問當時的經費來源運用與管理方式？

羅：經費的問題必須從大人(父母親)去瞭解才清楚，不過從我媽媽口中得知，當時完全由家長到處打工賺取微薄的工錢以積少成多的心理去工作，如幫人採收甘蔗、香蕉、梅子等等有關的農事工作，球員偶而也與家長一起去打零工，但在稻作採收時期，也就是每一年的稻穀收成，每一戶家長必繳一包麻袋的稻穀價，繳交給球隊當基金，還有一個說法是說每個月要繳 100 元現金，這是大人的事，所以無法知道詳情。當時球員在每週六晚上必須聚會於教練的家，當然家長每個月最少有一次的聚會去研商資源的收支報告與開源的計劃報告，例如：當時利用球隊名義去租一塊地種植洋蔥，作為球隊經費的來源，當時我們球員都還是在學學生，因此球隊經費的來

源與運用管理都由家長處理。

訪：當時的訓練器材與裝備有哪些？取得方式又如何？

羅：最記得的是球棒由隊員或家長取得一些不易斷裂的木材，例如：檫木、烏心石等等，待曬乾之後交由當時在台東公東高工擔任技工的高安福選手與就讀該校木工科的郭子光、楊憲典兩位馬蘭球員用車床刨成球棒，作為訓練器材，球場的檔球網由家長編織成如大魚網，因為當時的球都是進口的，國內尚未生產，所以球隊訓練時，球是最貴的，必須非常小心妥善的使用，絕對不可遺失，最記得當時在練球時，只要一顆球不見，大家就停止練習，全部去找回那顆球，所以擋球網的製作是絕對必要的，這些大概是主要的訓練裝備，有關捕手的裝備記得當時只有護面具、護胸，還沒有護膝，而且在當時的比賽單位沒有硬性規定捕手的裝備，球隊的器具將就一點就好，何況當時在縣內的比賽球衣還是由自己家長用縫紉機做成的，所以球衣胸前的隊名，大家都沒鏤上，但有些用英文的馬蘭(Malan)自製貼上，當時真的很克難，一直到代表台東到外縣市比賽才穿上台東縣政府製作的球衣，從此不管縣內縣外的大小比賽，就穿鏤有台東字樣的球衣，縣內打球的人，都知道穿台東字樣球衣的隊伍就是馬蘭隊，除了這一件球衣之外，其他裝備幾乎是自力更生，連正式規格的斷裂球棒也沒有可以釘一釘再使用的機會。所以當時所使用的球棒都是自製，沒有品牌標誌的球棒。

訪：當時訓練的各項內容與時間分配如何？

羅：有關訓練的各項內容，首先以精神訓練擺第一，例如：

禮貌、服從、鬥志等的養成，完全是以日本訓練模式來操練，也就是以日本的訓練精神，讓選手在球場的表現能夠非常認真的態度來面對嚴格的訓練。有關訓練的時間分配是每週六下午至週日或國定假日與寒暑假作為固定的訓練時間，最重要的應該算是每逢星期六的晚間聚會才是重點，那一天除了揮棒的夜訓之外，就是精神講話，或由教練閱讀日本棒球雜誌，分析棒球技巧或基本動作的重點指導，最重要的是凝聚力的培養，每逢周六晚上，個人必須排除萬難，設法一定要參加晚上的聚會，所以當時我們的向心力就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就養成了。

訪：當時的訓練地點與訓練概況？

羅：剛成立時在新生國小操場訓練，由於場地只有 200 公尺跑道，只適合指導基本動作的要求，例如：傳接球與滾地球的動作養成，後來就到縣立田徑場但當時跑道內鋪的是鐵路局的炭碴，球很容易磨損，因此教練與家長研商結果，先由全員家長集合帶著農事工具，在縣體育場南側空地另僻球場，經過一年多的整理，就稍有棒球場的模樣，所以就這樣，該場地後來就成為縣內舉辦比賽的正式球場，舉凡外地來的球隊都在這個球場比賽或訓練，但經過三、五年，就有一些高爾夫愛好者，在田徑場、棒球場的四周圍填土，建了好幾座高爾夫球運動的果嶺，這個球場後來由縣政府收回成為現在的網球場。至於訓練的概況描述，當時就是除了每日整理或除草(內野)就是練習，且只要球遺失，一定要找回，光是用在找球的時間就佔了很多，所以訓練的概況並沒有辦法把訓練時間完全投入在棒球各種技巧的訓練。

訪：當時訓練與比賽所使用的語言為何？教育部在 1970 透過體協要求棒協不准使用日語在球場上教學或比賽，如此是否對訓練造成影響。

羅：應該沒有這個訊息，其實棒球在台灣，日本語早就深耕於台灣人的習慣裡，不管是有關術語，或指導模式，都是仿造日本人，所以一時要改變，應該是很困難的事，以至於到目前在球場的術語還是以日語為主。當然能用英語最好。

訪：教練團的成員與分工方式？

羅：羅光星與柳盛源協助指導捕手的訓練，投手由林清嵐先生指導，內野手由楊吉川負責指導，打擊與跑壘由郭光也教練指導，林明德老師指導外野手。

訪：後援會成員及運作方式如何？

羅：成員以球員家長為主，運作方式前面說過了，每個月家長們固定聚會研商如何開源節流的會議。

訪：球隊與馬蘭部落的互動如何？對球隊認同的狀況？

羅：當時只要是打球的年青人，部落裡的人都會以他為榮，而且會用崇拜的眼神去看待棒球選手，這也許是嘉農前輩們在過去表現的形象太好了，所以球隊在部落裡受到非常正面的認同，打球的小孩不會變壞的感覺，至於部落與球隊的互動，在豐年祭並沒有參與，因為球隊專攻練球，只要在比賽時把馬蘭部落名聲打響即可，因為前輩們過去到外地求學打球，也沒有參與部落豐年祭，所以延續下去的球員也只有拼命練球罷了。

訪：球員對於馬蘭部落的認同狀況？

羅：應該沒有所謂的認同或使命感，球員只知道我們住在馬

蘭，就是屬於馬蘭隊。

訪：球員出身地點與背景？非馬蘭部落球員如何融入馬蘭部落？

羅：在馬蘭部落出生的球員，大部份的家長都有些棒球底子，尤其幾位嘉農出身的家長，他們孩子的背景更不用說，然而非馬蘭社區的球員，都是在求學中為了想打球，抱著對棒球的濃郁興趣，才加入馬蘭隊，為了早日成為馬蘭棒球隊的成員，就必須在球場上加倍的努力，何況郭教練的訓練是把精神與態度排第一，所以很快地融入部落年青人的認同。

（羅旻翁提到東峰高中事宜）

羅：鄭杜有妹議員（當時的副議長）建立私立東峰高中，吸收一些球員，準備組棒球隊，當時陳明添的爸爸在該校擔任校工，也準備擔任教練工作，並且有計劃繼續讓紅葉少棒球員一個升學及打球的管道，但他們讀書升學的意願不高，因此球隊沒有組成，該校也只畢業一屆就草草結束校務了。鄭杜有妹副議長及議員郭永吉曾為馬蘭隊爭取參加縣外比賽經費。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的時間與原因？

羅：除了1964年元旦最早加入的幾位會打棒球的家長其孩子是同一時間加入之外，其他是來台東市求學或住在台東市近郊親戚朋友的孩子，因慕名而來加入球隊。球員入隊時間都不同，加入球隊除了興趣之外，就是家長對棒球的認同，因過去嘉農選手在部落裡，就有高人一等的感覺，所以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將來也能像他們一樣有傑出的表現。所以後來有其他部落的學生加入球隊，

如布農族的南順成、林明吉兩位就是例子。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之後參與哪些賽事？印象較深刻的賽事描述？

羅：在縣內各項的比賽都參加，當時有佛誕杯、山地杯、縣長杯、海山寺杯、東部聯運、省運代表選拔等等，到縣外就參加省運、區運、中華杯等，其中中華杯是全國杯賽的大比賽，較深刻的比賽是在中華杯中與南英冠軍戰時，由於投手已無力，控球大失常，該場投手林宏康四壞球保送 14 位打者，所以輸的很慘，這是最深刻的賽事。

訪：當時在球隊中，是否會面臨日本教育(教練)與國民黨教育(球員)觀念與認同的衝突？

羅：有衝突，日本人講求精神，國民政府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而只講目的，日本的教育是注重精神層面，凡事要確實完成，所以在觀念上，只聽教練的指導，當然自然也認同教練的指導。

訪：上面這個觀念是否與原住民身份有所衝突？

羅：應該沒有，至於為什麼沒有？是因為在那個時代，日本人統治台灣，而原住民的想法也徹底被改變了，而我們做孩子的，由於父母親的觀念如此，所以我們也就跟著被影響，所以沒有所謂的衝突可言，但我們的下一代就不同了，國民政府的民主教育就沒那麼要求了。

訪：政府單位(台東縣政府)對於馬蘭隊的成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羅：應該沒有，當時以升學主義掛帥，而且每天都在喊反共大陸，而本縣府經濟拮据，自己都自身難保，那有什麼

角色可扮演，只有自己自求多福，縣政府只補助參加省運時的經費，其他的應該沒有。現在不同了，政府在振興棒球運動，經費充裕多了，所以不同的年代，就有不同的角色。

訪：球員在各自所屬的學校，校方看待球員與棒球隊的態度？

羅：：學校有社團球隊，偶而參加縣運，但參加校外的比賽時，有些學校請假較不方便，尤其住校生在週六晚上到球隊教練家聚會時，無法準時回校參加晚點名，這是學校無法接受的。

訪：比較馬蘭隊與嘉農隊球員的表現與觀念？

羅：老實說，就是日本的教育方式比較扎實，嘉農的球員精神真的不是蓋的，他們要做就會全力以赴來指導球隊，這些嘉農的教練團成員，擔任訓練的工作非常認真，也沒有領薪水，比起現代的教練有薪水才要指導，這是不一樣的地方，這些嘉農出身的球員，認為成立球隊這個決定，是他們實踐及傳承的機會，所以不畏困難，非常投入認真的指導馬蘭隊。

訪：馬蘭隊與學校球隊的差別如何？

羅：心態和目標不同，馬蘭隊的凝聚力超強，因為選手是為了打球而打球，而學校球隊只是混一張公假單，而且學校球隊有經費預算來源，馬蘭隊不但沒有，而且還是自給自足，還有一點就是訓練的時間，馬蘭隊無法統一集訓，學校球隊恰好相反，不但學校可以統一請公假一起練球，學校伙食也可預留，實在差太多了。

訪：馬蘭隊與企業球隊的差別？

羅：差在物質上，馬蘭隊是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組隊，但企業

球隊是先有球隊，提供薪水，再找人打球。相反的馬蘭隊是先找人才成立球隊，當然有差異，二者對球隊的向心力與練習的心態就不一樣，價值觀也不一樣，例如：慢速壘球的球隊成立也是一樣的道理，相同理念的人一起組隊，自掏腰包買球具或其他開支，這是自發性的組隊，那如果是由企業或公司組隊，那就要先找球員，拜託球員，有時還利用金錢招募球員，這就是不同之處。

訪：馬蘭隊與竹前公司合作的原因與經過？球員選擇到竹前的原因？

羅：怎麼開始的我不很清楚，但依照郭教練對球隊的理想就是希望能把球隊繼續延伸它的存在，由企業界做依靠，一方面為了球隊多年來形成的凝聚力，來建立竹前公司的形象，這個計劃可能是郭教練與他的長女婿商討之後，透過女婿與竹前公司的日本老板研商之後，才有合作關係的開始。球隊成立之後，球員全部被安排在夜班工作(晚上8點至凌晨3點)，上午休息，中午飯後就開始練球，晚餐後8點開始上班，但是我讀體專二年級後，一些球員及學生球員都回台東練球，留下較資深的選手在公司上班，也不知什麼原因，記得我當時的津貼大概只有一、二仟元，是竹前公司提供，球員們都覺得很奇怪的感覺，因球隊分兩地練球，感覺怪怪的，所以過沒幾年，比賽次數漸漸減少，取代的比賽是學生基層少棒與青少棒的比賽，但是我當兵入伍之後，才聽到一些老球員已經沒有在竹前公司上班了，當時大約是民國66年的事，一些人離開公司另謀高就，例如：郭志登改行去做雕刻學徒、陳榮貴去可口奶滋棒球隊，其他當兵

的當兵，讀書的就繼續升學，留在台東的球員，在那個時期學生棒球的推展正在發熱，因此留在台東的球員，自然地成為各學校棒球隊爭聘的教練，就這樣馬蘭隊的成員繼續在棒球場把棒球的傳承工作一肩扛起。當年新生國小教練由鄭榮喜、林天送等人擔任、卑南國小由吳仁成擔任、南王國小由陸永茂擔任，國中部份：盧萬生擔任新生國中教練、林宏康及郭子雄擔任卑南國中教練、新港國中則是由廖偉志擔任。高中部份：台東農工由郭子光擔任，就這樣馬蘭隊雖然不見昔日出去比賽的盛況，但馬蘭隊的成員，為了生活，還是藉喜愛的棒球運動，在球場繼續做棒球傳承的工作，如今在大學、職棒，甚至在國外的職棒選手中，都有來自台東縣的球員，由此可見這些選手的成長與成名都是馬蘭隊成員在基層棒球階段所付出的汗馬功勞，希望將來能培養更多的郭源治。

訪：馬蘭隊對於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

羅：在 60 年代台東的國小、國中紛紛組隊，如果在當時沒有馬蘭隊這些球員的加入，積極推動台東的棒球運動，可能也就沒有辦法在那麼短的時間裡，使台東的棒球運動蓬勃發展。當年台東少棒最盛時期有 60 多隊，但其中也有沒有任何補助或是請不到教練的球隊，但是由馬蘭隊成員所擔任教練的學校，這個學校的球隊就一直延續至今，也培養出許多職棒、成棒選手。台東的棒球推展在量的部份，以當年地區的聯賽隊數來說已達到了，但在質的部份還是靠這些馬蘭隊成員的加油，我在這裡只能說馬蘭隊對台東棒球的推動，真是功不可沒。

附錄六 訪談郭子雄逐字稿

(一)

訪談時間：2011年2月6日

訪談地點：台東市郭子光自宅²⁶

訪談內容：

(郭子雄補充郭教練教育球員特別之處)：

郭子雄(以下簡稱雄)：郭教練當時除了教導球員如何打球之外，也教育球員家長，也就是結合家庭的教育，所以週六晚上的會議是整個球隊球員與家長務必參加的重要時間，這是與學校教育不同的地方。郭教練的教育較偏重於團隊內涵與球員精神這一方面的較多，論馬蘭隊與學校球隊最大不同點，在於器材購置的資源比例原則與訓練時間就差很多，在這種條件的差異，我認為馬蘭隊的成立真的不容易，尤其在管理更顯得困難，例如：到外縣市比賽，部份學校就未必會准球員假，所以馬蘭隊能成立更是不簡單。

筆者(以下簡稱訪)：馬蘭隊解散的原因及之後球員的去處？
雄：因為在那個時候，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許多學校慢慢的成立棒球隊。所以我們馬蘭隊選手的來源就少了，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沒有資源，也就是沒錢。再加上馬蘭隊一些球員上大學讀書、服兵役、就業等等影響，就這樣球隊結束了。球隊結束是在花蓮竹前公司約在1977年，那時已經沒有再訓練或參加球賽，而球員們為了生活，只好認真上班賺錢。

²⁶ 此次訪問為訪談郭子光時，郭子雄正好到郭子光家拜年，而額外聊到的相關話題。

訪：馬蘭隊對於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

雄：說實在的台東棒運的發展真正往下紮根的就是嘉農這些台東縣的選手如：陳耕元校長在農校組隊與藍德和先生組成的富岡少棒隊，雖然只有短暫，但當時還是以馬蘭隊為主，雖然台東農校的前輩球員，在校期間球隊曾拿全國亞軍，但他們畢業之後沒有走入教育界，大都去就業，所以在棒球這個部份也就沒有他們的舞台了。那麼馬蘭棒球隊的成員中許多是體育系畢業的，到學校擔任體育老師與棒球教練。記得棒球聯賽得到好成績的學校教練，多是出自馬蘭隊成員，例如：吳仁成在卑南國小、林天送在新生國小、陸永茂的南王國小、羅旻翁的泰源國小與泰源國中、新生國中的盧萬生、卑南國中的郭子雄與林宏康等，所以台東的棒球的推展就以馬蘭棒球隊貢獻最大。而紅葉少棒只是曇花一現，沒有舞台，只有余宏開有很短的時間指導復興國小少棒隊。郭子光在台東農工從新成立時，也擔任二、三年的教練工作，所以台東的棒球若能整理起來有關棒球的源譜，大概指導者均為嘉農系列，尤其台東棒球教練均為馬蘭棒球隊出身者較多。

訪：今天感謝郭子光與郭子雄兄弟的訪談配合。

（訪談結束後，郭子雄針對台東縣政府與馬蘭隊關係，補充說明縣府態度）

雄：記得在民國六十年，第七屆中華杯棒球大賽時，中華杯總決賽在台北市棒球場舉行，出發前由郭教練親自到縣政府請求幫忙旅費的補助時，縣府說沒有錢就是沒有錢，真的一毛都沒有，當時的縣長是黃鏡峯，所以去比

賽的經費完全是家長自籌的，到了台北我們球隊住在撫順街當時的山地會館，給一般原住民學生或到都市的原住民暫時的住宿處，當時球隊在地板鋪草蓆睡覺。比賽結束馬蘭隊獲得冠軍，這時台東縣政府計劃如何做一些錦上添花的慶祝活動，例如：球隊回台東的歡迎遊行等事宜，結果縣府在台北各飯店查詢馬蘭棒球隊的住處，希望能與球隊接洽，但是這些官員無法查到球隊落腳處，因為當時的經費那能住得起飯店啊！吃的是家長自己煮的飯菜，睡的是地板草蓆，所以他們根本找不到球隊。後來縣政府知道我們要回台東的消息，就派體健課的人員準備派車迎接球隊，結果在屏東與台東縣交界的壽卡休息站，攔截球隊，希望球隊所有人員改搭縣政府派去的金馬號公路局專車，但是郭教練拒絕，因為出發前急需縣政府的贊助時卻一毛不拔，現在有成績了，要做縣政府的專車，並且到台東遊街，以顯示縣府的功勞，這時當然郭教練很不悅，當然也不去坐那部凱旋專車，當時場面非常尷尬，這就是馬蘭隊出外比賽最辛苦的地方，好幾年都沒有社會資源，前任縣長黃順興還會補助一點。

(二)

訪談時間：2011年2月13日

訪談地點：郭子雄自宅

訪談內容：

訪：成立馬蘭隊的契機與目的？

雄：據我所知郭光也教練，把棒球訓練當成一種教育，沒錯體育是教育的一環，而棒球又是體育的一個項目，所以

他當時也沒想到棒球將來會成立職棒，也沒想到這個棒球將來可以從事什麼行業，他只想從棒球這一塊領域去教育下一代，因為他認為從棒球訓練中，是可以雕塑個人的人格特質，郭教練也是第一個從教育的理念訓練棒球隊的人。再來對他來說訓練球隊是個人興趣，加上過去在嘉農一些有名氣的球員中，他們的孩子都已到了青少年期，為了把棒球傳承給下一代的想法，沒有考慮組隊所需要的各項經費與資源，就這樣成立了馬蘭隊。這些嘉農第二代的孩子們，以往大人們在部落裡打棒球時，小孩子也同樣在場邊玩棒球，在這樣耳濡目染的情況下，小孩們對棒球的興趣也相當濃厚，因此這些大人本來就有意把棒球運動傳承給下一代，並且透過棒球培養正確的人格發展。以上這些郭教練單純的想法及理念，卻萬萬沒想到這些孩子們將來可以讀大學，因為當時的學校以升學主義掛帥，所以要考上大學並不容易，對郭教練來說也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馬蘭隊就有八位大學生，以當時的升學率來說，真是比東中、東女來得高。

訪：為何命名為馬蘭隊？成立的過程？

雄：因為球員與家長都住馬蘭部落，所以命名為馬蘭隊也是非常正常的事。

訪：當時的經費來源與運用？取得方式為何？

雄：那時候沒有什麼社會資源，當時的民意代表也沒有任何補助款之類的經費，就連地方政府也沒經費去鼓勵民間團體組運動團隊，所以球隊的經費完全由家長自給自足，當時還有一些球員為了繳不起做為球隊經費的基

金，而選擇退出球隊，因為在那個年代，一般百姓生活是很困苦的。記得當時有一些球員家長去租地，種植洋蔥或幫人採收農作物，來貼補球隊的開支。

訪：當時的訓練器材與裝備有那些？取得方式為何？

雄：基本上有些球具是有些家長過去使用過的二手球具，但大部份是球員自備，有些則是家長籌錢買的。球棒自製，捕手護具只有護臉的面具與護胸，什麼護膝、護檔、安全帽都沒有，當時球隊窮到裝備都不足，還好當時的比賽並沒有強制要求捕手或打擊者做好保護選手的安全措施。出賽時球衣都沒辦法統一，連繡隊名的錢也沒有，完全都是以克難方式因應。(現代捕手護具如下：頭盔、面罩、護喉、護胸、護檔及護腿)

訪：當時的訓練地點與訓練概況的描述？

雄：其實所有的訓練，主要在每星期六晚上於教練家聚會才是訓練的重點，不管是球技上的新知識或是為人處事的學習以及打擊動作的正確指導，這些訓練的地點就在教練的家。

訪：當時訓練的內容與時間的分配？

雄：基本動作的養成都在球場訓練，練習的時間是在每星期六下午、星期日整天以及寒暑假全天，包括國定假日。訓練內容都是一些守備的基本動作以及跑壘的觀念，打擊部份，除了平日的訓練，必須嚴格要求之外，每星期六夜晚的打輪胎訓練則是一項用來矯正不正確的打擊姿勢，再來就是精神講話以及強化團隊的凝聚力。至於體能訓練，在當時的訓練方法，還沒有那麼科學化，沒有專門體能教練或靠一些儀器輔助。當時純粹做一些耐力

跑或短跑的訓練，以加強下盤的肌力。那個時候比較偏重於技巧的訓練，還沒有針對各項體能專項的訓練。

訪：可以說明訓練場地的環境與訓練的概況嗎？

雄：首先在新生國小操場訓練，當時教練與家長一面指導我們練球，一面整理場地，可以說一邊除草、一邊練球。教練、家長都同樣關心這個球隊，所以成立第二年就稱霸台東成棒組，可見當時馬蘭隊全體球員的投入。

訪：當時訓練的語言為何？教育部要求不準使用日語，對訓練造成影響嗎？

雄：教育部的要求沒聽過不準使用日語之說，我想應該在棒球聯賽開始，有這麼一說，但是棒球一些術語至今，還是引用日語的發音，所以使用國語、台語、原住民語言並不會影響訓練。

訪：教練團的成員以及分工方式？

雄：教練團有羅光星、楊吉川、林清嵐、柳盛遠或一些家長擔任，不像現在的職棒或一般業餘球隊的教練團，分別負責訓練各項球技，而馬蘭隊的教練團，以自己在棒球上的專項位置，來指導該專項有關的經驗傳承。嘉農的郭壯馬與藍德和有時也來指導。

訪：後援會的成員以及運作的方式如何？

雄：後援會完全由家長擔任，在訓練中隨時關心我們的器材補充，或場地整理等瑣事。但一到比賽不管在縣內或縣外，家長們一定煮一些糯米或米糕之類的餐點，這一來球隊可以省下一、二天的伙食費，有時在球場的外圍煮飯菜給選手用餐，家長也兼做啦啦隊，加油聲不斷，在外縣市比賽有時家長在郊區或球場外圍找一些野菜供選

手加菜，雖然不是大魚大肉，但是大家吃的很高興，這就是凝聚力的表現吧！

訪：球隊在馬蘭部落的互動狀況如何？社區對球隊的認同如何？

雄：因為我們的教練團這幾位教練都有繼續升學，在那個時代讀書的人很少，國小能畢業已經算不錯了，何況這些打球的教練們，都是高等科畢業，相當於高中程度，回到部落當然受人尊敬，在地方上算是有頭有臉的知識份子，所以家境也比較好，何況組球隊還要繳錢。那麼到我們這一代大概讀初中畢業已算不錯了，更何況大部份都有讀高中，算是很了不起了，像部落裡的一些年青人，幾乎都務農，根本就沒唸書，能找到初中畢業者少之又少，所以相對的這些打球的家長都是有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在部落裡受人尊重，自然與人就有良好的互動關係，也成為部落裡年青人羨慕的地方。

訪：球員在馬蘭社區的認同狀況？

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馬蘭部落是以年齡為階層的制度，過去凡讀書人就沒有參與部落的年齡階層的制度，當時的學生部落的人稱為“傾向日本”，言下之意就是讀書人沒有時間參加部落活動，何況馬蘭棒球隊的成員都是學生較多，所以與部落的年青人是有一點脫節，反而沒有讀書的人比較容易團結在一起。學生回到部落反而沒有朋友，除非自己的親戚，而我一直到大學畢業才參加部落的年齡階層，慢慢才有了部落朋友。在當時學生與部落的人在觀念及想法上有點差距，所以也沒有什麼互動。

訪：球員出身地點與背景？非馬蘭部落球員如何融入馬蘭部落？

雄：其實馬蘭隊沒有不歡迎外地人參加球隊，反而覺得大家都是喜歡棒球的一群，在一起更快樂，何況大家都是阿美族原住民，就沒有融不融入這個問題了，反而對平地人(漢人)的排斥非常激烈，所以到現在閩南語還不會講。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的時間與原因？

雄：第一批球員是在 53 年 1 月 2 日同時加入馬蘭隊，而其他球員則是陸續在不同的時間加入。其實這些選手純粹為了興趣才加入球隊，他們也從來沒有想過將來會有職棒或到大學打球的念頭，就是單純想要打球，與現代學生打球是有目標、有理想、有將來的觀念是截然不同的。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之後參與那些賽事？印象較深刻的賽事描述？

雄：在縣內有很多賽事，其中最難忘的是山地杯棒球錦標賽，我們連奪三屆的冠軍，之後這個球賽就暫告一段落。在縣外的全國性比賽最難忘的是有一屆的中華杯與南英爭冠亞軍時，本隊投手因已疲勞過度，控球失常，造成四壞球保送 14 位打者，而慘輸南英，因此本人立刻決定回台東之後一定要練好投手這個角色。

訪：當時在球隊中，是否會面臨日本教育的教練與國民黨教育的球員，觀念與認同的衝突？

雄：單以棒球來說應該沒有衝突，因為棒球是日本人帶進來的運動，所以在訓練上沒有影響，只是在認知上有一點不同，所以常和父親為了日本與台灣的比較好壞而發生爭執，他認為日本人好，但我們是受國民政府的教育，

所以我說台灣好，國民黨好，但是談到棒球就不會有任何的爭執或認同的衝突。

訪：上項這些觀念是否與原住民身份有所衝突？

雄：應該在觀念上有不同之處，有許多地方還是格格不入，我想在認知上差很多，例如：阿美族的年齡階層的一些作法，對日本人來說是不允許的，所以原住民多少對日本人的觀念有所不同。從日本的壓榨勞力來說，過去公共設施的工程，應由納稅人的錢去做工程才對，但原住民沒有繳稅，所以就用原住民的勞力去完成許多公共設施，當時的原住民認為日本人很壞，不講理，專門壓榨原住民的勞力，其實日本人做各種設施的目的，最後的好處還是在原住民，例如：挖卑南大圳工程，就是要讓更多的原住民田地有水灌溉，但當時的原住民不了解，總認為這是壓榨勞力，當時阿美族的土地廣，若沒有水利灌溉工程的完成，那來的稻米收成呢？以現在的角度來看，只能說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了。

訪：政府單位(如台東縣政府)對於馬蘭隊而言成功的扮演什麼角色？

雄：球隊剛成立之初，縣長是由黃順興擔任，對於球隊的成立非常支持，但經費上也沒什麼幫助，因為當時的地方政府並沒有編列這項預算，所以實際支持是有限的，到最後球隊還是自給自足。

訪：球員各自所屬的學校，校方看待球員參與馬蘭隊的態度如何？

雄：沒錯，當時馬蘭棒球隊的成員是來自台東各所不同的學校，甚至也有沒有升學的球員也參加，例如：有一位選

手後來竟然因加入馬蘭棒球隊之後到南英就讀，之後又考上台體院，後來更成為中華職棒的裁判，他就是楊英二。說實在的，如果當初他沒有參加馬蘭棒球隊，或許今天的他，搞不好還待在家鄉務農呢！至於其他球員雖然都在不同的學校就讀，甚至有的學校自己也有棒球社團的組織，但是球賽不衝突，校方都很贊成參與棒球隊，只是要參加縣外的比賽時請假手續比較麻煩，除非是代表台東縣，由縣政府出具公文，才有辦法請假，在縣內的比賽都請事假，比賽完之後立即回學校上課。

訪：比較馬蘭隊與嘉農隊員的表現與觀念？

雄：過去聽教練們說過，他們過去的訓練如何的辛苦，如何的被操練，其實馬蘭隊也是同樣以如此的方法被教練們訓練，所以要比較可能沒有正確的答案，倒是覺得他們在學校的統一管理，應該比我們好，因為他們有統一的團體生活及作息時間，也有較多時間同時練球，而馬蘭隊就沒那麼好，這就是最不容易克服的事。

訪：比較馬蘭隊與學校球隊的差異？

雄：除了剛說的與嘉農不同之處外，學校球隊比較容易取得社會資源或學校編列的預算等等優勢，不論在練習的器材、場地、時間、人員等都優於馬蘭隊。

訪：比較馬蘭隊與企業球隊的差別？

雄：最主要的是企業球隊的球員以賺錢為目的，公司方面主要是要建立企業的形象或減稅之類的優惠等等，相反的馬蘭隊要自給自足，設法賺錢支應球隊各項開支，我想這是最大的不同點。馬蘭隊若能讓球員的生活無後顧之憂，那該多好，所以在沒有任何贊助的資源下，還能獲

得全國賽中華杯的冠軍，實屬不易。企業球隊的球員來源不缺，球員一定也是精挑細選的好手，才有辦法進企業球隊，而馬蘭隊只不過是一群愛好棒球的家長與球員罷了。

訪：馬蘭隊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的原因與經過？球員選擇到竹前公司的原因？

雄：我應該這麼說，當一位選手達到某一層級時，就會考慮自己的將來，想以棒球來尋找自己的出路，這是馬蘭隊員選擇去竹前公司的原因。有些選手繼續升學或繼續完成國民義務教育或去服兵役。至於如何與竹前公司合作的經過，是因我的姐夫在竹前公司擔任副廠長，由他從中牽線讓郭教練與竹前先生有更進一步的合作構想，郭教練希望這些選手都有工作做之外，更重要的又能繼續打球的理念與建立公司形象的球隊。在爾後二、三年的訓練中，花蓮沒什麼比賽，只有一些小比賽，或者回台東參加比賽，所以球隊就變成不積極的練球，而且球員的來源沒有了，所以球員不足，練習時間漸漸減少，後來就以上班為主，單純當公司的一般員工，而一些較年青的學生球員還是回台東，按照過去週六、日的練習繼續訓練。

訪：馬蘭隊解散的原因？之後球員的去處為何？

雄：在那個時期是國家的九年義務教育之初期，各國中學也正在加強學校的體育教學，因此有些學校已經開始組棒球隊，所以馬蘭隊的球員來源斷了，因此馬蘭隊球員越來越少，就在這一段期間部份學校，如台東農工、卑南國中、新生國中、泰源國中、新港國中、新生國小、泰

源國小等都相繼組隊，以至後來的台東體中及成功商水棒球隊，以上這些學校的教練都是來自馬蘭隊的球員，因此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剛好整個大環境適時的給了馬蘭隊球員發揮的舞台，也正是棒球的傳承。教育部後來舉辦的學校聯賽，台東縣的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更讓西部學校爭相到台東挖角，這也使得球員的行情水漲船高，以至於到後來各種挖角的亂象也逐漸產生。

訪：馬蘭隊對於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

雄：我只能說當時若沒有馬蘭隊的成立，台東的棒球就不可能發展的那麼快，也不可能在一時之間找到那麼多的棒球教練，所以這些馬蘭隊的球員，除了是做傳承的工作，更是奠定了棒球的根基，對於台東後來成為棒球的搖籃，實在是功不可沒。

(三)

訪談時間：2011年6月8日

訪談地點：郭子雄自宅

訪談內容：

訪：當時郭光也教練或其他嘉農教練對於日本人或日本政府的態度是什麼？他們所受的日本教育是什麼？

雄：跟我們傳統原住民比較起來，他們對日本教育非常信服，因為我們傳統的一些觀念啊，比較迷信也不科學，所以對他們來講會否定自己傳統的教育或是觀念，所以老一輩的提到日本人他們總是會特別地崇敬，尤其是在精神方面或者是人格的發展方面，特別地重視，所以他教我們棒球的時候，對於精神這方面的教育，或者是在心理

建設方面，特別特別地重視，那至於他們所受的日本教育是什麼，這個我是不太清楚啦，我想從他們一般的談吐裡面，對事情的實事求是也好，就比較科學，不像我們這邊還是迷信，所以他們就不會接受我們這種傳統。

訪：你們所受的國民黨教育是什麼？教練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態度為何？

雄：國民政府來台灣那時候，事實上那個時候還是戒嚴時期，那時候給我們灌輸的教育就是什麼只想反攻大陸，一切事情，教練也好，都是為了反攻而準備，當然啦，對三民主義的這些教育也有，可是對我們本土這些族群來講，根本不是很重要，嚴格說起來我們不是很樂意接受，好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以後，在法治方面慢慢重視，解嚴之後，政府也是滿民主，滿進步的。教練，很不客氣地講是很反感啦，因為他們受的是日本教育，而且那個時候國民政府來台灣的時候，有一些二二八事件之類的，很像是...在壓過這邊的族群，所以很反感，那時候國民黨一直要他入黨，他都不入黨。

訪：馬蘭隊成員當時在棒球運動中所學習到的精神為何？

雄：因為那個時候的政治環境是戒嚴時期，所以說實在的有很多事情我們都不敢像現在那樣，言論自由，想什麼就講什麼，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只針對比如說像那個棒球運動來講，我們只知道在那個範圍裡面，做一些教育，不敢講任何政治的問題，講到精神，我們那時候是完全以日本的精神為期許的首要目標，動不動就講說日本教育，到底日本教育裡面這個精神是什麼，那我們可以從日本的比賽可以了解一點，你看日本的球隊那種韌性，

不會說比賽打到一半輸了他們就沒有那種... (士氣)，弱者，不到結束他們是奮戰到底，這就是日本最好的地方，也是我們所要學習的那種精神，而且也不會因為對方實力強就畏縮，不會，他們就是說不會把輸贏看得很重要，就是堅持到底，只要他在這場比賽他是不是有把他全部的實力發揮出來，這個就是我們教練一直在教我們的，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在我們從以前練習的過程裡面，真的我們是練得很辛苦，我們教練也一直鼓勵著我們，如果我們不這樣子超越人家，辛苦的沒有比人家多的話，我們永遠趕不上人，更何況我們台東那時候環境真的是不如西部跟北部。

訪：馬蘭隊比賽時所使用的語言為何？

雄：大部分還是以母語為主，因為我們教練不會講國語嘛，除了球場上用的一些術語是用日本的外來語以外，那幾乎都是用母語來講。

訪：介紹阿美語的棒球術語。

雄：阿美語本身就有日語外來語，像出局，日語是用英語，這種話幾乎很少啦，我們的母語。

訪：馬蘭隊的教練與球員信奉哪些宗教？

雄：我們馬蘭隊大部分天主教跟基督教，比較多，那還有就是道教啦，可是道教那時候還不是那麼盛，是漢人來台東越來越多，我們才有信一些道教。

訪：可否敘述阿美族賽前的祈福活動？

雄：我們有不是沒有，salisin，主要是跟我們的祖靈來跟祂報告就是說我們今天參加哪一隊比賽，要跟哪一隊比賽，希望我們在比賽中不要遇到不幸的事情，不要受傷

啦，能夠把自己的實力全部發揮出來，可是不會講說對方怎麼樣子啦，希望對方能夠暴投啦。

訪：信奉其他宗教的球員，是否相信阿美族賽前的祈福活動？

阿美族的傳統與外來宗教之間是否會有所衝突？

雄：因為像說有信天主教的，可是當我們在 salisin 的時候，他們還是接受，因為這是我們的祖靈，因為宗教跟祖靈其實無關啦，其實所謂信奉祖靈跟道教一樣，他們也是信的是祖宗、祖先啦，所以這些祈福來講，這個沒有什麼就跟天主教禱告一樣，沒有什麼差別。

訪：比較日本人與國民政府對於原住民年齡階層的差異？

雄：日本人他一直以為豐年祭很像他們的元旦一樣，很像過年過節，所以他們那個時候還曾經要把我們這個豐年祭弄到跟他們一樣，一月一號，所以有一年沒有辦豐年祭，因為他們打算挪到一月一號，結果部落的人不接受啊，所以那個時候也都沒有辦。那時候年輕人要升級的時候，要命名給他們名稱，結果剛好那三年的其中一年啊，結果斷了一年以後呢，結果日本人也覺得不對了，為什麼我們要到海邊抓魚嘛，那麼冷的天氣你怎麼下海？所以他覺得太冷了就沒有人去海邊啊，所以隔了一兩年他還是把那個豐年祭又回到原來的七月份啦。而且那個時候一月份來講，一月一號，欸第二期稻作是十一月就收割了嘛，還是十二月，也差不多是農閒時期，可是那時候太冷了沒有人願意下海啦，所以也不適合那個時間來辦豐年祭

訪：所以也是很重視啦，到國民政府也是一樣。對於棒球運動的看法差異？日據時代很像要收買民心然後他推展棒

球) 然後國民政府來的時候看到棒球是我們很需要的。

雄：其實我不認為是收買我們的那個，因為那事實上來講，我們看了以後產生興趣，有了興趣以後才慢慢想摸球，也想打球啊，最先是這樣來的，那麼後來發覺到原住民在這方面好像滿有天份的，所以才有更多的人去參與這個運動，那個時候日本人來台灣的時候，真正在打棒球的原先是日本人耶，有的學校像說什麼台北，台中一中之類的學校，他們的學生除了日本人以外還有這些平地人嘛，可是在打球的都是日本人，很少台灣人在打球，所以可以說嘉農那個時候組棒球隊的時候。(訪：開放三族共和)，那個時候才(訪：要不然嘉義中學全部都日本人啊)，對，其他學校清一色都是日本人在打球啊。

訪：當時聽說為了籌經費球員曾經抓田蛙來賣，還有球員因此被毒蛇咬傷，可否敘述這個經過？聽說有賣雞賣鴨，有記得去砍甘蔗。

雄：說實在我們的艱困很拮据，那時候政府也沒有給我們資源，完全是靠我們的家長去籌經費，所以那時候我們的家長就說大家一起打工，去賺一些經費，然後所得到的這些工資，有一部分是交給棒球隊，當然大部分還是交給他自己，因為他辛苦得來的嘛，所以像說我們去用教練的地有沒有，我們棒球隊去那邊整理，然後呢教練就會拿出一部分的經費做為棒球的一些基金，那個時候完全沒有啦，就是家長自己來出這些經費的，當然出的錢不是很多啦，(訪：這個被毒蛇咬的) 那個時候剛好林益千嘛，我們在整理田埂的時候，剛好那邊一個洞，還以為說裡面有青蛙，他手第一次手伸進去的時候，碰到黏

黏滑滑的，他認為是青蛙，結果第二次他再把手往裡面伸的時候，就被蛇咬到了，後來那個手腫起來嘛，才知道是蛇嘛，眼鏡蛇，挖出來看看是什麼樣的蛇，才知道是什麼樣的毒。

訪：當時比賽曾經發生過冒名頂替或是選手戶籍不在台東被取消資格，可否敘述其經過？

雄：那是省運，我們那時候在台中比賽，(訪：大概是民國幾年？)，我應該大二還是大三，那應該是六十年還六十一年，那時候吳仁誠服兵役在馬祖，一直叫他說把他的資料寄回來，身分證，要報名嘛，結果可能就是通訊不方便嘛，結果他的資料一直沒有寄回來，他就沒有報名，那個時候就臨時叫林彥光報他的名，結果我們那時候去台中比賽，那時候我們跟高雄縣的代表隊比賽，結果我們打到一半的時候，欸吳仁誠回來啦，回來以後，呃因為他也很久沒有摸球了啦，那教練的意思說想給他有機會動一動，所以他改用林彥光的名字下場比賽，那我們那個時候的捕手很像只有一個，(訪：我那時候不在)，你們出國啦，他主要的用意，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贏很多分了啦，後來他主要說增加捕手的戰力，那吳仁誠回來嘛，所以就叫吳仁誠利用那個機會就是說練習，是這樣子來的，我們那時候我記得很像 19 比 2 耶，後來剛好高雄縣代表隊有一個郭永安的弟弟，叫郭永鴻，他也是曾經在空軍棒球隊嘛，我們也曾經一起訓練過一段時間，所以大家都很熟嘛，所以大會一報說，台東縣棒球隊守備換人，一報是報林彥光的名字，一看不對啊，他們馬上就抗議，大會一看說沒錯，所以就把整個比賽就

沒收了。

訪：要不然那個時候應該是可以冠軍啦。

雄：那一年我們實力是很好。

訪：馬蘭當時的知識分子與參加年齡階層的人是否較少往來？打棒球的球員如何看待年齡階層活動？對於知識份子不參與年齡階層活動，在日治時代與國民黨政府時代的看法有什麼轉變？就是指參加 Kaput。

雄：說實在的你有讀書的幾乎都是很少參與，讀日本書，到我們，跟他們就是很少往來啦，那個時候國民義務教育還只有六年，國小畢業少部分有繼續升學，絕大部分就沒有再升學，主要還是環境的因素，那個時候還有童工啊，這個傳承活動...但是到後來他們高中大學畢業步入社會以後，有的會熱心參與這一方面的活動，有的參加 Kaput 活動啦。也差不多啦，在日本時代跟國民黨政府時代都是一樣，像是我爸爸，回到部落才開始 Kaput，大部分都是循這種模式。

訪：馬蘭隊當時與平地人或漢人有哪些接觸與互動？馬蘭部落當時與平地人或漢人有哪些接觸與互動？

雄：因為我是在東師附小念書，平時上課都是跟平地人，但是之間的互動很少，回去以後還是跟自己部落的人生活在一起，平常假日也都是在一起，互動很頻繁，反而平地人很少，只有在開學上課期間才有這樣子，所以就以我的經驗來講，我的漢人朋友，不多啊，只有一兩個，所以我這邊的朋友大部分還是原住民為主。

訪：那時候漢人有組隊嗎？

雄：也有，但不多，那時候比如說像水利局啊，他們自己同

事自己組成一隊，可是這種機關團體少之又少，大部分還是原住民，我們那時候原住民以部落為主，或者是以宗教團體為主，像馬蘭隊，或是馬蘭部落一些年齡相近的年輕人像是鐵人隊，都是以這個為單位。

訪：馬蘭隊當時與客家人有哪些接觸與互動？馬蘭部落當時與客家人有哪些接觸與互動？

雄：台東這裡的客家人很少，漢人比較多，而且我們分不清楚你是漢人還是客家人，我們都一致認為他就是漢人，平地人。

訪：除了曾經加入球隊的幾名卑南族、布農族以外，馬蘭隊當時與其他原住民族群的互動狀況？馬蘭部落與其他原住民族群的互動狀況？

雄：只有山地杯，說實在的我們馬蘭部落這邊，比較接近的就是卑南族，可是以前我們跟卑南族不是處得很好，日本政府來才有一些互動，但是不是很頻繁，如果像一般我們做農的，互動就很少。

訪：例外是公家機關，或是當兵在同一個連。當時球隊其他族群的球員用何種語言與球隊教練、球員溝通？

雄：還是以國語為主，透過球員來翻譯，他用母語來講，我們球員再翻成國語來溝通。

訪：馬蘭隊當時與馬蘭教會的互動狀況如何？

雄：當時馬蘭教會也有自組棒球隊。

訪：馬蘭教會棒球隊的成員是誰？這支棒球隊與馬蘭隊的互動狀況如何？

雄：我們馬蘭部落林清嵐羅光星林明德楊吉川（訪：天主教），天主教棒球隊是老一輩所組成的球隊，馬蘭棒球隊是比較

年輕的一輩，馬蘭隊的信仰比較多元，但沒有影響馬蘭隊，在馬蘭隊我們就互相扶持。因為我們棒球隊有幾個家長是信仰天主教的，所以也是天主教的選手，所以馬蘭棒球隊信仰的宗教比較不同，並沒有要求宗教。

附錄七 訪談郭榮逐字稿

訪談時間：2011年2月28日

訪談地點：郭榮自宅

訪談內容：

筆者(以下簡稱訪)：成立馬蘭隊的契機與目的？

郭榮(以下簡稱榮)：台東在早期就有台灣銀行隊、馬蘭部落教會與鐵路隊，這些球隊都是一些國民政府剛開始來台時在台東首先出現的球隊，成員都是一些嘉農畢業的球員及台東農校陳耕元校長的學生們，其他對棒球有興趣的年青人等，所組成的球隊，當時棒球在台東是非常盛行的運動，由於這些球員漸漸年長，棒球又開始沒落，後來一些嘉農畢業的名氣球員如：郭光也、楊吉川等人，就認為傳承棒球的工作有其必要性，因此先由自己的孩子開始成立棒球隊，漸漸吸收更多喜愛棒球的青少年加入，一方面培養一隊能在全省運動會中代表台東的棒球隊，當時他們也沒想到棒球能帶給什麼前途給這些孩子們，不像現在有職棒、成棒、大學等作為訓練的目標，他們純粹為興趣做棒球傳承的理念才組隊。

訪：為何命名為馬蘭隊？成立的過程？

榮：因為當時較有知名度的球員都住馬蘭部落，而且馬蘭是大部落，有關原住民所有的文化不管是體育、音樂、舞蹈等都以馬蘭為中心。因此球隊命名馬蘭隊是理所當然的事。

訪：當時的經費來源與運用、管理的方式？

榮：其實在那個時候球隊根本就沒有什麼經費，我的感覺好像都是郭教練在外面募款的較多。在我的記憶中，球隊

的球具非常克難，一顆球補了又補，記得補球工作我做的最多，至於經費的收支，那是大人的事，我好像沒出過什麼錢，所以對球隊的經費來源與運用管理方面不太瞭解。

訪：當時的訓練器材與裝備有哪些？取得方式如何？

榮：在那個時候自己打球的裝備自己設法取得，例如：球棒自己找原木（烏心石），自己一刀一刀的削成球棒、球衣是自己找布料縫製成球衣球褲，其他如釘鞋、手套自己設法購買。還記得要參加省運時，球隊買了二支正規球棒，在集訓期間不敢使用，等到省運的比賽時才使用這兩支球棒，主要還是害怕使用不當而斷裂。

訪：當時的訓練內容與時間分配如何？

榮：因當時沒有週休二日，所以只能利用週六下午與週日全天候為一般練習時間，本人當時因擔任隊長所以每到週六中午約定時間到教練的家與每位球員同時出發到棒球場練球，開始熱身、傳接球練習之後，才由教練宣佈今天訓練的內容，練完之後回家的回家，回校的回校，待晚餐後 19 時球員全部到教練的家先做揮棒打輪胎，矯正一些不正確的姿勢之後，由郭教練先精神講話，強調團隊精神的重要性，然後解釋分析打擊方面的優缺點，並且翻譯一些日本棒球雜誌裡的棒球技巧分析，因為當時國內棒球還在土法煉鋼的階段，尚無棒球有關的專項訓練等資訊，所以只靠一些教練在嘉農的經驗與日本雜誌內容去取得資訊，來作為教材。

訪：當時的訓練地點與訓練概況描述？

榮：當時台東沒有正式的棒球場，所以最先在新生國小操場，

再移至縣立體育場的煤碴跑道上，之後在田經場南側一塊空地上，由家長除草整理一個內野區，慢慢的也整理外野區，在不斷的整理之下，最後總算有一個可以練棒球的場地，不過在當時雜草叢生，打出去的球常常會遺失，由於當時球非常昂貴，因此每遺失一顆球就全員找球，可以說練習時間有一半是在撿遺失的球，後來經由不斷的整理場地，最後卻成為台東唯一可以辦比賽的地方。雖然不標準，起碼也改善了過去在田經場辦棒球比賽的困窘。

訪：當時訓練與比賽使用的語言為何？教育部在1970年透過全國體協，要求棒球賽時，不准使用日語，是否對訓練造成影響？

榮：大部份郭教練用阿美語教學，但有些部份用日語，但如果是在罵球員時就會用日語，因為他不會講國語。

訪：教練團的成員與分工方式？

榮：教練團當時有郭光也、楊吉川、羅光星、林清嵐、郭壯馬等，但只有郭光也主導訓練，其他只是在場邊做指導，或在比賽時提供他們的經驗，並且指出比賽時的缺點，還有一位叫山田先生的人，已經記不得他的中文名字了。

訪：後援會的成員以及運作的方式如何？

榮：成員都是家長，所以只要球隊有比賽，家長必定會自己煮飯菜供大家食用，像是一種野餐的方式，所有家長、球員一起分享每一家所帶來的美食。當時的後援會只要球隊有任何事，大家一定一起集思廣益，設法解決。

訪：球隊與馬蘭部落的互動狀況如何？馬蘭部落對球隊的認同如何？

榮：在馬蘭部落，因沒有什麼運動休閒，只有棒球才是部落比較能接受的運動，而且懂棒球的人較多，所以台東地區一旦有棒球比賽，部落的人就會去看比賽，久而久之互動自然良好，尤其日本沙隆巴斯女子棒球與馬蘭隊比賽時，真的轟動一時，當時部落的人更認同馬蘭棒球隊的存在。

訪：球員對於馬蘭社區的認同如何？

榮：球員大部份都是學生，而部落很多年青人從事農業工作，由於傳統的年齡階層組織非常的落實，所以打球的學生球員因沒有參加年齡組織，所以跟部落沒有什麼互動，但一些球員都繼續升學讀大學時，部落的人開始認同我們，但是在日治時代，接受日本教育的這些學生球員如：嘉農球員，馬蘭部落的耆老們並不接受他們，認為他們逃避工作，不參加年齡層的組織就是不認同馬蘭部落，但到了國民政府時期，這種現象就慢慢消失了。

訪：球員出生地點與其背景？非馬蘭部落球員如何融入馬蘭部落？

榮：最早的球員都屬於馬蘭部落的人，其家長們都是一些有棒球底子的人，後來球隊漸漸成長，需要參加全國性的比賽時，才召集一些外地的球員，以增加球隊實力，所以實力愈來愈強，而且在當時有一些比賽，如：山地杯的比賽，有許多外地部落也組隊參加比賽，因為這些外地球員的表現特別好，所以很快的就得到馬蘭部落人的認同。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的時間與原因？

榮：除了創始球員外，其他入隊的時間都不一樣，因為有些

在一般的比賽中發現球技不錯的，賽後受馬蘭球員的影響而加入，因為當時大家都還是學生，為了興趣或同學邀約而加入馬蘭隊，興趣是最主要的原因。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之後參與那些賽事？印象深刻的賽事？

榮：當時縣內每年有山地杯、縣長杯、佛誕杯等，在全國性的比賽中則是參加二次的省運會。台東代表隊選拔賽時，由於我同時又參加台東拳擊選拔賽，結果兩項都選上代表台東選手，被教練知道後，把我罵得很慘，之後我放棄拳擊項目，所以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也是被教練罵得最慘的一次。

訪：當時在球隊中，是否面臨受日本教育的教練與國民黨教育的球員在觀念與認同的衝突？

榮：其實當時我們是球員，而棒球所注重的就是服從，所以我們與教練的觀念沒什麼衝突，認為他的訓練是來自有名的嘉農，所以只有接受，不會有任何疑問。

訪：日本教育的觀念與原住民有何衝突？

榮：應該沒有衝突，因為這些原住民的教練們都有日治時期嘉農的背景，所以對有原住民身份的球員來說，是可以接受的。

訪：政府單位如台東縣政府對馬蘭隊成立扮演怎麼樣的角色？

榮：當時的縣政府根本就沒有扮演任何角色，都是球隊自給自足，還有在台東舉辦的比賽，通常都是一些私人機關或是有錢的人辦的比賽居多，如佛誕杯、山地杯等。

訪：球員各自所屬學校校方看待球員參與棒球隊的態度？

榮：學校不會去干涉，只要不影響課業，校方通常不太有意

見，請假方面在當時並不嚴格要求，所以對我來說並沒有困難。

訪：比較馬蘭隊與嘉農隊球員的表現與觀念？

榮：因為我們沒有參與嘉農的訓練，我們只知道我們的教練用他們在嘉農時的訓練模式來指導我們，所以並不清楚如何比較。馬蘭隊的球員只是常聽教練講述在嘉農時的訓練經過。

訪：比較馬蘭隊與學校球隊的差異？

榮：這個問題，我不曉得如何回答，因為當時學校沒有正式球隊，所以無從比較起。

訪：比較馬蘭隊與企業球隊的差異？

榮：絕對有差別，企業隊是有企劃的球隊，所以在經費上與球員生活的照顧都設想周全，而馬蘭隊是因家長的意願與球員的興趣而組隊的，兩者最大的差異就是經費來源、器材的取得與球員的生活保障。

訪：馬蘭隊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的經過與原因為何？球員選擇到竹前公司的原因又是什麼？

榮：有關這一點我不太清楚，因為當時我已去台電打球了，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最先由教練的女婿接洽這件事，竹前公司需要員工，而球員為了生活，又要打球，兩者都要兼顧，所以一些沒有繼續升學或未到外縣市謀生的球員，只好選擇到竹前公司了。

訪：馬蘭隊解散的原因？之後球員的去處？

榮：我認為當時在那個時期，有些球員為了繼續升學到北部讀書或為了生活而選擇就業，甚至當兵的當兵，個人所遭遇的各有所不同，又加上當時正值教育部極力推展的學

生棒球聯賽正熱烈展開，各中小學紛紛成立棒球隊，教育部為了獎勵組隊而給予補助金，所以學生隊越來越多，以至於馬蘭隊球員的來源就沒有了，加上社會資源也不足的情況下，球員漸漸減少訓練時間，同時參加的比賽也減少了，最後球隊就很自然的解散了。此時許多馬蘭隊的球員回台東之後，就投入學生棒球的訓練工作，到各國中小擔任棒球教練，剛好有些球員也正好大學畢業回鄉服務，也到學校擔任教練與體育老師，所以說馬蘭隊的球員散佈在各個基層棒球隊裡，默默的做棒球傳承的工作。

訪：馬蘭隊對於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

榮：台東基層棒球的蓬萊發展在當時最多有 60 多隊，當然有些學校為了補助款而組隊，並聘請沒有任何棒球經歷的教練來指導，但是有些學校如：台東農工、台東體中、成功商水、新生國中小、新港國中、卑南國中小、泰源國中小等學校的棒球教練均是馬蘭隊出身的球員。由於這些教練都是接受嘉農球員指導出身的，所以大家都非常認真的竭盡所能做棒球傳承的工作，使得台東的學生棒球，在短時間內，參加全國聯賽不管是少棒、青少棒都連續多年獲得冠軍，也讓台東縣在當時成為棒球運動好手的搖籃。所以可以很自豪的說，如果當初沒有馬蘭隊的成立，台東縣的棒球就不可能發展的如此快速，一直到現在，台東的棒球選手仍然是全台灣各個學校爭相挖角的大本營，因此馬蘭隊更是功不可沒。

附錄八 訪談盧萬生逐字稿

訪談時間：2011年3月4日

訪談地點：台東市更生路天野餐廳

訪談內容：

筆者（以下簡稱訪）：成立馬蘭隊的契機與目的？

盧萬生（以下簡稱生）：當時我們是農業時代，農忙之餘沒什麼休閒可言，而馬蘭是一個大部落，一些年青人都喜歡運動，其實在當時一些棒球的前輩在部落裡都有相當高的名氣，青少年都以他們為榜樣，漸漸的喜歡棒球的青少年也愈來愈多，所以這些比較年長的前輩們，就有意思在馬蘭部落裡組一支棒球隊，因此最早先由幾位嘉農畢業球員的孩子們先在新生國小成立一支青少年球隊，然後為了增強實力，擴大招收其他有興趣打球的部落年青人，就這樣球員的來源多之後，自然就形成一支棒球隊，所以組隊也談不上任何目的。

訪：為何命名為馬蘭隊？成立的過程？

生：在那個年代，馬蘭是原住民集中以農業為主的大部落，而這些學生球員與其他擔任球隊教練者，均居住在馬蘭部落裡，所以由部落成立的球隊，自然而然就以”馬蘭”命名了，至於成立的過程，就如同前面所敘述的。

訪：當時的經費來源與運用、管理的方式？

生：以前球隊真的沒有什麼經費，球員的個人球具需自備，所以大小、新舊、顏色等各種樣式都有，也不知家長們如何取得這些球具。談到球隊的經費更是沒有來源，我記得家長們在每一期稻作收割後，裝一麻袋的稻穀到米廠換取現金給球隊當經費，最初的考量只是為了球員的

餐費設想，剩餘的錢再加上郭教練向外界募款的錢，才買球與其他的訓練用具。

訪：當時的訓練器材與裝備有那些？取得方式為何？

生：最早使用的球是準硬式與少棒使用的軟式棒球，這也是因為球隊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才使用這種便宜的球以因應訓練之用。至於球取得的方式，由家長與教練去想辦法，球員只要認真練球其他不必去操心。

訪：當時的各項訓練內容與時間分配？

生：早期的訓練都是利用農忙之餘的空閒時間訓練，這是針對沒有上學的球員而言，而學生球員則是利用週六下午與週日整天及每週六晚上在教練家的聚會訓練，只有接近比賽時，才有各守備位置的加強訓練，不像現代球隊有多項訓練內容。最主要還是球員來自各個地方，很難找到共同的時間做統一的訓練。

訪：當時的訓練地點與訓練概況描述？

生：最初球隊成立時，在新生國小操場訓練，後來因在打擊訓練時受限於場地的狹小，而且只要擊向外野方向的球就會遺失，因此沒多久就把訓練場地移到台東縣立田徑場，雖然場地變得比較寬但雜草叢生，後來經過家長們的整理，總算有一個像樣的訓練場地。當時辦比賽也在那個場地，但是如果縣政府辦運動會或其他活動，球隊就無法正常訓練，因此郭教練與家長商討後決定由家長與球員一起另闢一個球場，最後場地選擇在原田徑場南側隔著一條大排水溝的地方，剛開始先整理內野區，再慢慢整理外野區，記得當時的外野區是種植地瓜，地形就像波浪一樣，在這之前也是用來養牛的地方。但是經

過我們不斷的反覆整理，最後這裡竟變成比賽用場地，之後不管台東的大小比賽，甚至於日本沙隆巴斯女子棒球隊來訪時，也選在這個場地進行比賽。所以在當時台東有固定的比賽場地之後，各個部落也相繼組隊參加各種杯賽，這也是台東早期唯一的棒球場。

訪：當時訓練與比賽使用的語言為何？教育部在1970年透過全國體協，要求棒協在所有棒球賽中不准使用日語，是否對訓練造成影響？

生：我本人當時在球隊裡年紀較大而且擔任隊長，記得教練在球場上所使用的語言，十句有八句是日語，我自己稍懂一點，所以有時還必須兼翻譯，把自己知道的解釋給球員聽，所以對我而言也不是能完全了解教練說的本意，我想如果當時教練懂得用國語來作為訓練的語言，那球員吸收的棒球知識想必會更快也更容易達到教練的要求跟目標，而同樣的如果球員們也懂日語，就更容易了解教練所要表達的，不必花很多時間去理解教練的意思。至於不准使用日語，我倒是沒聽說過，但我想在當時球場上使用日語的棒球術語是無法避免的。

訪：教練團的成員與分工方式？

生：在那個時期的主要教練是由郭光也教練做主導，我看過郭教練與嘉農的幾位球員，在他家研討一些訓練內容，例如：與藍德明討論有關投手的訓練、和楊吉川談論內野的訓練等等，這些嘉農的老球員利用工作之餘常常在郭教練家聚會，談論棒球訓練事宜，有時也會到球場直接指導球員。

訪：後援會成員以及運作的方式為何？

生：以前沒有什麼後援會的組織，有的只是一群家長們為了孩子的興趣，出錢出力任勞任怨，當起了球隊的後盾，因為在那個年代物質缺乏，農家幾乎沒有多餘的現金，而這些家長都是自發性的為球隊付出。

訪：球隊與馬蘭部落的互動狀況如何？馬蘭部落對於球隊的認同狀況？

生：過去球隊在馬蘭部落是受人喜愛的，部落的人稱讚球員就像是英雄般或是青年楷模，過去因為沒有什麼休閒活動，所以只要有球賽馬蘭部落的人都會去看比賽，因此馬蘭隊的出現，更增強馬蘭部落人的凝聚力，不管家族中是否有人參加球隊，這個已經不是重點了，重要的是馬蘭隊已經變成部落的指標了。

訪：球員對於馬蘭社區的認同狀況？

生：由於部落對於球隊的認同是正面的，所以球員對部落的歸屬感更是強烈，球員常常覺得在比賽中，更要求要好好表現給部落的人看，也以生為馬蘭部落人為榮。

訪：球員出生地點與背景？非馬蘭部落球員如何融入馬蘭部落？

生：關於這一點，我先從非居住於馬蘭部落的球員說起，由於郭教練的心胸廣大，也希望能把棒球傳承給部落外的人，在當時球隊與部落的互動因為良好，所以非馬蘭部落的球員也同樣受到歡迎，也很快就融入部落。球員出生地點、背景各不相同，有的在別的鄉鎮出生，但家庭背景以務農的居多。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的時間與原因？

生：球員加入的時間不一，有許多非馬蘭部落的球員，不管

是為了興趣或是受到父親打棒球的影響而陸陸續續加入馬蘭隊。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之後參與那些賽事？印象較深刻的賽事描述？

生：我記得每年有山地杯、佛誕杯等球賽，但最讓我忘不了的卻是球隊的向心力，球員們總是把教練的話當聖旨般的服從，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訪：當時在球隊中，是否會面臨日本教育(教練)與國民黨教育(球員)觀念與認同的衝突？

生：其實沒什麼衝突可言，因為過去我們在球場接受訓練只有服從，所以沒有任何衝突的地方。

訪：就上一個問題，這些觀念是否對原住民身份有所衝突？

生：原住民過去非常希望能成為日本的國民，所以會說日語或讀日本學校者都是受人羨慕的，由於日本人對原住民的教育非常徹底，所以對受過日本教育的人是非常尊重。

訪：政府單位(如台東縣政府)對於馬蘭隊成立扮演什麼角色？

生：幾乎沒有扮演任何角色。

訪：球員各自所屬的學校，校方看待球員參與棒球隊的態度？

生：雖然以前我們都來自各個不同的學校，但訓練時總是全員到齊，所以我認為學校並不會管太多，至少我當時的學校是不會干涉我練球。

訪：比較馬蘭隊與嘉農球員的表現與觀念？

生：我覺得郭教練是嘉農球隊出身的，他又以嘉農教練近藤先生的訓練方式來指導我們，所以我想馬蘭隊與嘉農對棒球的觀念與精神應該是一致的，也就沒有好比較的地

方。

訪：比較馬蘭隊與學校球隊的差別？

生：在經費上是絕對有差異的，馬蘭隊的家長除了鼓勵自己的孩子認真打球並且督促練球絕不能缺席，更是設法找經費讓球隊運用，這是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訪：馬蘭隊與企業球隊的差異？

生：實在是不能與企業球隊相比，我們馬蘭隊球員連最基本的三餐都有問題了，還談什麼跟企業球隊相比的差異，企業球隊是有薪水可以領，生活是有保障的，所以我們完全不能與他們相比。

訪：馬蘭隊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的原因與經過？球員選擇到竹前公司的原因？

生：關於這一件事我只是聽說的，因為當時的我已經找到工作，所以離開了馬蘭隊，之後聽說郭教練要帶選手去竹前公司打球並且上班賺錢，後來又聽說竹前公司因經營不善，加上員工不足，球員後來都以上班為主，所以練球的時間也慢慢減少，一些球員也回台東自主訓練，其他較年長的球員仍選擇留在竹前公司一直到球隊解散為止。

訪：馬蘭隊解散的原因？之後球員的去處？

生：主要還是學生棒球開始發展，馬蘭隊選手的來源變少了，加上原有球員升學、當兵、就業等，在球員越來越少的情況下，馬蘭隊就自然的解散了。馬蘭隊解散之後一些球員去擔任基層棒球的教練工作，後來大學畢業的馬蘭隊球員陸續在學校同時擔任體育老師與棒球教練。

訪：馬蘭隊對於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

生：由於當時馬蘭隊在台東縣內、外的表現非常優異，很自然的影響了當時的青少年，所以喜愛棒球的小孩愈來愈多，所以如果當初馬蘭隊沒有成立，我想台東的棒球發展不會如此快速，更不可能有紅葉少棒的出現，因為馬蘭隊帶動了台東的棒球運動，使得原住民各部落為了參加山地杯，紛紛成立部落球隊參賽，連帶著各部落的少棒也開始發展，而紅葉少棒就是受延平鄉部落球隊的影響才成立的，所以馬蘭隊是將台東棒球的發展及傳承工作發揚的先驅，也同樣影響全國棒球的發展，因紅葉少棒為台灣棒球打了一劑強心針，才使我國的棒球蓬勃起來。

附錄九 訪談汪金成逐字稿

(一)

訪談時間：2011年3月6日

訪談地點：汪金成自宅

訪談內容：

筆者（以下簡稱訪）：成立馬蘭隊的契機與目的？

汪金成（以下簡稱汪）：我加入馬蘭隊的時間較晚，所以我是從一些家長或球員中聽到一些球隊成立的過程，據說台東的棒球史是由嘉農棒球的延續，嘉農的球員在學校畢業以後，有些人積極的推動棒球運動，如：台東農校陳耕元校長，他成立了台東農校棒球隊，後來由於陳校長的過世球隊也隨之解散，郭光也先生原本想接續農校的球隊教練，但校方無意願，所以那時台東的棒球處於空窗的狀態。到了我們這個年代，這些嘉農的前輩聚在一起研議，希望由自己的小孩開始，能夠成立球隊完成傳承的使命，就這樣一個單純的理念，成立了馬蘭棒球隊。

訪：為何命名為馬蘭隊？成立的過程為何？

汪：我想應該是地名的關係吧！因為這些老教練都住在馬蘭部落，而且所召集的球員也都是馬蘭部落的青少年，因此就命名為馬蘭隊。球隊一開始是先由一些原嘉農球員的孩子組成的，後來才慢慢有更多的馬蘭青少年加入，使球隊的人數越來越多，漸漸的實力也大增。

訪：當時的經費來源與運用，以及管理的方式？

汪：我不曉得當時的家長每個月需要繳多少錢，我只知道球隊有時整隊出去打零工，幫球隊賺取一些經費，在那個年代大家生活都很貧困，根本沒有多餘的錢可以贊助球

隊，連社會資源也沒有。

訪：當時訓練器材與裝備有哪些？取得方式為何？

汪：從個人裝備來說都是家長準備給自己的小孩使用，至於訓練器材如：球及球棒，球只有少數幾顆而且還是準硬式的，而自製球棒有兩支做為訓練之用，比賽用的另外準備兩支，除此之外在經費拮据的情況下，想不出還有什麼訓練裝備了。

訪：當時訓練的各項內容與時間的分配？

汪：比較固定的訓練時間是寒暑假與各個國定假日，及每週六下午、週日一天，最重視的是每週六晚上的集會（夜訓與精神講話），在我的印象中訓練時間並不夠，在那個時期球員的球技層次不一落差很大，所以訓練內容沒有固定，都是針對個人的訓練較多。

訪：當時的訓練地點與訓練概況描述？

汪：在當時器材不是很充裕的情況下，在我的記憶中訓練地點由新生國小操場移至鯉魚山下的田徑場，對我們來說已經很滿意了，後來在台東公園旁的一塊公有地，整理了一個簡易的棒球場，之後這個場地也成為台東的各項棒球比賽專用場地。在棒球場地還沒有固定之前，訓練時就必須利用學校的操場，例如新生國小或台東農校的操場等。

訪：當時訓練與比賽所使用的語言為何？教育部在1970年透過全國體協，要求棒協在所有棒球比賽中不准使用日語，是否對訓練造成影響？

汪：在當時以我的年紀這對我非常的困擾，因為對我來說是有語言的代溝，在學校講的是國語而在家講國語的機會

也比較多，反而對於自己的母語就並不那麼瞭解。在球場接受郭教練的訓練時則是以日語和阿美語居多，所以我覺得很痛苦，因為常要透過年長的球員去解釋教練要表達的意思。至於教育部的語言限制，在當時沒有聽過有此要求。

訪：教練團的成員與分工方式？

汪：在進入球隊之後，我只知道由郭光也教練主導訓練，有時楊吉川教練會到球場指導，但不是經常性，當時我記得，因為學長們的球技已有一定的水準，所以有些新進球員的訓練會透過學長帶學弟的方式來練習。訓練的分配則是由郭教練來處理，這是我記憶中的教練團分工方式。

訪：後援會成員與運作方式為何？

汪：就這個部份來講，當時並沒有後援會，如果有的話就是家長們不定期的聚會，類似社交性質，有時每週或每個月一次的聚會，針對各項有關球隊問題的協商，至於如何運作就不得而知了。

訪：球隊與馬蘭部落的互動如何？馬蘭社區對於球隊的認同狀況？

汪：在那個時候，球隊的球員以學生居多，他們也以升學為主，但也有未升學的球員，他們平常要工作，所以在當時球隊裡的學生被認定為知識份子，而部落裡的人自然會用正面的態度去認同這個球隊。

訪：球員對於馬蘭部落的認同狀況？

汪：我覺得這個部份沒有什麼認同不認同的問題，因為在那個時候以升學為主，學生已不再參加社區年齡階層的活

動，但是沒有升學的年青人還是會參加社區的活動。但在這之前的部落人就不是這樣想了，他們認為要以部落活動為優先，所以到了我們那個年代，球員與部落就沒有什麼衝突了。

訪：球員出生地點與背景？非馬蘭部落球員如何融入部落？

汪：就這個部份，馬蘭隊只是一個球隊的名稱，其實它是沒有族群之分的，到最後也有卑南族的南順成、李明吉兩位球員的加入，加上布農族的古振仁，但加入時間很短，最後也為了生活而放棄打球出外工作，所以我覺得並沒有什麼融不融入的問題。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的時間與原因？

汪：我想會加入球隊，是當時的社會比較封閉，想要選擇一個活動的社團，而那個時候的環境只有棒球比較盛行，很多人參加，所以加入球隊的原因就是為了興趣，而球員加入的時間都是不同的。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之後參與那些賽事？印象較深刻的賽事描述？

汪：在地方的比賽全部都會參加，至於有那些賽事，已記不得了，我只知道比賽很多，也達到了訓練的目標，每年的省運及後來的區運全國性的比賽，馬蘭隊也都代表台東縣出賽，印象較深刻的是參加在台北舉行全國性中華杯總決賽獲得冠軍，打敗了企業球隊，這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比賽。還有與日本女子棒球隊在台東比賽的情況，觀眾的爆滿也是印象深刻的賽事。

訪：當時在球隊中，是否會面臨日本教育(教練)與國民黨教育(球員)觀念與認同的衝突？

汪：我想這並沒有造成任何的衝突？整體來說球隊訓練與一般社團性質的團隊略有不同，球隊的訓練完全是服從為主，所以我認為教練與球員之間應該不會有不同的觀念和認同的問題，有的話大概就是語言部份了。

訪：承上，這些觀念是否與原住民身份有所衝突？

汪：這一點也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原住民在經過日本的統治與管理之後，還是認同日本人的觀念。

訪：政府單位（如台東縣政府）對於馬蘭隊的成立所扮演的角色如何？

汪：在那個年代來講，政府沒有什麼經費補助，不論場地、設備、比賽經費等，不像現在各項補助這麼充裕，當年的政府有用心，但相關經費上的補助就比較欠缺了。

訪：球員各自所屬的學校校方看待球員參與棒球隊的態度？

汪：學生參加校外社團學校並沒有反對，只是有一些比賽會面臨馬蘭隊與學校社團棒球隊同時參加比賽的狀況，這時我會選擇馬蘭隊出賽，但若被學校知道後果當然就是記過處份囉！有衝突的話大概就是這一點，否則平時參與校外球隊時學校並不會干涉。

訪：比較馬蘭隊與嘉農隊球員的表現與觀念？

汪：我這個年代的球員，無法正面的去與嘉農球員做比較，因為嘉農球員的表現只能從教練口中或雜誌裡去瞭解。因為畢竟我們接受的訓練模式和嘉農隊是如出一徹，所以在觀念上也無從比較。

訪：比較馬蘭隊與學校球隊的差別？

汪：事實上是有所差別的，學校球隊有他們的管理辦法，經費充裕及有正統的組隊方式，相對於馬蘭隊純粹是一種社

團的組織方式，球員也各來自不同的學校，只是馬蘭隊球員的凝聚力特別強，大家都很努力的完成共同的目標，但經費上是必須自籌的，球隊也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成長的，所以兩隊的差別其實是很大的。

訪：比較馬蘭隊與企業球隊的差別？

汪：至於企業球隊我本身是沒有加入過，側面的瞭解企業球隊是塑造企業形象的一種方式，所以它有目標而球員有基本的保障及待遇，因此這兩種球隊不能相提並論。

訪：馬蘭隊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的原因與經過？球員選擇到竹前公司的原因？

汪：這個時期我剛好有參與，這大概是我要上大學之前，那時也是馬蘭隊正要轉型的階段，也就是希望有企業的經費來源來支持球隊的存在，至於郭教練如何與竹前公司合作，這個部份我就不太清楚，只知道當時沒有繼續升學的球員要去上班工作及繼續打球。除了當竹前公司的員工也維持球隊的訓練，只是球隊名稱由原先的馬蘭隊改為竹前棒球隊，事實上內心的歸屬感還是馬蘭隊，這是由於球員對馬蘭隊的向心力與凝聚力所形成的，所以當時的台東比賽都以馬蘭隊之名參加，而縣外的比賽就代表竹前公司出賽。當時會選擇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是不得已的，球員為了生活而球隊也需要經費的情況下，認為花蓮竹前公司是球員不錯的出路。

訪：馬蘭隊解散的原因？之後球員的去處？

汪：我想也談不上解散，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淘汰，也就是球隊運作到某一程度之後，所面臨的困境越來越多，如：球員的來源、球員的升學問題、球員的生活問題及球隊

經費來源問題等等太多的問題無法解決，其次是教練想要栽培青少年的心也慢慢在消失，特別是極力想訓練原住民青少年的企圖心。由於時代的變遷，球隊在很自然的情況下消失了，然而球員與家長們的凝聚力到現在依然存在，所以至今仍常不定期的聚會，如果當初馬蘭隊有充足的經費來源，我想現在的情況一定大不相同。之後球員的去處各有不同的發展，有的選擇到大企業球隊或繼續升學，其他人則回台東擔任基層棒球隊的教練工作，尤其大學畢業的球員都回到台東擔任學校體育老師或棒球教練，有的則選擇到中華職棒擔任教練與裁判工作，大部份的球員在棒球這個領域都提昇了自己的地位或層級，繼續傳承馬蘭隊的精神，例如：郭源治、陽介仁等好手，都是在馬蘭隊的影響下成長的，這個結果是當初馬蘭隊成立始料未及的。

訪：馬蘭隊對於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

汪：馬蘭隊對於台東的棒球發展，佔了很重要的角色與地位上，我個人抱持相當肯定的態度，馬蘭隊對台東棒球的影響到現在都持續發酵中，這些參加過馬蘭隊的球員至今都桃李滿天下，培養出無數的棒球好手。有時我常在想，如果當初馬蘭隊在各項資源、經費都充足的情況下，不知道現況會如何？又或者遇到有遠見的企業大老板或是政府的支持，也許結果會比現在更好也說不定。最後我仍抱著感恩的心，若當初沒有馬蘭隊的成立，就沒有今天的汪金成，謝謝馬蘭隊的栽培。

(二)

訪談時間：2011年6月7日

訪談地點：筆者自宅

訪談內容：

筆者(以下簡稱訪)：現在我先請汪老師跟我們分享他所瞭解有關當年馬蘭隊的事情。當時郭光也教練或其他嘉農教練對於日本人/日本政府的態度是什麼？他們所受的日本教育是什麼？

汪金成(以下簡稱汪)：當時郭光也教練，或者是其他在台東的嘉農畢業的教練，對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及他們所受的日本教育是什麼？我個人的感覺啦，就是…過去的感覺來說，當時教練真的是，幾乎是，全部都是日本式的那種教育，那所謂的日本式教育我們的感覺就是，那種不管是對做事的態度，對比賽的態度，對練球的態度的要求，那要完完全全地執著，也就是要堅持，那這是我們從他身上學到的東西。那至於是郭教練或其他嘉農球員教練啊，他們對於日本人或者是日本政府的態度，我個人的感受是他們幾乎是完完全全地接納那樣的教育方式，那種，過去的那種，一種，我們現在說的那種斯巴達式的教育，那只有單方面，就上對下要完完全全地服從，那我個人的感受，一直到後來在，到了現階段，翻開過去嘉農棒球史，一些報導，甚至專訪，看到的就是原來他們也是在這樣的，那種艱苦的環境之下，才會造成這個態度，你就是要出人頭地，必須腳踏實地，這是我個人覺得這些老前輩的看法，在日本政府的態度方面，或者是日本人的態度方面。

訪：你們所受的國民黨教育是什麼？教練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態度為何？

汪：在當時來講，我因為這種政治環境的封閉，也就是換句話就是說當時是一黨專政，那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民主政治，那所接受到的，大概就是在國民黨領導之下的那種教育體制，那我個人沒有對國民黨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倒是在原住民社會或者是原住民學生，原住民身分的學生裡面，我的感覺就是他們用了很多的包括優待啦，包括補助啊，那這樣子的環境，我們其實在當時是很接納，也很謝謝國民黨政府。

訪：馬蘭隊成員當時在棒球運動中所學習到的精神為何？

汪：第三個成員當時在棒球運動中，所學習到的精神為何，那個人的感覺就是，就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原住民一般的家庭普遍來說政經地位都非常差的，也就是生活很艱苦的，那在當時一般的家長，也就是我們的上一代，我們的老一輩，沒有受多少的教育，那相對地，在教育子女方面呢，也採取一種放任的態度，那不是很瞭解教育的重要，或者是教育對孩子的重要，那因此在棒球運動中，我們接觸了之後，那從這些個老教練，剛剛所提到的這些老教練，所教給我們的那種精神，其實就是讓我們學習，做人做事那種腳踏實地跟努力，那這是我們現在回想起來最大的收穫，那就是任何事情都要堅持。

訪：馬蘭隊比賽時所使用的語言為何？

汪：那因為教練是受日本教育，那本身又是原住民，大概在全球場上就是只有日本語言跟我們原住民族的阿美族方言，那幾乎國語就只有球員之間，受過國民政府教育的

球員才使用到，一般在比賽，訓練中，那教練跟球員的互動，就是透過日本語言跟阿美族語言。

訪：介紹阿美語的棒球術語。

汪：其實在這個層面裡面，因為它是專門術語，幾乎沒有原住民語，阿美族的棒球術語，那他是一種專用的，而且是一種溝通的，所以幾乎我們都是沿用當時教練教育我們的日本專用棒球術語。印象中大概沒有阿美語的棒球術語。

訪：可是像那個半抖（觸擊），很像教練有說…

汪：我個人覺得那個並不是棒球術語，那他只是輔助語言，我覺得是輔助語言，其實如果純粹從我們所學習的話大概就是一種輔助語言，真正棒球比賽的時候還是日語的棒球術語。

訪：馬蘭隊的教練與球員信奉哪些宗教？

汪：在我們阿美社會裡面喔，因為社會環境都比較封閉，其實大概也就是天主教、基督教，還有一般普遍大家信奉的道教，那其他的宗教我們大概就沒有接觸到，大概就是從，有一點點會有改變，呃改變的話大概就是我們這一代大概都是跟隨著上一代的宗教，的信仰，從來也沒有因為自己，有改變的話是後來之後對宗教有初步一點點的了解之後，才會有改變，那事實上在當時來講我們就是信奉這些宗教。那比較多的就是道教天主教跟基督教。

訪：可否敘述阿美族賽前的祈福活動？

汪：我個人倒覺得我們阿美族喔，在這個部分不是很強烈，也沒有實際看到說在這個球場喔，看到誰在做過，那倒是有幾次的經驗呢，比較重要性的比賽啊，會有我們自

己球員的家長，比如說像當時方清一的，或者方金藏的爸爸，會做法，還有盧萬生的爸爸，對，會用原住民傳統的那種方式，我記得印象中就是，在家裡有沒有做我不知道，到了球場，周邊之後會找一塊空地，那做一些祈福的活動，那嘴巴念一些詞，念一些祈福的詞之後，然後擺設一些檳榔，我印象中是這樣子。（還噴米酒），對，那還加上米酒，那從來也沒有深入了解過，那我們到，事實上在比賽中，一直以來，大概就是接受教練的指揮嘛，那很少受制於那種祈福活動，我們事實上也不是說不信啦，也不是說不信這樣的祈福活動，我們是看過啦，就是剛剛提到的，我看過方清一的爸爸，還有盧萬生教練的爸爸。

訪：信奉其他宗教的球員，是否相信阿美族賽前的祈福活動？

阿美族的傳統與外來宗教之間是否會有所衝突？

注：就剛剛前面所提的，我們不是信不信，而是我們會接納，那至於會不會有實際的影響，我們並沒有考慮。那也不是很明顯地會表現在我們的比賽，大致上大家都能接受啊，無關於信或不信，是心態接受的問題。至於阿美族傳統與外來宗教之間是否會有衝突，我倒覺得任何宗教在我們阿美社會裡面，都能夠接納，那也許是因為族群的天性，也就是族群先天的那種心態跟生活方式，那阿美族可能一向以來就是樂觀進取，那事實上表現在宗教的活動裡面也就是這樣子，甚麼宗教都可以接受，那而且宗教之間也互不衝突。從來沒有因為哪一家信奉甚麼教會被另外一個宗教所排斥，甚至嘲笑，一直以來沒有看過這樣子的情況。

訪：比較日本人與國民政府對於原住民年齡階層的差異？對於棒球運動的看法差異？

汪：個人以為我們幾乎沒有接觸到日本人甚至日本政府的統治，這方面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看待原住民的年齡階層，可是從多年來這樣子看，原住民傳統一直可以保存，相信他們應該也有所接納，那至於後來我們接觸到的國民政府的態度呢，那其實也從來沒有因為哪一個政府的關係，或者是國民政府禁止過任何一項有關原住民的年齡階層，甚至原住民的祭典活動，那我個人是沒有碰到，那他對棒球運動的看法，還有或者是差異，那這個部分實在找不出一個理由可以做比較，那從以前我們小學從我們開始國民學校開始接觸棒球，也從來沒有受過學校的阻止，事實上是學校在組球隊，那這個階段也大概就是國民政府應該是站在認同的這一方面，甚至推廣的這一方面，那以至於後來在民國五零年代，就是紅葉隊發跡，以至於讓棒球在台灣發揚光大，讓棒球深耕，也是在國民政府的階段，所以我相信國民政府的態度應該是支持，正面的而且是肯定的

訪：那個日本人喔，對以前日本時代對棒球運動的看法就是為了要整合原住民，然後他就在推展棒球。

汪：喔，提供這樣子的一個（筆者：嗯），其實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當時日本人之所以會把棒球帶到台灣，除了本身他們熱愛棒球之外，他們本身從事棒球之外，那最大的原因我也認同高教練你剛剛所說的，其實他們是要拉攏民心，然後推廣棒球，那統治的階層啊，我相信大概也有這樣子的用意，那不單單是純粹發揚棒球運動，那事

實上大概也有一些政治的目的，就當時的背景來說應該是這樣，我個人倒是很認同而且很肯定日本人把棒球帶到台灣來，那從早期的花蓮的高砂棒球隊，能夠在日本打出一個成績就可以知道，他們應該是用過很多的心。

訪：當時聽說為了籌經費球員曾經抓田蛙來賣，還有球員因此被毒蛇咬傷，可否敘述此經過？這個很像我們也有去甘蔗園砍甘蔗，林益千的手很像…

汪：都有都有，其實這個部份不單單是只有什麼田蛙啦，我倒覺得那個只是一個小項，倒是以前我們的老一輩喔，為了籌措經費的用心良苦，那譬如說他們會自己租一塊地，然後去種植一些農產品拿去賣，當做訓練甚至比賽的經費。當時艱苦的情形下能想到的方式，當時的情況要找到社會或企業贊助幾乎難上加難，完全都是自立更生，老一輩能做的事情就是這樣子，甚至有人提供自己的農產品拿去變賣變成大家球隊的經費，就當時的情形，我們做過鳳梨園也做過洋蔥園，那幫忙收成以及幫忙種植還有管理，甚至到海邊去抓魚啊，而且是球隊整體去做。

訪：還有賣雞賣鴨。球員被毒蛇咬傷這個，可以敘述他的經過，這個部分應該是在砍甘蔗。

汪：對，當時聽到的，因為這個部份我不在場，我是聽他們講過曾經被蛇咬，而且也非常嚴重嘛，當時我不在場，我只知道透過很多的方式籌經費，想起來一把心酸。

訪：當時比賽曾經發生過冒名頂替或是選手戶籍不在台東被取消資格，可否敘述其經過？

汪：印象中在台中，我們參加省運，省運印象中是最後的倒

數第二屆，最後一屆在嘉義，然後第一次區運在高雄，在台中…打了第二場比賽，當時對手是高雄縣，那比賽到中途對方教練提出書面資料提交大會，我們的捕手吳仁誠當時的身分是職業軍人，人在馬祖當兵，特別趕回來參加比賽，賽前他也沒跟球隊做集訓，一起出發，直接從馬祖飛到台中，在台中會合，因此不查他的戶籍有變動，是不是因為當兵的關係我們也沒有深入了解，那就對方教練抗議之後，全隊的人沒有人知道，提出抗議之後當事人吳仁誠也承認大會資料是正確的，連帶也使得我們被取消比賽資格，連帶使之後比賽都被沒收。

訪：當年的實力是？

汪：當年的實力就我來講，我們打完第一場之後，報紙就把我們當作黑馬，就黑馬的姿態，然後第二天我們又用懸殊的比數領先高雄縣隊，直到被取消資格，那次之後的報紙就把我們寫成被取消資格的冠軍隊，當時的報紙是做這樣的標題，「被取消資格的冠軍隊」，那事實上我們也看了別隊的比賽，我們也大概胸有成竹可以在省運拿前三名。

訪：馬蘭當時的知識分子與參加年齡階層的人是否較少往來？打棒球的球員如何看待年齡階層活動？對於知識份子不參與年齡階層活動，在日治時代與國民黨政府時代的看法有什麼轉變？

汪：分成兩點來敘述，原住民社會裡面一向重視讀書的人，在當時的標準來看，能夠讀到高中、專科甚至大學都被當作知識分子，老一輩所說識字的人，很大一個分野就是。

訪：以前那個時期，那些打球的知識份子，因為不參加年齡階層，所以在部落裡面很像沒有參與在部落的年齡階層，所以這些知識份子在部落裡面有沒有對他們的看法。

汪：我個人的認知，所謂族語裡面 kiripongay，我倒是持正面的看法，應該是依附，或者是依靠，或者是藉助，寄生在日本社會的環境，我所謂的正面看法就是，我的翻譯是接近於日本人的水準，或者是類似日本人的生活品質，包括讀書人甚至公務員，一般以前都叫 kiripongay，我個人不會用寄生，或是依靠，或是藉助，很像躲在日本人保護傘之下的那種，我倒是從正面的意思，因為受過教育，那類似於日本人的感覺，所以才會在地方上受肯定，那跟基本原住民社會那種往來，會給人家一種格格不入，倒是沒有，我倒覺得不是不跟一般原住民社會來往，而是因為工作上的因素，比如說可能因為公務員不能請假，或者是因為祭典的活動，年齡階層的活動都比較長久，能參與的時間不多，所以變成他跟傳統一般原住民的活動呢會有比較少往來。打棒球，其實他們有參與，那倒是因為訓練的問題，或者是教練的交代，那有一些活動會影響到訓練，甚至會影響到健康，也影響到自己的自主訓練，所以也可能受限。

訪：那到了國民政府？

汪：到國民政府的時代我一直覺得他們都採取尊重放任的態度，在馬蘭社區從來沒有因為政治因素被停止過，不像八家將或是寒單爺的活動受限制。

訪：馬蘭隊當時與平地人或漢人有哪些接觸與互動？馬蘭部落當時與平地人或漢人有哪些接觸與互動？

汪：馬蘭部落當時，可以先從我們本身族群，原住民同胞一直都是接納外地人，接納容忍多於排斥，除非有土地糾紛等等，會做生意等經濟活動的多半是平地人，可見原住民社會一向以來都是包容接納，還有行政工作，一定要有比較的話，大概就是原住民孩子比較熱衷運動，還要喜歡棒球，事實上也有平的人閩南人，當時也有很多外省人平地人的孩子在打球，只是長大之後可能受限於父母要求讀書就中斷。

訪：馬蘭隊當時與客家人有哪些接觸與互動？馬蘭部落當時與客家人有哪些接觸與互動？

汪：客家人在台東市區以當時的情況來講大概是少數族群，比較少有接觸，當時我們也不把客家人當客家人，全部統歸在平地人，就是閩南人裡面，沒有刻意的區分，那事實上我們認識的客家人也不多嘛。

訪：除了曾經加入球隊的幾名卑南族、布農族以外，馬蘭隊當時與其他原住民族群的互動狀況？馬蘭部落當時與其他原住民族群的互動狀況？

汪：我們老教練給我們感受到的教育就是純粹推展棒球，除了原住民阿美族之外，別的族群卑南族布農族甚至排灣族，（訪：有一個讀台東農校），當時打球的平地人印象中也不少，純粹就是以球會友，互動情況非常好很熱絡，就以當時在台東市區裡面幾個有錢的小企業小老闆，

（訪：當時跟其他原住民族群的互動，山地杯會有延平鄉海端鄉等布農族），當時的情形大概以馬蘭地區，台東市地區比較有優勢，相對的在鄉下的族群，也以馬蘭地區的球隊做為目標，所以事實上他們除了羨慕以外也是肯定。

訪：當時球隊其他族群的球員用何種語言與球隊教練、球員溝通？

汪：就當時老一輩的因素，除本身之外大部分長一輩的球員大概就是用日語溝通，台東農校（訪：像是豐祥瑞）都是用日語。

訪：馬蘭隊當時與馬蘭教會的互動狀況如何？

汪：教會的部分因為原住民部落對任何宗教都是持包容的態度，也沒有刻意因為什麼宗教，不管是什麼教都是接納的，馬蘭隊與馬蘭教會互動很好，當時來講算是非常和諧融洽。林阿生是基督徒，王寬志，林益千爸爸都是屬於天主教教系的啊。

訪：還有林宏康的爸爸，楊憲典的爸爸。

附錄十 訪談林宏康逐字稿

訪談時間：2011年3月11日

訪談地點：林宏康自宅

訪談內容：

筆者（以下簡稱訪）：成立馬蘭隊的契機與目的？

林宏康（以下簡稱康）：成立之初的馬蘭隊員均為阿美族球員，而台東大馬蘭部落的阿美族，從早期的嘉農球員如：郭光也、楊吉川、林清嵐等嘉農棒球隊好手，每次在一起聊天時，無不以棒球為話題，因此這些昔日的嘉農好手與一些愛好棒球的部落人士，都很希望能訓練馬蘭部落的年青人，當初成立的契機也是看在這些阿美族的年青人，身材高大、體能又好，是學習棒球的料，加上這些嘉農好手個個都在棒球場上赫赫有名，肯定自己的表現，同時也認為阿美族青年絕對是可造之材，所以他們聚在一起時，就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就是成立棒球隊。

訪：為何命名為馬蘭隊？成立的過程？

康：本來馬蘭部落就有一些台東農校畢業的球員，也就是由陳耕元校長在農校成立棒球隊的球員，他們偶而也會組隊參加縣內的比賽，自稱為馬蘭隊，但是在部落裡的人並不認為他們是有組織的球隊，所以並沒有得到馬蘭部落的認同。反而是由嘉農球員如：郭光也、楊吉川等有名氣的球員所訓練的選手，比較能讓部落的人支持與關心。後來球員的來源更擴大到：北至富岡、南至豐源、西至豐年、東至寶桑，而這整個大範圍稱之為大馬蘭部落，所以毫無疑問的取名為馬蘭隊。至於成立的過程，是在民國53年1月2日，那一天應該是選球員的日子，

因為在這之前的 12 月 31 日的過年夜，幾位愛好棒球的朋友，在林益千球員的家，已經決定在 1 月 2 日為選球員的日子，這個決議再傳達給郭光也教練，當時提案的人都是天主教的教友球員，如林清嵐與羅光星、柳盛遠等人。所以 1 月 2 日當天就在馬蘭新生國小操場，由這些愛好棒球的家長們，帶著自己的兒子來報到。之後開始的練習項目就是傳接球，而在每位球員背後指導的就是自己的父親。因元旦期間學校放假，因此這幾天都在新生國小操場訓練，而午餐與休息的地方就暫借在離學校較近又非常熱心的家長杜門先生家，飯後球員通常會在大樹下午睡。

訪：當時的經費來源與運用、管理的方式？

康：經費的來源是由家長們決定每個月繳費，甚至去募款，有時球員也會集體去打零工，為球隊賺取一點經費。當時的球隊經費非常拮据，有些家庭的經濟狀況很差，根本繳不起月費，所以常以稻穀、雞、鴨的賣價作為繳交的費用，而這種現象是常有的事情。

訪：當時訓練器材與裝備有哪些？取得方式為何？

康：當時很多的訓練器材都不是用買的，例如：球棒是自己請人用車床製作的，有些則是由一位熱心的漢人老師（當時復興國小的老師）所提供，也有些是台東農校球隊解散後所贈予的舊器材，加上當時的扶輪社在辦過比賽之後的球具，也會轉送給我們使用，例如軟式棒球等。

訪：當時訓練的各項內容與時間分配？

康：若以現今的棒球訓練內容標準來講，當時的練習根本談不上所謂的訓練，光是熱身操的內容就不足為熱身的條

件，當時的熱身操完全是自己編的，只要覺得自己全身發熱流汗就可以了，接著就會做傳接球的訓練，然後是打擊、守備、跑壘的訓練，由於球員的球技都還不成熟，所以做一個動作就要花上很多時間，因此練習的時間總是覺得不夠，加上球場的簡陋，有時打擊出去的球飛到草叢裡，所有的球員與場邊的家長就要一起找球，找到球之後才開始繼續練球，常常這樣一來一往就浪費掉練習的時間了，所以訓練的效果不佳，但最主要的還是經費不足，買不起更多的球來練習。至於訓練的時間分配並沒有固定，完全是由郭光也教練主導訓練的內容與時間的分配。

訪：當時的訓練地點與訓練概況描述？

康：從新生國小操場開始，做棒球基本動作的訓練，之後因場地太小，訓練內容受限，因此移至鯉魚山下的田徑場，但也同時有不少市民會在這裡運動，為了安全，家長們在田徑場南側的一塊空地另僻球場，當時為了能有一個可以練習的棒球场，球員與家長們每次都是一邊練球一邊整地，所以當時的訓練是非常辛苦的。

訪：當時訓練與比賽使用的語言為何？教育部在1970年透過全國體協，要求棒協在所有棒球賽不准使用日語(高正源，1994，頁184)，是否對訓練造成影響？

康：馬蘭隊在訓練時，所使用的語言其實都是一些有關棒球術語的日語，並不是用日語教導我們，而是以阿美族語為主，不過教練罵我們的時候都用日語，還好我們都聽不懂。至於體協要求在球場不能用日語，關於這一點倒是沒有聽說過，但是有可能是當時的國民政府禁止講方

言，也許是這個原因吧！但這對於訓練應該沒有什麼影響，因為球場上的棒球術語都是以日語為主，何況阿美族語言，有很多地方也用日語表達，所以當時是無法避免不使用日語的。

訪：教練團的成員與分工方式？

康：教練團是由郭光也教練主導，其他教練包括由楊吉川先生指導內野球員、羅光星與柳盛遠先生指導投捕球員、投手部份則由林清嵐先生指導，其他還有藍德明和郭壯馬先生，偶爾也會到球場客串指導一下。坦白說教練的分工是非常簡單的，也就是把他們自己在當球員時的經驗，來作為指導的內容，有關整體性的訓練、戰術應用、跑壘訓練、打擊訓練等，都是由郭光也教練擔任。教練團的優勢在於所有的教練都是來自於同一個球隊，也就是由近藤教練所指導的嘉農棒球隊成員，所以在於指導球員有一定的默契，絕對不會互相排斥。

訪：後援會成員以及運作的方式為何？

康：其實馬蘭隊沒有什麼後援會的組織，如果有的話只有球員家長的支持這個部份而已，當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像是縣長、鎮長等多少與這些嘉農的球員有交情，而多少贊助一點資源，因為這些嘉農球員都是知識份子，而這些政治人物在每逢選舉時，為了選票總要拉攏一下這些球員。

訪：球隊與馬蘭地區的互動狀況如何？馬蘭社區對於球隊的認同狀況？

康：我認為沒有什麼互動，因為當時這些打球的嘉農選手都算是知識份子，所以平常並沒有什麼交集，但在馬蘭部

落的一些人士，會在球隊參加比賽時，放下手邊的工作，到球場加油助陣，特別是在球隊獲勝時，部落人會引以為傲，當時最特別的例子就是音樂家李泰祥的爸爸，他是彫刻藝術工作者，他沒有任何孩子是參加球隊的，可是他對於棒球的熱忱，卻能使他放下工作去球場當觀眾，他也算是馬蘭部落的耆老。所以雖然平常部落的人跟球隊沒有什麼互動，但當球隊在比賽時所表現的是支持與認同。

訪：球員對於馬蘭社區的認同狀況？

康：在我看來沒什麼認不認同的問題，因為馬蘭隊的球員在部落裡算是公眾人物，許多球員在部落裡都有很多的球迷支持，因此球員是絕對認同馬蘭社區的，每當有比賽時，不必透過媒體或廣告海報，馬蘭部落的人很自然的就會攜家帶眷來看比賽，甚至乘坐牛車帶著午餐，整天在球場看球賽，因此球場一有比賽，觀眾爆滿的情形是常發生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沙隆巴斯女子棒球隊來台東與馬蘭隊進行友誼賽，當時轟動的情形不亞於中華職棒冠亞軍賽。

訪：球員出身地點與背景？非馬蘭部落球員如何融入馬蘭部落？

康：馬蘭隊第一批的球員出身地點都在馬蘭部落，而球員的背景都是一些會打球家長的第二代，其他非馬蘭社區的球員，就是透過學校的同學或朋友的推薦而加入馬蘭隊的。由於原本馬蘭隊的表現已深植於部落人的心裡，所以當這些外來的球員加入球隊後，不但增強了球隊的實力，也很快的得到部落人的支持與歡迎，也同樣期待他

們在球場上能有很好的表現。在早期比較可惜的是馬蘭隊只招收阿美族球員，因為當時教練訓練時的語言只用日語與阿美族語，為了減少語言上的困擾，只好如此限制了。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的時間與原因？

康：馬蘭隊的球員家長在當時是扮演一個非常好的廣告角色，因為平時他們就很注意社區的青少年，常告訴他們打球的好處，並以自己的小孩為例子，認為打球的小孩不會變壞，所以就這樣陸續加入馬蘭隊的球員越來越多，也因為當時並沒有什麼休閒娛樂，而當家長聽到很多馬蘭隊正面的風評之後，想讓孩子加入球隊的意願就提高了，也因此球員入隊的時間都不同，但相同的就是興趣了。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之後參與哪些賽事？印象較深刻的賽事描述？

康：如果是在初中或高中這個階段來說的話，應該是在台南舉辦的中華杯棒球賽，印象較深刻，因為在當時的南英支持者，最後都傾向支持以黑馬姿態出現的馬蘭隊，當時的加油聲不斷，最後比賽的結果雖然是輸了，但馬蘭隊的拼勁與不放棄的精神，感動了台南的球迷，而深受肯定。另外就是在台東與日本女子棒球隊(沙隆巴斯)比賽時所造成的轟動，創造了台東棒球觀眾人潮的記錄。至於在台東縣內常參與的比賽有扶輪杯、佛誕杯、縣長杯、山地杯以及省運的代表隊選拔賽等。

訪：當時在球隊中，是否會面臨日本教育(教練)與國民黨教育(球員)觀念與認同的衝突？

康：衝突是難免的，在觀念上也有不同的地方，教練把我們當成日本球員一樣的訓練，拿他們那個年代的標準要求我們，說明白一點，教練與我們的父母親都是好朋友，但在訓練上並沒有因此而放鬆，所以我們在訓練過程是非常辛苦的。

訪：承上題，這些觀念是否與原住民身份有所衝突？

康：如果以他們在嘉農那種訓練的要求我想是有一點衝突，在球場上也許語言的不了解，所造成的誤解，使得無法達到教練所要求的動作時，教練都會罵我們笨，有時也會用日本人常罵原住民的話，如：番人之類的，這或許是教練所生長的背景及接受日本教育使然吧！

訪：政府單位(如台東縣政府)對於馬蘭隊成立扮演怎樣的角色？

康：我記得馬蘭隊代表台東縣去參加省運時，縣政府會提供交通、食宿的費用，若是在平時就沒有任何贊助了。在台東縣內如果舉辦球賽，像海山寺(廟寺)就會贊助一些便當費。在馬蘭隊成立的期間，台東縣政府並沒有扮演任何角色，就連參加全國性的中華杯比賽，雖然球衣穿的是綉有“台東”的字樣，但一樣沒有任何經費的補助。

訪：球員各自所屬的學校校方看待球員參與棒球隊的態度？

康：每一所學校都持有不同的態度，像是台東農校就認為馬蘭隊是在幫學校訓練他們的校隊，反而非常支持；而台東中學認為學生的功課退步或是有遲到、早退的現象，就會認為是因為學生參加校外球隊所造成的。至於請假比賽方面，有的學校是球員需代表台東縣出賽才准假，有的學校則是要代表自己的學校出賽才可以，也有的學

校在請假方面是比較容易的，所以各個學校的作法也略有不同。

訪：比較馬蘭隊與嘉農隊球員的表現與觀念？

康：我認為沒有辦法做比較，因為時代背景的不同，我們沒有辦法去了解嘉農球員訓練的過程及相關的訊息，只有從他們口中得知一些關於嘉農球員的事，我們聽到的都是嘉農棒球英雄事蹟，他們把嘉農訓練的場地當成棒球聖地，並把嘉農棒球隊教練近藤先生的話當聖旨，若真是如此，那我們馬蘭隊真的是無從比起。

訪：比較馬蘭隊與學校球隊的差別？

康：我認為主要的差別在於馬蘭隊是由嘉農球隊所直接傳承的體系，從訓練方式、運動精神的養成以及球技的要求，都是嘉農一系列的訓練模式傳承下來，而在學校的球隊因為沒有專任或專業的教練指導，所以當時的學校球隊只能稱之為社團，可是學校有固定及充裕的時間練球，並有足夠的比賽經費，這些條件對一直以自給自足的馬蘭隊來講，是不太可能有的，但在訓練的效果方面，學校的球隊是沒有辦法與馬蘭隊相比的。

訪：比較馬蘭隊與企業球隊的差別？

康：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球隊差別一定很大，球隊的訓練主要還是要靠經費作為支柱，例如：可口奶滋、合作金庫、台電、中油等球隊，這些都是有財力做後盾的，不像馬蘭隊的經費是由球員家長自籌的，所以這是沒有辦法相比的地方。

訪：馬蘭隊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的原因與經過？球員選擇到竹前公司的原因？

康：當時球員會去竹前公司，主要還是因為球員的服從心與向心力的關係，因為球員只聽教練的一句話就決定去，至於球隊與竹前公司合作的經過，我只聽我爸爸說過，當時竹前公司的副廠長是郭教練的女婿，經他與公司方面的接洽，也不知道達成什麼共識，而球員只知道在竹前公司可以一邊上班，一邊練球，而家長們同時也覺得球員總算可以賺錢生活了，是一項不錯的選擇。

訪：馬蘭隊解散的原因？之後球員的去處？

康：球隊解散最大的原因，應該是沒有經費及球員的來源了，加上一些較年長的球員為了生活離開了球隊，球技好一點的就加入企業球隊，另外有一些球員選擇到外縣市繼續升學，我覺得馬蘭隊是受到時代背景轉變的影響，在很自然的情況下慢慢解散了，雖然現在馬蘭隊已經解散了，但球員的感情仍緊緊在一起。解散之後的球員有一些到台東各學校擔任基層棒球的教練，例如：郭子光到台東農工、鄭榮喜與林天送到新生國小、吳仁成與林宏石到卑南國小、郭子雄與林宏康到卑南國中、羅旻翁到泰源國小、廖偉志到新港國中。

訪：馬蘭隊對於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

康：如果用接力賽來談台東的棒球發展，嘉農應該是擔任第二棒，因為他們之前想必還有第一棒，而馬蘭隊是第三棒。所以馬蘭隊在成立期間，如果在前半段沒有優異的成績表現，與後半段球員回到基層擔任教練工作，我想台東的棒球發展不可能那麼蓬勃發展，也造就了許多國內外職棒優秀的子弟兵，這些都是台東的棒球光榮，而這些幕後最大的功臣，我想非馬蘭隊莫屬了。

附錄十一 訪談郭志登逐字稿

訪談時間：2011年3月20日

訪談地點：鴻吉長自宅

訪談內容：

筆者（以下簡稱訪）：成立馬蘭隊的契機與目的？

郭志登（以下簡稱登）：在我的印象中，馬蘭隊成立之前每年舉辦的山地杯，是部落的一項大比賽，每逢山地杯棒球賽時，台東縣各個部落都會組隊共襄盛舉，當時為了奪得優勝旗，各個部落的球隊都競爭的非常激烈，棒球運動在那個年代對於台東地區的原住民而言，是最好的休閒運動項目之一，所以馬蘭部落的一些嘉農球員，為了延續他們對棒球的熱愛，因此想組隊訓練部落裡的青少年，並沒有什麼大目標，純粹是為了打棒球的樂趣。

訪：為何命名為馬蘭隊？成立的過程？

登：馬蘭隊這個隊名，我認為應該是球隊成員都住在馬蘭，所以命名為馬蘭隊，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成立的過程，應該是早期那一批由嘉農畢業的球員，在台東常代表部落參加比賽，所以逐漸形成一種想要訓練自己的小孩參加比賽的想法，因此有些非嘉農球員的大人們也加入了這個球隊，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小孩在球場上能有好的表現，馬蘭棒球隊就這樣在成人因對棒球的熱愛之下成立了。

訪：當時的經費來源與運用、管理的方式？

登：關於球隊的經費來源，聽大人們說剛開始有二位熱心的家長，家裡經濟狀況比較好，一位是住在豐榮里的伊豆先生，另一位是音樂家李泰祥先生的爸爸李光輝先生，

他們捐給球隊的錢比較多，球隊的經費也交由這二位先生管理，後來伊豆先生更是提供一塊農地給球隊家長們種洋蔥，等採收後所得到的錢作為球隊基金，其他球員的家長則是每個月繳錢作為球隊基金，還有一些經費是由教練的朋友所贊助的，也有一些球員會去採收甘蔗，所得的工資一樣做為球隊基金。有關球員吃的部份，則由各家長事先煮好再帶到訓練場所給球員吃，有點像野餐的方式。

訪：當時訓練器材與裝備有哪些？取得方式為何？

登：球隊剛成立時，所使用的球是最便宜的軟式球，後來改用準硬式的橡膠球，之後開始參加省運的比賽，才改成最貴的硬式牛皮球，由於球很貴，每次練球只有四、五顆球，卻是把它當寶在照顧，最記得球破了就補，每一顆球在那個時候最少都補過三次，而球棒是自製的，捕手後方的擋球網是家長到港口撿一些破魚網剪接而成的，其他個人的裝備則由自己準備，球員們所使用的球具，大部份是由老球員所使用過的或是一些學校社團所轉送的。

訪：當時訓練的各項內容與時間分配？

登：訓練的時間都是利用每週六下午與週日全天，寒暑假及國定假日。其中最重要的時間在週六晚上的聚會，週六晚上除了作為揮棒打擊姿勢的矯正之外，接下來的精神講話、棒球的規則與戰術的應用、講解日本棒球雜誌內容的技巧、檢討週六下午的練習並宣佈週日訓練的內容，這些都是週六晚上聚會的重點，當然在寒暑假與比賽期間訓練的量也會相對的增加。

訪：當時的訓練地點與訓練概況描述？

登：當時的訓練地點在新生國小的操場，在作打擊練習時常把球打到附近住家，所以沒多久就移至台東田徑場，在那裡場地較寬，但運動的人多，常會影響練球，而且右外野後方有一個大排水溝，也就是這樣種種的不便，所以球員家長到田徑場南側整地另僻球場，等到內野部份整理好時，球隊就移至新球場練習，但由於外野雜草叢生，因此球只要打到雜草區，就非得將球找到，才能繼續練球。記得當時練球口渴時，都會到球場旁的民宅，把水龍頭當飲水機生飲，後來才知道那一家原來是田徑名將林月香小姐的家。

訪：當時訓練與比賽使用的語言為何？教育部在 1970 年透過全國體協，要求棒協在所有棒球賽不准使用日語(高正源，1994，頁 184)，是否對訓練造成影響？

登：在平時的訓練，教練都以日語及阿美族語為主要的語言，如果教練說日語，有聽不懂的地方就會改用阿美族語，因為馬蘭隊早期的球員都是以阿美族為主，所以在語言上沒有什麼問題，況且棒球運動的術語都是以日語居多，大家也都聽得懂，但是在比賽時所使用的暗號，有時會用阿美族語直接用講的，這時教練就不用比手劃腳去指導戰術了，這是比較方便，又不會弄錯的好方法。至於教育部禁止在球場上使用日語的說法，我倒是沒聽說過。

訪：教練團的成員與分工方式？

登：除了郭光也教練擔任總教練之外，其他如：楊吉川先生指導內野手、林宏康的爸爸林清嵐先生指導投手部份、

羅旻翁的爸爸指導捕手，其中有一位名叫山田的前輩是部落裡的老球員，但並非出身嘉農棒球隊，而他則是負責指導外野手。我記得常去指導我們練球的，就是這幾位前輩。

訪：後援會成員以及運作的方式為何？

登：關於後援會，我所知道的就是由球員家長共同組成，家長們共同募款，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甚至有家長提供土地給球隊，讓家長們耕種，農作物所得就當成球隊經費，其實經費的提供各有不同，有的是現金，有的是物資，例如家裡稻穀較多的，就會煮很多的糯米給球員吃，而現金的部份可能就靠伊豆先生與李光輝先生的捐款了。

訪：球隊與馬蘭地區的互動狀況如何？馬蘭社區對於球隊的認同狀況？

登：剛開始球隊在台東比賽時，部落的人不管自己的孩子是否為球員，總是帶著全家人一起去看比賽，久而久之，馬蘭部落去球場為球員加油的人就越來越多，甚至會帶著午餐與球員一起吃，更有些人自備提供菜餚給球員加菜。這些熱心的球迷觀眾，回到部落總是不斷的訴說著馬蘭隊種種精彩的表現，以及球員們是如何的優秀，就這樣部落裡的人都很認同馬蘭隊的存在，後來有越來越多的家長，願意讓自己的小孩加入馬蘭隊，更何況當時的部落沒有什麼休閒活動，所以看棒球比賽，是當時最快樂的一件事。

訪：球員對於馬蘭社區的認同狀況？

登：其實當時馬蘭隊的球員年紀尚小，與一些成年的社會球

員，在球技各方面來比較的話，是未達到可以相抗衡的地步。所以馬蘭部落的人認為這些馬蘭隊的小球員，將來一定是馬蘭部落的希望，而球員在部落裡，也同樣認同自己是馬蘭部落的人。

訪：球員出身地點與背景？非馬蘭部落球員如何融入馬蘭部落？

登：我覺得可以在一起打球是一種緣份，所以剛開始吸收非馬蘭部落的球員加入馬蘭隊時，都是透過球員的親戚朋友所引荐或球員在就讀學校同學的介紹，使球隊的成員越來越多，訓練的成效也很好，所以在台東所參加的球賽成績，都是年年得第一，甚至開始參加縣外的比賽，如：花東聯運、全省運動會、全國性的中華杯棒球賽等，由於成績的表現都很好，所以這些球員很快的也融入部落，加上馬蘭部落對原出身於馬蘭社區的球員的表現是持肯定的態度，所以這一些非居住馬蘭部落的球員，很快就被接受。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的時間與原因？

登：主要還是家長的原因，因為家長所看到的都是馬蘭隊優異的表現，所以紛紛讓自己的孩子加入馬蘭隊，希望自己的小孩也受部落人的肯定，所以球員加入球隊的時間都不一樣。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之後參與哪些賽事？印象較深刻的賽事描述？

登：在台東縣內的比賽除了山地杯、佛誕杯、其他大小比賽也參加很多，但印象比較深刻的就屬全國性的中華杯棒球賽，因為這是球隊第一次到外縣市比賽，加上並不知

對手球隊的實力，結果馬蘭隊就一路打到冠亞軍賽，碰上了台南市的南英隊，奇怪的是台南的觀眾都為台東馬蘭隊加油，原因到底是因為我們是一支由原住民所組成的球隊，還是被我們拼命奮戰的精神所感動，不得而知。但如果當時馬蘭隊的投手控球穩一點，也不會造成對方四壞球保送那麼多人，最後雖然馬蘭隊輸掉了這場比賽，但台南觀眾的熱情加油聲，是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訪：當時在球隊中，是否會面臨日本教育(教練)與國民黨教育(球員)觀念與認同的衝突？

登：絕對沒有觀念與認同的問題存在，球員只有服從的精神，怎麼可能有什麼衝突呢？

訪：承上題，這些觀念是否與原住民身份有所衝突？

登：當時教練教導我們的都是球隊要如何加強團結的日本精神，對於我們原住民身份的球員及家長們，都覺得日本人所深植的球場倫理觀念是正面的，所以不會有衝突的問題發生，如果有的話，我想就是訓練時教練所講的日本語，有時會因為對語言的不熟悉，沒有做出教練所要求的正確動作，因而受到教練的責罵。

訪：政府單位(如台東縣政府)對於馬蘭隊成立扮演怎樣的角色？

登：當時的黃順興縣長，雖然口頭上表示支持馬蘭隊的成立，但在實質上並沒有任何的經費贊助，只有在馬蘭隊代表台東縣出賽時，才有交通、食宿的補助。

訪：球員各自所屬的學校校方看待球員參與棒球隊的態度？

登：因為我本人在當時沒有就學，練球之餘，就是打工賺錢，所以不知學校對球員參與棒球隊的態度。

訪：比較馬蘭隊與嘉農隊球員的表現與觀念？

登：有關嘉農球員的表現，因為沒有任何資訊可以了解他們的訓練情形，有的只是從教練口中略知一二，但如果以當初嘉農的訓練方式跟服從教練的態度來做標準的話，我想馬蘭隊是無法與他們做比較的。

訪：比較馬蘭隊與學校球隊的差別？

登：馬蘭隊是由家長自籌經費組隊的，而學校球隊有經費預算，也不必擔心練習場地、器材及訓練時間的問題。

訪：比較馬蘭隊與企業球隊的差別？

登：如果馬蘭隊與企業球隊做比較的話，那就差更多了，因為企業球隊有充裕的資源來經營球隊，而最大的誘因是企業球隊的球員是有領薪水的，這對球員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訪：馬蘭隊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的原因與經過？球員選擇到竹前公司的原因？

登：球隊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的時間，剛好是我正要加入中國石油公司棒球隊，當時也許是身為馬蘭隊的隊長，責任心所使，我毅然決然的放棄了加入中油棒球隊的機會，投入竹前公司。至於郭教練如何與竹前公司達成協議，這方面我們球員是不知情的，只知道除了上班之外就是打球。後來球員陸續當兵、升學，以至於球員人數越來越少，大概在民國 66 年，公司希望球員能專心上班，而球隊漸漸的也減少了練球的時間，但是球員們還是希望自己能繼續打球，所以後來就一個一個陸續的離開竹前公司。

訪：馬蘭隊解散的原因？之後球員的去處？

登：當初馬蘭球隊的成立，沒有什麼特別的目標與計畫，家長只是單純的，想傳承嘉農棒球的精神，後來因為基層學生棒球的推展，使國中、小學紛紛成立球隊，而馬蘭隊也正面臨失去球員的狀況，原來的球員成年了，準備就業或繼續升學，所以球隊也在很自然的情況下解散了。而選擇就業的馬蘭隊球員，有些被國中、小的球隊聘請擔任教練的工作，後來再加上大學畢業的馬蘭隊球員，也紛紛回台東擔任體育老師兼棒球教練。

訪：馬蘭隊對於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

登：對馬蘭部落老一輩的球員及老人家，都為馬蘭隊的解散感到很遺憾，因為馬蘭隊的球員一直是部落人心中的英雄，對馬蘭隊的支持已深植心中，所以他們都希望球隊能繼續存在。至於馬蘭隊對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應該是馬蘭隊的成立帶動部落棒球的興起，因而也影響了少棒的成立。越來越多馬蘭球隊球員加入了訓練少棒的工作，使台東的少棒與青少棒發展快速，所以如果沒有馬蘭隊的成立，我想台東不會成為棒球的搖籃，馬蘭隊也造就了很多的職棒選手。

附錄十二 訪談鴻吉長逐字稿

訪談時間：2011年3月20日

訪談地點：鴻吉長自宅

訪談內容：

筆者(以下簡稱訪):請問當時竹前公司球員上班及練球的情形?

鴻吉長(以下簡稱長):當初會來竹前公司是在郭教練的推薦之下,郭教練對我們說花蓮有一家日本公司需要球員,而且薪水很高,可以上班又可以打球,條件當然是比不上現在的國營事業球隊。在竹前公司上班,是利用夜間的時間工作,經常要做到12點,次日上午又要練球,所以當時對球員來說是很辛苦的,但是大家都能面對現實的環境,認為只要有球隊的存在,再苦都無所謂。說實在的,當時如果沒有和竹前公司合作,我想馬蘭隊的消失,應該更快更早吧!

訪:你在竹前公司棒球隊時,參加了什麼比賽,印象較深刻的有那些賽事?

長:剛到竹前公司時,我還會參與練球或回台東比賽,但自從擔任公司幹部,就沒有再參與球隊的事了,就這樣我的棒球生涯就在竹前公司提早結束,最後也沒有跟著球隊回台東,而是選擇繼續留在竹前公司工作。

附錄十三 訪談郭英妹（羅旻翁之母）逐字稿

訪談時間：2011年3月26日

訪談地點：羅旻翁自宅

訪談內容：

筆者(以下簡稱訪)：成立馬蘭隊的契機與目的？

羅媽媽(以下簡稱羅)：在早期這些馬蘭部落打過棒球的爸爸們，因為都有年紀了，每次比賽時，只靠郭壯馬先生與林清嵐先生來擔任投手，也許是年紀大了，投出來的球已經沒有球速了，但是大家對棒球運動的狂熱，絲毫都沒有減少，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他們常在閒聊時，希望針對棒球做薪火相傳，也希望這些老球員若家裡有男孩者為對象集中訓練，老球員們認為如果他們就此把棒球運動結束，那麼阿美族的棒球運動也會跟著結束，這也是郭光也先生最擔心的地方，因此為了延續阿美族棒球的發展而組隊，這就是郭光也先生成立馬蘭隊的目的。

訪：為何命名為馬蘭隊？成立的過程？

羅：在早期這些有名氣的球員，如郭光也先生等人，都住在馬蘭部落，所以他們認為不取名為馬蘭隊，那又能取什麼隊名呢？

訪：當時的經費來源與運用、管理的方式？

羅：一開始，由郭光也先生與馬蘭隊的家長們開會協商，如何才能籌經費先買球來應急，最後決定由家長先打零工，賺取一點經費給球隊買球具，主要是買球的經費一定要先有，至於買球衣、球棒的錢並沒有考慮到，因為這些都可以自己做，並不急於一時，但球是要用現金買

的，沒辦法自製，所以有急迫性。在當時大家的經濟能力普遍都很差，所以球用久了就會斷線，我曾經親眼看到球員縫球，而一顆球也不曉得縫過幾次了，但為了讓球隊有球可以持續練習，家長們還是堅持繼續打零工賺取經費，而剛開始球隊的經費是由郭光也先生統一管理，後來交由家長們管理。

訪：當時訓練器材與裝備有哪些？取得方式為何？

羅：在我的印象中，我記得球隊訓練時，在捕手後方有一張擋球網，這是由球員方清一的爸爸用製作魚網的方式，找粗線鈎成魚網狀製成的臨時性擋球網。而關於球衣的部份，球隊剛開始成立時，因為當時我的工作就是幫別人作衣服，所以我自己縫製兩個兒子以及郭子光、郭子雄兩兄弟的球衣。後來球隊代表台東縣去參加省運時，縣政府才補助了製作球衣的經費，所以球隊的球衣才由我統一縫製，並在球衣的胸口前繡上「台東」兩個字，之後這一件球衣就當成馬蘭隊參加任何球賽的隊服了。而在這之前比賽的球衣都是由家長自己設法縫製的，所以出賽時球服並沒有統一的。

訪：後援會成員以及運作的方式為何？

羅：當時沒有成立什麼後援會，應該只有家長的加油團或啦啦隊，主要任務是在比賽時，為球員加油及打理球員吃、住的問題，若在縣外比賽，有時住在廟宇，而家長們也會帶一些糯米飯和鹹豬肉，因為這兩樣食物可以久存，而不容易壞掉，這也是阿美族人上山、下海必備的食物。若在外縣市比賽時間久一點，所需的經費還是由家長們想辦法解決，這是除了參加省運會之外到外縣市比賽比

較克難的方式。

訪：日本教育(教練)觀念與認同是否與原住民身份有所衝突？

羅：早期的阿美族人很少有機會受教育，當時只有打棒球的球員，如郭光也他們在嘉農的台東籍球員才有受教育，所以我們部落的人很自然的會認同這些嘉農球員的一切，例如：在當時阿美族人最痛恨日本人稱阿美族為”番人”，而這些最痛恨日本人說這種話的人就是這些受教育的球員，所以部落的人也會跟著痛恨日本人的歧視用語。

訪：政府單位(如台東縣政府)對於馬蘭隊成立扮演怎樣的角色？

羅：早期台東縣長黃順興在競選縣長時，馬蘭隊教練團都幫他助選，希望他勝選之後能對球隊的成立有所幫助，尤其是在經費上的補助，結果勝選了，並沒有如預期得到任何支援，只有在馬蘭隊代表台東縣參加省運會時，才提供交通及膳食，所以縣政府對馬蘭隊的成立我覺得沒有什麼幫助。

訪：比較馬蘭隊與嘉農隊球員的表現與觀念？

羅：有關這一點我並不瞭解，只有他們當事人才知道。

訪：馬蘭隊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的原因與經過？球員選擇到竹前公司的原因？

羅：馬蘭隊與竹前公司合作，詳細的情形我並不了解，但是在於家長們閒聊中，得知郭光也教練的用意是想透過與日本竹前公司的合作，介由公司的關係，能夠到日本比賽或交流，希望代表嘉農第二代的阿美族球員，在日本

能創下好成績，讓日本人知道台灣阿美族的實力，所以才把球隊移至花蓮，藉由與竹前公司的合作，讓球隊能繼續打球，而球員也都願意聽從郭教練的指示。

訪：馬蘭隊解散的原因？之後球員的去處？

羅：馬蘭隊真正的解散原因我並不清楚，但是我知道馬蘭隊在花蓮竹前公司時，已經沒有新進球員的來源，加上原先較資深的球員，有升大學的、到外縣市就業的、服兵役的，綜合這些因素，使馬蘭隊的球員大量失血，再沒有新進球員的情形下，就這樣馬蘭隊漸漸的消失了，接著各國中小學紛紛成立棒球隊，我想也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訪：馬蘭隊對於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

羅：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郭光也教練的執著與堅持，加上家長們無悔的付出，使台東的棒球運動發展沒有斷層，更重要的是郭光也教練曾說過一句話，“如果我們不做棒球傳承的工作，那阿美族的棒球運動，將來可能沒有後續可言了”。因為馬蘭隊的成立，所以有了紅葉少棒，也因為有馬蘭隊，影響了許多原住民開始打棒球，也因為有馬蘭隊，台東才有棒球搖籃之稱，尤其台東優秀的棒球球員，不管在國內外的職棒或成棒，都表現的非常優異，而這些球員的起蒙教練，都是來自於馬蘭隊的球員，所以我認為台東的棒球運動發展，馬蘭隊是功不可沒。像是有名的紅葉少棒隊就是由馬蘭隊的教練楊吉川先生所組隊訓練的。

附錄十四訪談楊憲典逐字稿

訪談時間：2011年4月9日

訪談地點：竹南楊憲典自宅

訪談內容：

筆者（以下簡稱訪）：成立馬蘭隊的契機與目的？

楊憲典（以下簡稱典）：基本上這些嘉農畢業的球員與部落的老一輩球員都認為，既然他們的球技都這麼好，為何不做棒球傳承的事呢？於是他們平日聚集在一起時就會討論要如何成立球隊，來達成薪火相傳的目的。

訪：為何命名為馬蘭隊？成立的過程？

典：基本上這些老球員都住在馬蘭部落，在日治時代就是如此，所以既然要成立球隊，當然以馬蘭為隊名。而關於成立的過程，雖然我們沒有參與，但聽老一輩的轉述，當時先是從老球員們的兒子先組隊訓練，之後再慢慢吸收其他球員，球隊的教練則是先由家長做義務性的指導。

訪：當時的經費來源與運用、管理的方式？

典：因為球隊的成立是由我們的父母親決定的，所以有關經費的來源，只知道是由家長自行籌款，雖然聽說也有一些善心人士捐錢給球隊，但細節部份只有長輩知道，對於當時還是小孩的我們並不清楚。

訪：當時訓練器材與裝備有哪些？取得方式為何？

典：在當時球隊經費的來源是家長自行籌措的，而球員的球衣與個人球具都是自己的父母親準備的，其他共用的球具如：球、棒子則是由家長們共同出資買的，但為了省一點經費，家長們找一些木頭請車床師傅自製木棒，而球的部份則必須購買，我記得球總是補了又補，所以我

們總是把球當寶一樣珍惜。

訪：當時訓練的各項內容與時間分配？

典：當時球隊的成立並不容易，教練們都當志工，義務性的指導我們練球。由於球員都還是學生，為了使這些球員學的更快，因此教練決定每週六晚上，除了訓練揮棒之外，就是加強有關棒球的技巧與戰術應用，更重要的是教導球員一些為人處事的道理，也就是精神講話。而在週日的訓練則是一整天，到了寒暑假時，上午的時間大部份練體能，例如：到海邊跑沙灘或到鯉魚山的好漢坡、階梯做一些衝刺訓練。下午就會到棒球場做整體性的訓練，尤其最注重基本動作的要求。

訪：當時的訓練地點與訓練概況描述？

典：球隊剛成立時，在馬蘭新生國小操場練習一些投球的基本動作，雖然新生國小操場沒有內外野之分，但教練認為先把基本動作徹底做到之後，找機會再分組比賽練習，等到教練覺得球隊的狀況可以之後，就開始參加部落間的小比賽，球隊之後才移至台東縣立田徑場，該場地是由鐵路局提供煤渣而鋪設的，所以非常不平坦，後來球隊又移至田徑場南邊一塊大空地上，這塊練習場地，是由家長們共同整理的，之後也成為台東棒球比賽唯一的球場，更是馬蘭隊長長期訓練的地點。

訪：當時訓練與比賽使用的語言為何？教育部在1970年透過全國體協，要求棒協在所有棒球賽不准使用日語（高正源，1994，頁184），是否對訓練造成影響？

典：棒球的術語雖然是英語解讀，但當時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所使用的棒球術語都是日本的外來語，所以在球場

上使用日語是正常的，而光復後馬蘭隊球員均說國語，但教練不懂國語，只好用阿美族語與日語綜合做雙語教學。至於教育部要求在比賽時不準說日語，這個說法我就沒聽過。

訪：教練團的成員與分工方式？

典：當時的總教練是郭光也先生，其他教練的成員們如：我的父親楊吉川先生及郭壯馬先生、羅光星先生，他們幾位教練在平時訓練時都會到球場指導我們有關棒球的正確動作及技巧，而在比賽時也會到球場看比賽，並作立即指導，趁機矯正不正確的動作。

訪：後援會成員以及運作的方式為何？

典：在當時那個年代，沒有所謂的後援會，而馬蘭隊最大的後援就是球員的家長們，所以球隊不管到那裡比賽，熱心的家長總會帶一些吃的東西到球場為球員加油打氣，在當時家長們是球員比賽時最大的精神支柱。

訪：球隊與馬蘭地區的互動狀況如何？馬蘭社區對於球隊的認同狀況？

典：基本上馬蘭隊的球員都是出生於馬蘭部落，所以沒有認同上的衝突，而球隊只要在台東比賽，馬蘭部落的人幾乎都會到場加油，因此球隊與部落的互動是非常良好的。

訪：球員對於馬蘭社區的認同狀況？

典：我們居住在馬蘭部落，雖然沒有參與部落年齡層的活動，但部落的人也知道球員的訓練很辛苦，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要替部落爭光，所以根本就沒有認不認同的問題產生。

訪：球員出身地點與背景？非馬蘭部落球員如何融入馬蘭部

落？

典：基本上球隊不會分馬蘭部落與非馬蘭部落的球員，因為球員均為阿美族，在生活背景都很相似，球員也沒有排斥的現象發生，而且語言都相同，這些非馬蘭部落的球員，只因為對棒球有濃厚的興趣才加入球隊，因此球員之間也都是為了共同的興趣而在一起受訓，更何況有這些非馬蘭部落的球員加入，使馬蘭隊的陣容更堅強，所以馬蘭部落人對他們是很認同的，也使得這些非部落的球員很快就融入部落。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的時間與原因？

典：球員加入球隊的時間，除了創始球員之外，其他球員加入的時間都不一樣，但加入的最大原因就是興趣，何況在當時最熱門的休閒運動就是棒球。家長們總認為，孩子加入球隊不會學壞，而且許多家長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棒球場上有好的表現，並引以為傲，所以非常鼓勵自己的孩子加入馬蘭隊。

訪：球員加入馬蘭隊之後參與哪些賽事？印象較深刻的賽事描述？

典：馬蘭隊在台東參加不少大大小小的比賽，時間已過太久，記不清楚了，但印象很深的球賽，應該算是在球隊成立兩年時，參加在台東舉辦的山地杯棒球賽，對手是陣容非常堅強的台東農校校友隊，是由陳耕元校長指導過的球員，他們的球技及球員身材都是一流的，其中有一位更是國內最優秀的投手叫豐自吉，但棒球畢竟是團隊的比賽，最後我們贏了這場球賽，所以我對這場球賽的印象特別深刻。

訪：當時在球隊中，是否會面臨日本教育(教練)與國民黨教育(球員)觀念與認同的衝突

典：我覺得有衝突，因為他們受的教育與國民教育是不同的，日本人在教育的理論是很成功的，但我認為不能用日本人的教育方式來教育我們這一代，例如：訓練球隊的方式不應該用最嚴厲的訓練方式來要求我們，在球場上要求必勝的拼命三郎式的觀念，這個部份我最不認同。

訪：承上題，這些觀念是否與原住民身份有所衝突？

典：理論上是會有衝突，因為原住民與日本在觀念上就有不同之處，在態度上日本人把原住民稱為”番人”，這正是原住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但部落的人又把這些在嘉農打球的球員視為榜樣，因為他們畢竟有受過高等教育，這也許是對這些知識份子的尊重吧！

訪：政府單位(如台東縣政府)對於馬蘭隊成立扮演怎樣的角色？

典：球隊剛成立時，政府單位根本沒有扮演任何角色，我只記得馬蘭隊到外地比賽得名時，縣政府才會做一些錦上添花的事。

訪：球員各自所屬的學校校方看待球員參與棒球隊的態度？

典：我所知道的就是球員就讀的學校各有不同，而共同的困擾就是遇到球賽時，有關請假的困難，如果代表台東縣出賽，縣政府只要有公文到學校，大概就沒有問題，但若在縣內比賽，遇到學校同時也出隊參賽，就會造成球員放棄代表學校而選擇馬蘭隊出賽的狀況。

訪：比較馬蘭隊與嘉農隊球員的表現與觀念？

典：我認為嘉農隊是那種敢死隊心態的訓練，這是從我爸爸

的談話中所得知他們訓練辛苦的一面，而馬蘭隊則是比較民主的訓練方式，所以兩隊在觀念上與表現上絕對是不同的。

訪：比較馬蘭隊與學校球隊的差別？

典：基本上學校球隊在經費的來源可以編列預算，在訓練上也有固定的時間，相對於馬蘭隊的經費則是由家長們自籌，且在訓練時間上也受限。

訪：比較馬蘭隊與企業球隊的差別？

典：差別在待遇與訓練方式，企業球隊的經費充裕，教練與球員的生活比較有保障，訓練時間更有彈性，由於企業球隊是球員所嚮往的目標，所以企業球隊所甄選的球員都是上上之材，是素質很高的球員所組成的球隊，反之馬蘭隊只是依靠球員家長的努力，在經費上都是自給自足，球員則是完全因興趣而加入馬蘭隊。馬蘭隊成立能維持那麼久的時間，我覺得完全是靠球隊的凝聚力在苦撐，真的很不容易。

訪：馬蘭隊與花蓮竹前公司合作的原因與經過？球員選擇到竹前公司的原因？

典：合作的原因應該是由教練去談這一件事，教練認為竹前公司是由日本人當老板，透過公司的協助，可以讓馬蘭隊繼續存在，球員在公司上班兼球員，公司可以照顧球員的生活，同時可以省下招募員工的費用，在兩者都能受益的情況下，延續了馬蘭隊。一些未就學或未服兵役的球員選擇了投效花蓮竹前公司棒球隊，記得我們也穿上竹前公司的球衣比賽，但後來公司希望我們多上班，多為公司做事。

訪：馬蘭隊解散的原因？之後球員的去處？

典：馬蘭隊解散的原因很多，我想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球員的來源不足，馬蘭隊一些球員因為服兵役或繼續升學的愈來愈多，加上當時受到國中青少棒成立之影響，所以馬蘭隊沒有了新進球員來源，竹前公司又希望球員以公司為重，加上練球的時間漸漸減少，最後公司與球隊的關係已到了可有可無的地步，所以一些球員選擇回台東擔任基層棒球教練工作，而我本人則是到音樂家李泰祥的父親李光輝先生的木雕工作室工作，所以球隊在以上種種原因之下，自然的解散了。

訪：馬蘭隊對於台東地區棒球發展的影響？

典：我覺得影響很大，因為馬蘭隊的球員在台東的基層棒球隊裡擔任教練工作的佔大部份，所以說馬蘭隊在台東的棒球發展中，它扮演著棒球傳承的工作，更培育了更多的棒球選手，使棒球在台東能永續發展，使台東的棒球更蓬勃。我們可以從現今的職棒、大學和城市棒球隊的球員來瞭解，大部份的球員均為台東籍球員，由此證明馬蘭隊在台東棒球發展的過程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馬蘭隊真的是功不可沒。

訪：請敘述你的父親楊吉川先生在紅葉國小擔任棒球教練的經過。

典：據我父親的口述，他確實在紅葉國小擔任教練工作，我父親說在當時日本調布少棒隊獲世界杯冠軍之後，由當年棒球協會理事長謝國城先生的邀請，希望日本調布隊來台做訪問友誼賽，由於台東紅葉少棒在當時就表現的非常出色，因此台東縣由紅葉少棒隊代表出賽，國內少

棒因第一次邀請外國球隊，尤其是日本的棒球隊，在當時是非常強勁的隊伍，而紅葉少棒隊當時並沒有專業的教練指導，所以台東縣政府請我父親擔任總教練工作，以加強訓練紅葉少棒隊準備代表台東北上比賽，我父親沒掛名，主要是他不是學校老師，所以名單上由邱老師擔任總教練，但其實是我父親在主導比賽事宜。記得我爸爸說他當時感冒，但仍然到球場指揮球隊比賽，他應該以顧問身份北上比賽才對。當時的場面最令他感動的是，有許多觀眾球迷看到台東少棒的小球員赤腳比賽，大家就從觀眾席上丟錢到場內，贊助球隊買鞋子的畫面，當時可以說紅葉少棒為台灣棒球打了一針強心劑，這也是馬蘭隊教練團中的楊吉川教練為台東棒球的貢獻之一。聽我父親說過，紅葉少棒擅長以軟式棒球為主，而日本調布隊擅長硬式棒球，當時的比賽以軟式為主，所以日本調布與紅葉連打兩場，均輸給紅葉。